

Word: 天气

Times: 48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天气，清净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故圣人转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

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黄帝问曰：诊要何如？岐伯对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

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

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

岐伯曰：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

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岐伯曰：春者，天气始开，地气始泄，冻解冰释，水行经通，故人气在脉。

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

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

帝曰：夫子之言，上终天气，下毕地纪，可谓悉矣。

帝曰：求之奈何？岐伯曰：天气始于甲，地气治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谨候其时，气可与期。

日行一周，天气始于一刻，日行再周，天气始于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气始于五十一刻，日行四

周，天气始于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气复始于一刻，所谓一纪也。

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

岐伯曰：初者地气也，中者天气也。

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

坚成之纪，是谓收引，天气洁，地气明，阳气随，阴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气繁布，化洽不终。

其岁有不病，而藏气不应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气制之，气有所从也。

故气主有所制，岁立有所生，地气制己胜，天气制胜己，天制色，地制形，五类衰盛，各随其气之所宜也。

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上应辰星镇星。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乃治，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多阳少阴，云趋雨府，湿化乃敷。

凡此少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正，地气扰，风乃暴举，木僵沙飞，炎火乃流，阴行阳化，雨乃时应，火木同德，上应荧惑岁星。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辟，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霾，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

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

阴布，以成秋令。

凡此少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地气肃，天气明，寒交暑，热加燥，云驰雨府，湿化乃行，时雨乃降，金火合德，上应荧惑太白。

适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诸同正岁，气化运行同天，天气扰，地气正，风生高远，炎热从之，云趋雨府，湿化乃行，风火同德，上应岁星荧惑。

数之始，起于上而终于下，岁半之前，天气主之，岁半之后，地气主之，上下交互，气交主之，岁纪毕矣。

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是谓邪气反胜者。

帝曰：天地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天气不足，地气随之，地气不足，天气从之，运居其中而常先也。

故上胜则天气降而下，下胜则地气迁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则位易气交易，则大变生而病作矣。

寒化待燥，犹治天气，过失序，与民作灾。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可得闻乎？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

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

天气之变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

气之上下何谓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气三矣，天之分也，天气主之。

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

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Word: 气虚

Times: 36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帝曰：虚实何如？岐伯曰：气虚者肺虚也，气逆者足寒也，非其时则生，当其时则死。

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岐伯对曰：气实形实，气虚形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谷盛气盛，谷虚气虚，此其常也，反此者病。

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气虚身热，此谓反也。

气虚身热，得之伤暑。

气虚者，寒也。

满而泄之者，针下寒也，气虚乃寒也。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

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借借，得其时则梦见兵战。

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此皆五藏气虚，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合之五诊，调之阴阳，以在《经脉》。

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其往不可追者，气虚不可泻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

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

黄帝曰：人之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唏。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补诸阳。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黄帝曰：病目而不得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卫气留于阴，不得行于阳，留于阴则阴气盛，阴气盛则阴蹻满，不得入于阳则阳气虚，故目闭也。

Word: 精气

Times: 38

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所谓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能实。

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故邪气胜者，精气衰也；故病甚者，胃气不能与之俱至于手太阴，故真藏之气独见，独见者病胜藏也，故曰死。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

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

帝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

故刺不知四时之经，病之所生，以从为逆，正气内乱，与精相薄，必审九候，正气不乱，精气不转。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

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调阴与阳，精气乃光，合形与气，使神内藏。

脉实者深刺之，以泄其气；脉虚者，浅刺之，使精气无泻出，以养其脉，独出其邪气。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何谓也？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

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其浮气之不循经者，为卫气；其精气之行于经者，为营气。

天地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入一，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卒然自上，何气使然？岐伯对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心有所喜，神有所恶，卒然相惑，则精气乱，视误，故惑，神移乃复。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

Word: 肾气

Times: 24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

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

因而强力，肾气乃伤，高骨乃坏。

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

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夫酒气盛而剽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

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胸膈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

沉而石者，是肾气内著也。

咳嗽烦冤者，是肾气之逆也。

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肾藏精，精舍志，肾气虚则厥，实则胀。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Word: 热气

Times: 21

寒气生浊，热气生清。

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

帝曰：痺症何如？岐伯曰：痺症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瘴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热气剽悍，药气亦然，二者相遇，恐内伤脾，脾者土也而恶木，服此药者，至甲乙日更论。

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嗑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痈疹疮疡，痈疽痙瘕，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

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热气也。

黄帝曰：针入而肉着者，何也？岐伯曰：热气因于针，则针热，热则内着于针，故坚焉。

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髻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其着于伏冲之脉者，揣之应手而动，发手则热气下于两股，如汤沃之状。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

其痛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下入渊腋，前伤任脉，内熏肝肺。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痛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Word: 真气

Times: 21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惓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故曰候邪不审，大气已过，泻之则真气脱，脱则不复，邪气复至，而病益蓄，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谓也。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着，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

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

夫疔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

逆也。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无所休息，气泄腠理，真气乃相得。

食岁谷以全真气，食间谷以辟虚邪。

刺毕，可静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真气却散之。

无所止息者，真气稽留，邪气居之也。

此内不在脏，而外未发于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名曰周痹。

故本俞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辅针导气，邪得淫泆，真气得居。

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

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

黄帝曰：余闻气者，有真气，有正气，有邪气。

何谓真气？岐伯曰：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

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寒则真气去，去则虚，虚则寒搏于皮肤之间。

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Word: 风气

Times: 20

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膈，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

所言不死者，风气之病及经月之病，似七诊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

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多著痹也。

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

脉大血少者，脉有风气，水浆不入，此之谓也。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帝曰：五运之化，太过何如？岐伯曰：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

夫风之与疟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疟特以时休，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

Word: 中气

Times: 20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藏见，十月之内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脱肉，目匡陷，真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帝曰：瘧疟何如？岐伯曰：瘧疟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

病在少腹有积，刺皮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侠脊两傍四椎间，刺两髀髀季肋肋间，导腹中气热下已。

帝曰：何为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气同法。

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

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取五脉者死，言病在中气不足，但用针尽大泻其诸阴之脉也。

黄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气穴，无中肉节。

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

中气不足，溲便为之变，肠为之苦鸣。

黄帝问于岐伯曰：胀论言无问虚实，工在疾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过焉在？岐伯对曰：此言陷于肉育，而中气穴者也。

不中气穴，则气内闭，针不陷育，则气不行，上越中肉，则卫气相乱，阴阳相逐。

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

Word: 湿气

Times: 19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多著痹也。

六府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饮食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膏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帝曰：秋取经俞何也？岐伯曰：秋者金始治，肺将收杀，金将胜火，阳气在合，阴气初胜，湿气及体，阴气未盛，未能深入，故取俞以泻阴邪，取合以虚阳邪，阳气始衰，故取于合。

厥阴之上，风气主之；少阴之上，热气主之；太阴之上，湿气主之；少阳之上，相火主之；阳明之上，燥气主之；太阳之上，寒气主之。

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

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见于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

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稽，中满不食，皮F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肘肿身后痛。

太阳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

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

不发不泄，则湿气外溢，肉溃皮拆而水血交流。

太阳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胁肋，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湿气大来，土之胜也，寒水受邪，肾病生焉。

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痹发，发则如是。

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

Word: 气血

Times: 18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

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

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博，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有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者也。

黄帝曰：三者之气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气，多气者，热，热者耐寒。

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

胃之所出气血者，经隧也。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髻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髻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髻，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

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Word: 秋气

Times: 15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

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肢。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

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

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无所见也。

所谓恐如人将捕之者，秋气万物未有毕去，阴气少，阳气入，阴阳相薄，故恐也。

所谓面黑如地色者，秋气内夺，故变于色也。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

故春气始于下，秋气始于上，夏气始于中，冬气始于标。

春气始于左，秋气始于右，冬气始于后，夏气始于前。

帝曰：夫子言春秋气始于前，冬夏气始于后，余已知之矣。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

Word: 肝气

Times: 15

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

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

脉至如散叶，是肝气予虚也，木叶落而死。

所谓少气善怒者，阳气不治，阳气不治则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

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Word: 心气

Times: 15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

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

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

肾风而不能食，善惊，惊已，心气痿者死。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

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后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衄，上应荧惑、太白星。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嗑干善渴，鼯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Word: 气街

Times: 14

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

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髡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其上者，出于颡颥，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膻中，伏行胛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

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

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对曰：积于上，泻人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取之，与季胁之下一寸；重者，鸡足取之。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膻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

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

Word: 神气

Times: 14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帝曰：不足者补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扪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弹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门，以闭其神，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其气以至，适而自护，候吸引针，气不得出，各在其处，推阖其门，令神气存，大气留止，故命曰补。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

神不足者，视其虚络，按而致之，刺而利之，无出其血，无泄其气，以通其经，神气乃平。

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释，著针勿斥，移气于不足，神气乃得复。

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

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

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何谓也？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横骨者，神气所使主发舌者也。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Word: 气口

Times: 13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

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所谓虚则实之者，气口虚而当补之也。

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泻之也。

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

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

气口候阴，人迎候阳也。

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

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

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

Word: 浊气

Times: 12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

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针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

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黄帝曰：何为逆而乱，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悞。

黄帝曰：循拙决冲，奈何？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两泻其血脉，浊气乃避。

Word: 脾气

Times: 13

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

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今夫脉浮大虚者，是脾气之外绝，去胃外归阳明也。

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藏坏决，经脉傍绝，五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Word: 络脉

Times: 45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其脉代而钩者，病在络脉。

上实下虚，切而从之，索其结络脉，刺出其血，以见通之。

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黄帝问曰：人有重身，九月而暗，此为何也？岐伯对曰：胞之络脉绝也。

病风且寒且热，灵汗出，一日数过，先刺诸分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三日一刺，百日而已。

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廕于肠胃。

邪之始入于皮也，溯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脉之部也，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

于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与而生大病也。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岐伯曰：孙络之脉别经者，其血盛而当泻者，亦三百六十五脉，并注于络，传注十二络脉，非独十四络脉也，内解写于中者十脉。

帝曰：春取络脉分肉何也？岐伯曰：春者木始治，肝气始生，肝气急，其风疾，经脉常深，其气少，不能深入，故取络脉分肉间。

帝曰：风雨之伤人奈何？岐伯曰：风雨之伤人也，先客于皮肤，传入于孙脉，孙脉满则传入于络脉，络脉满则输于大经脉，血气与邪并客于分腠之间，其脉坚大，故曰实。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

帝曰：愿闻缪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与巨刺何以别之？岐伯曰：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

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

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

厥阴复布，少阴不迁正，不迁正，即气塞于上，当刺心包络脉之所流。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岐伯曰：五脏五俞，五五二十五俞，六腑六俞，六六三十六俞，经脉十二，络脉十五，凡二十七气，以上下。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

春取络脉诸荥大经分肉之间，甚者深取之，间者浅取之。

节之交三百六十五会者，络脉之渗灌诸节者也。

故曰，病在阴之阴者，刺阴之荥俞，病在阳之阳者，刺阳之合，病在阳之阴者，刺阴之经，病在阴之阳者，刺络脉。

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

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

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与络脉异也？黄帝曰：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知之。

脉之见者，皆络脉也。

黄帝曰：诸络脉皆不能经大节之间，必行绝道而出入，复合于皮中，其会皆见于外。

故诸刺络脉者，必刺其结上甚血者。

凡诊络脉，脉色青，则寒，且痛；赤则有热。

此脉若罢络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络脉也。

人经不同，络脉亦所别也。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春取络脉，夏取分腠，秋取气口，冬取经输。

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

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故痛之时息，大经代去，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

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着孙脉，或着络脉，

或着经脉，或着俞脉，或着于伏冲之脉，或着于筋，或着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

独泻其络脉，则强气脱而疾，中气不足，病不起也。

血和则孙脉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阴阳已张，因息乃行。

Word: 血脉

Times: 40

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

藏真通于心，心藏血脉之气也。

风热而脉静，泄而脱血脉实，病在中脉虚，病在外脉涩坚者，皆难治，命曰反四时也。

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

帝曰：候气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痹也。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痛，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太阳之胜，凝溽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匈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审视血脉者，刺之无殆。

血脉者在俞横居，视之独澄，切之独坚。

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

一曰俞刺，俞刺者，刺诸经荣俞脏俞也；二曰远道刺，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腑俞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泻刺，大泻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焮刺，焮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

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脏内伤。

刺此病者，深内而久留之，间日而复刺之，必先调其左右，去其血脉，刺道毕矣。

故春取经、血脉、分肉之间，甚者，深刺之，间者，浅刺之；夏取盛经孙络，取分间绝皮肤；秋取经俞。

取之行间，以引胁下，补三里以温胃中，取血脉以散恶血；取耳间青脉，以去其掣。

黄帝问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随脉，其上下左右相应，间不容空，愿闻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将在分肉之间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间不及下针，其痛之时，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

愿闻周痹何如？岐伯对曰：周痹者，在于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所。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岐伯曰：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俞；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俞，气在于肠胃

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阳荣俞；气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荣俞。

黄帝曰：夫气之令人胀也，在于血脉之中耶，脏腑之内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胀之舍也。

黄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则而泻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

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痞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髀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瘴。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

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黄帝曰：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惋，惋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

两泻其血脉，浊气乃避。

视其血脉，察其色，以知其寒热痛痹。

阴阳和平之人，其阴阳之气和，血脉调，谨诊其阴阳，视其邪正，安容仪，审有余不足，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此所以调阴阳，别五态之人者也。

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诊血脉者，多赤多热，多青多痛，多黑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见者，寒热。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击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

治厥者，必先熨调和其经，掌与腋，肘与脚，项与脊以调之，火气已通，血脉乃行。

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脉也。

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

Word: 动脉

Times: 22

上部天，两额之动脉；上部地，两颊之动脉；上部人，耳前之动脉。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疟发身方热，刺附上动脉，开其空，出其血，立寒。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髡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次灸膂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肋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痛，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俞；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

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

腋内动脉手太阴也，名曰天府。

足阳明，侠喉之动脉也，其俞在膺中。

阴尺动脉，在五里，五俞之禁也。

颈侧之动脉人迎。

腋下动脉，臂太阴也，名曰天府。

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聆聊，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颞痛，刺足阳明曲周动脉，见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经，立已。

气逆上，刺膺中陷者，与下胸动脉。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

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

Word: 十二经脉

Times: 16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瘕疝，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帝曰：五藏已伤，六府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今夫子独言五藏。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

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

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必先通十二经脉之所生病，而后可得传于终始矣。

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工之所止也。

九者经巽之理，十二经脉阴阳之病也。

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天为阳，地为阴，故足之十二经脉，以应十二月，月生于水，故在下者为阴；手之十指，以应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为阳。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

律者，调阴阳四时而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

Word: 心脉

Times: 16

心脉搏坚而长，当病舌卷不能言；其软而散者，当消环自己。

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当有形也。

夫平心脉来，累累如连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夏以胃气为本。

病心脉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曰心病。

死心脉来，前曲后居，如操带钩，曰心死。

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泽，毛折，乃死。

所谓逆四时者，春得肺脉，夏得肾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悬绝沉涩者，命曰逆四时。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藏之脉。

心脉满大，痫瘵筋挛。

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沉搏为肺疝。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心脉急甚者为瘕瘕；征急，为心痛引背，食不下。

故宗气积于胸中，出于喉咙，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

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内屈，循中指内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两骨之间，外屈，出两筋之间，

上至肘内廉，入于小筋之下，留两骨之会，上入于胸中，内络于心脉。

黄帝曰：手太阴之脉，独无俞，何也？岐伯曰：少阴，心脉也。

Word: 筋脉

Times: 14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

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癰，当此之时，可灸可药。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补其荣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

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稽，中满不食，皮F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肘肿身后痛。

故曰：皮肉筋脉，各有所处。

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言经络各有所主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之病先后，外内之应奈何？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

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

黄帝曰：人之殫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胃不实则诸脉虚；诸脉虚则筋脉懈惰；筋脉懈惰则行阴用力，气不能复，故为殫。

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缪药。

Word: 热病

Times: 49

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

热中及热病者，以日中死。

帝曰：何谓重实？岐伯曰：所谓重实者，言大热病，气热脉满，是谓重实。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

肾热病者，先腰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热病从部所起者，至期而已；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则死。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

热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阳明太阴而汗出止。

热病始于头首者，刺项太阳而汗出止。

热病始于足胫者，刺足阳明而汗出止。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太阳之脉，色荣颧骨，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

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

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骶也。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热病已止。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

帝曰：夫子言治热病五十九俞，余论其意，未能领别其处，愿闻其处，因闻其意。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衄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噤干肿上。

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冰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热病七日八日，脉口动，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浅刺手大指间。

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干，一日半而死。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改，后看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轡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倦，干唇口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溢干多饮，善惊，卧不能起，取之肤肉，以第六针，五十九，目眦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水，木者，肝也。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瞤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热病数惊，痙痙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癰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热病，体重，肠中热，取之以第四针，于其俞，及下诸趾间，索气于胃脘（应作络）得气也。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嗌里。

热病，而汗且出，及脉顺可汗者，取之鱼际、太渊、大都、太白。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颡发赤秽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

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Word: 热化

Times: 25

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异寒湿者燥湿化。

必赞其阳火，令御甚寒，从气异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热化，同湿者以燥化，异者少之，同者多之。

适气同异而多少之，同天气者以寒清化，同地气者以温热化。

热化二，雨化五，燥化四，所谓正化日也。

热化寒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

清化热化胜复同，所谓邪气化日也。

燥化九，风化三，热化七，所谓正化日也。

寒化六，热化七，湿化五，所谓正化日也。

热化七，清化九，燥化九，所谓正化日也。

燥化九，热化二，所谓正化日也。

上厥阴木，中少商金运，下少阳相火，热化寒化胜复同，邪气化日也。

热化二，寒化六，清化四，正化度也。

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

清化九，雨化五，热化七，正化度也。

热化二，风化八，清化四，正化度也。

热化寒化胜复同 燥化四，清化四，热化二，正化度也。

清化热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

热化七，清化九，正化度也。

清化九，寒化一，热化七，正化度也。

岐伯曰：夫六气之用，各归不胜而为化，故太阴雨化，施于太阳；太阳寒化，施于少阴；少阴热化，施于阳明；阳明燥化，施于厥阴；厥阴风化，施于太阴。

热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劲未行，肺金复病。

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

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不司气化，居气为灼化。

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Word: 寒暑

Times: 30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

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

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

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

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上下相遘，寒暑相临，气相得则和，不相得则病。

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

帝曰：愿夫子推而次之，从其类序，分其部主，别其宗司，昭其气数，明其正化，可得闻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化，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数之可数者，请遂言之。

天地大化运行之节，临御之纪，阴阳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请藏之灵兰之室，署曰《六元正纪》，非斋戒不敢示，慎传也。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

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两阴交尽故曰幽，两阳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异也。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瘴，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

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故曰寒生热，热生寒，此阴阳之变也。

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茎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四时八风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则皮肤急而腠理闭；暑则皮肤缓而腠理开。

Word: 寒温

Times: 26

验于来今者，先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以候气之浮沉，而调之于身，观其立有验也。

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

帝曰：候气奈何？岐伯曰：夫邪去络入于经也，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时来时去，故不常在。

言实与虚者，寒温气多少也。

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

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故岁宜咸辛宜酸，渗之泄之，渍之发之，观气寒温以调其过，同风热者多寒化，异风热者少寒化。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

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

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

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脏腑之病。

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伯高：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

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

持其尺，察其肉之坚脆，大小滑涩，寒温燥湿。

察其所痛，左右上下，知其寒温，何经所在。

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

黄帝曰：有寒温和适，腠理不开，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师答曰：帝弗知邪入乎。

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Word: 风寒

Times: 21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

帝曰：疟症何如？岐伯曰：疟症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

病者，有荣气热肘，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痲风，或名曰寒热。

黄帝问曰：痲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痲也。

所谓痲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

六府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痲。

故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寒暑六入，故令虚而生化也。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雨乃愆，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粃也。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之病先后，外内之应奈何？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

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时去，怫忤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

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

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肢懈惰不收，名曰体惰。

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痲发，发则如是。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痲。

Word: 寒湿

Times: 17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胛，名曰肝痲，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黄帝问曰：痲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痲也。

所谓痲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

六府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食饮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痲。

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痲，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痛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

寒湿相遘，燥热相临，风火相值，其有间乎？岐伯曰：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变则邪气居之。

少阳中治，时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

民病寒湿发，肌肉萎，足痿不收，濡泻血溢。

适气同异，多少制之，同寒湿者燥热化，异寒湿者燥湿化。

民病寒湿，腹满、身愤、肘肿，痞逆寒厥拘急。

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肘肿，胸腹满。

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膝痛，寒湿推于气交而为疾也。

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对曰：风寒湿气，客于外分肉之间，迫切而为沫，沫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痲发，发则如是。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黄帝曰：常候阙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髻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髻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髻，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

Word: 恶寒

Times: 12

五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稽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瞋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鼯尻阴股膝腠胫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鼯衄，病本于肺。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鼯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嗜噫。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灼，介虫乃耗，惊瘕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瘵，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浮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

火热复，恶寒发热，有如疟状，或一日发，或间数日发，其故何也？岐伯曰：胜复之气，会遇之时，有多少也。

恶寒补之，不恶寒泻之。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脏气所恶也。

Word: 五藏六府

Times: 17

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泻。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

黄帝问曰：五藏六府，寒热相移者何？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疔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

帝曰：内舍五藏六府，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黄帝曰：五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节知而阅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

岐伯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骷骨有余，以候。

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阳也。

Word: 出血

Times: 43

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气恶血，刺少阴出气恶血，刺厥阴出血恶气也。

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足太阳之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焄焄然，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胃疟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已，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已下侠脊者必已。

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

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

先足胫酸痛者，先刺足阳明十指间出血。

酸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铍针针绝骨出血，立已。

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

太阳正经出血，春无见血。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见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痛，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痛，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然，时遗洩，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之在郄阳筋之间，上郄数寸，横居为二痛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痛，在跷上郄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

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郄中出血。

刺臂太阴脉，出血多，立死。

刺足少阴脉，重虚出血，为舌难以言。

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藏，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与刺之要，发针而

浅出血。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

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跗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痛，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啞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支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

滑甚，为息贲上气；微滑，为上下出血。

黄帝曰：刺三变者奈何？伯高答曰：刺营者出血，刺卫者出气，刺寒痹者内热。

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

三曰关刺，关刺者，直刺左右筋上，以取筋痹，慎无出血，此肝之应也；或曰渊刺；一曰岂刺。暴瘖气鞭，取扶突与舌本出血。

脉癰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

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膻中及血络出血，中有寒，取三里。

癰，取之阴蹻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不已，刺宛骨下；不已，刺膻中出血。

颠痛，刺手阳明与颠之盛脉出血。

黄帝曰：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拔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者，何也？拔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惋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

如是者，阴阳俱有余，虽多出血而弗能虚也。

故为之治针，必箝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

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痛热出血。

故曰刺阳明出血气，刺太阳出血恶气，刺少阳出气恶血，刺太阴出血恶气，刺厥阴出血恶气，刺少阴出气恶血也。

Word: 头痛

Times: 48

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

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胛，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

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黄帝问曰：夫痎疟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颌，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

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胀而头痛也。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鼾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鼾腹肿也。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

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膈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冰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民病饮积，心痛，耳聾浑浑惛惛，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膈如结，臑如别。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胁肋，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胁肋，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逆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脊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啰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少阴司天，客胜则衄衄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聾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聾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啰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膈如结，踡（踡）如裂，是为踝厥。

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颌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侠瘦，汗出振寒，疟，胸、胁、肋、髀、膝外至胫、绝骨、外踝前及诸节皆痛，小趾次趾不用。

阳迎头痛，胸满不得息，取之人迎。

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写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

厥头痛，意善忘，按之不得，取头面左右动脉，后取足太阴。

厥头痛，项先痛，腰脊为应，先取天柱，后取足太阳。

厥头痛，头痛甚，耳前后脉涌有热，泻出其血，后取足少阳。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头痛不可取于膺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远取也。

头痛不可刺者，大瘳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悒，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所治者，头痛眩，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

Word: 腰痛

Times: 40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胛，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疝同法，腰痛足清头痛。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肾热病者，先腰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足太阳之症，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焄暍焄然，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足厥阴之症，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癰状，非癰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足太阳脉令人腰痛，引项脊尻背如重状，刺其郄中。

少阳令人腰痛，如以针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俯仰，不可以顾，刺少阳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独起者，夏无见血。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痛，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足少阴令人腰痛，痛引脊内廉，刺少阴于内踝上二痛，春无见血，出血太多，不可复也。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腓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痛。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然，时遗溺，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

解脉令人腰痛如引带，常如折腰状，善恐，刺解脉，在郄中结络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见赤血而已。

同阴之脉，令人腰痛，痛如小锤居其中，怫然肿，刺同阴之脉，在外踝上绝骨之端，为三痛。

阳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肿，刺阳维之脉，脉与太阳合腓下间，去地一尺所。

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衡络绝，恶血归之，刺之在郄阳筋之间，上郄数寸，横居为二痛出血。

会阴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干令人欲饮，饮已欲走，刺直阳之脉上三痛，在跷上郄下五寸横居，视其盛者出血。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拂拂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

昌阳之脉令人腰痛，痛引膺，目然，甚则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内筋为二痛，在内踝上大筋前太阴后，上踝二寸所。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溺，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三痛。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痛，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后。

腰痛侠脊而痛至头几几然，目欲僵仆，刺足太阳郄中出血。

腰痛上寒，刺足太阳阳明；上热，刺足厥阴；不可以俯仰，刺足少阳；中热而喘，刺足少阴，刺郄中出血。

腰痛，上寒不可顾，刺足阳明；上热，刺足太阴；中热而喘，刺足少阴。

腰痛引少腹控眇，不可以仰，刺腰尻交者，两踝肿上，以月生死为痛数，发针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而紧，左脉浮而迟，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沉紧，此应四时，左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

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阴脉贯肾络肺，今得肺脉，肾为之病，故肾为腰痛之病也。

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

刺筋无伤骨，骨伤则内动肾，肾动则冬病胀腰痛。

腰痛不可以转摇，急引阴卵，刺八髎与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间。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肿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为痛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衄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噤干肿上。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阳所至为稽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脾腠胠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噤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疡疮痃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脾腠胠足病，瞽热以酸，胠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胁肋，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噤干，面尘，脱色。

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

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

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阳阳明；痛上热，取足厥阴；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阳。

肾小，则脏安难伤；肾大，则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伤以邪。

Word: 腹痛

Times: 31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炅病

已。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上应镇星。

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痒，耳无所闻。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肋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

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黔。

地乃藏阴，大寒且至，蛰虫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坚，少腹痛，时害于食，乘金则止水增，味乃咸，行水减也。

民病饮积，心痛，耳聩浑浑惛惛，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膈如结，臑如别。

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名木斂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疡疮痃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

阳明在泉，客胜则清气动下，少腹坚满而数便泻；主胜则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为鹜溏，则寒厥于肠，上冲胸中，甚则喘不能久立。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饮，小腹痛胀。

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圆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阴之属也。

所治者，头痛眩，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

岐伯曰：以为伤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

Word: 胁痛

Times: 24

弗治，肺即传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胁痛出食，当是之时，可按若刺耳。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

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少阳之厥，则暴聋颊肿而热，胁痛，不可以运。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

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甚则胸中痛，胁支满胁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肋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瞢昧，心痛暴暗，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髀脾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浮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瘧暴死，阳明所至为衄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而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名木斂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疮疮痃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肋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督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黄，胁痛，膈臂内后廉痛厥，掌中热痛。

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

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脰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

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

Word: 死生

Times: 26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

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

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

先师之所传也。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故曰：别于阳者，知病从来；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

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必先知经脉，然后知病脉，真藏脉见者胜死。

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必先定五藏之脉，乃可言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金匱》者，决死生也。

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痛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渐少之。

邪客于足太阴之络，令人腰痛，引少腹控，不可以仰息，刺腰尻之解，两肿之上，是腰俞，以月死生为痛数，发针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数，立已。

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顺。

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

Word: 死不治

Times: 35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心之肺谓之死阴，肺之肾谓之重阴，肾之脾谓之辟阴，死不治。

二阳俱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

诸真藏脉见者，皆死不治也。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

其病安在？名为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阴，其盛在胃，颇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所谓得五有余二不足也。

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燔，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变生得位，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溪绝者死不治，上应岁星。

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雕陨，病反暴痛，肱胁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冲阳绝，死不治。

尺泽绝，死不治。

太溪绝，死不治。

天府绝，死不治。

太冲绝，死不治。

神门绝，死不治。

冲阳绝，死不治。

天府绝，死不治。

太溪绝，死不治。

尺泽绝，死不治。

太冲绝，死不治。

神门绝，死不治。

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睡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

溢阴为内关，内关不通，死不治。

在内者熨引饮药，此筋折纽，纽发数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

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

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

癲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数，名曰溢阳，溢阳为外格，死不治。

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

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

Word: 太虚

Times: 16

真气者，经气也，经气太虚，故曰其来不可逢，此之谓也。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帝曰：地之为下否乎？岐伯曰：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

黄帝问曰：太虚寥廓，五运回薄，衰盛不同，损益相从，愿闻平气何如而名？何如而纪也？岐伯对曰：昭乎哉问也！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凡此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天气肃，地气静，寒临太虚，阳气不令，水土合德，上应辰星镇星。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太虚深玄，气犹麻散，微见而隐，色黑微黄，怫之先兆也。

木郁之发，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大风乃至，屋发折木，木有变。

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

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

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

丁辛相合会，木运太虚，反受金胜，故非太过也，即蕤宾之管，太角不应，金行燥胜，火化热复，甚即速，微即徐。

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

天气之变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

Word: 烦心

Times: 24

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痒，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心疟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

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肱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逆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阴阳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烦心，命曰阴胜其阳。

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膈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

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趾不用。

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是主脉所生病者，烦心，心痛，掌中热。

骨痛，举节不用而痛，汗注、烦心。

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

喉痹舌卷，口中干，烦心，心痛，臂内廉痛，不可及头，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叶。

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阳明太阴。

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悞，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先病而后中满者，治其标；先病后泄者，治其本；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

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俛首静伏；乱于肺，则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是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烦心者，死不可治。

Word: 经络

Times: 40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经病者治其经，孙络病者治其孙络血，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经络。

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

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

帝曰：经络俱实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经络皆实，是寸脉急而尺缓也，皆当治之，故曰滑则从，涩则逆也。

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

掖痂大热，刺足少阳五，刺而热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阴经络者大骨之会各三。

腹暴满，按之不下，取手太阳经络者，胃之募也，少阴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员利针。

刺痂惊脉五，针手太阴各五，刺经太阳五，刺手少阴经络傍者一，足阳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针。

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

夫风之与疰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疰得有时而休者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疰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

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凡十二经络脉者，皮之部也。

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腑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

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害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

皮肉筋脉各有所处者，言经络各有所主也。

黄帝曰：阴之与阳也，同名同类，上下相会，经络之相贯，如环无端。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

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虚实，皮之柔羸，而后取之也。

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

病在经络痂痹者，取以锋针。

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后针之，中脉为故，以取经络之血者，此心之应也。

六经络，手阳明少阳之大络，起于五指间，上合肘中。

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

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实虚，切而循之，按而弹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之而下之。

上热下寒，视其虚脉而陷之于经络者，取之，气下乃止，此所谓引而下之者也。

时者，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

律者，调阴阳四时而合十二经脉，虚邪客于经络而为暴痹者也。

星者，人之七窍，邪之所客于经，而为痛痹，合于经络者也。

夫风之与疰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疰特以时休，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疰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

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痛肿。

Word: 筋骨

Times: 32

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

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

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堕，天癸尽矣。

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痹，其时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

病在肌肤，肌肤尽痛，名曰肌痹，伤于寒湿，刺大分小分，多发针而深之，以热为故，无伤筋骨，伤筋骨，痛发若变，诸分尽热，病已止。

邪之始入于皮也，泐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

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黔。

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癰，目视夕，物疏璽，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疰，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疡疮痤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俛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其则入脾，食痹而吐。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瘕，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病伤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别，是世主学尽矣。

非皮肉筋骨也。

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

在内者，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在外者，筋骨为阴，皮肤为阳。

春气在毛，夏气在皮肤，秋气在分肉，冬气在筋骨。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精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拊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

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藏伤故死矣。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痛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Word: 骨髓

Times: 23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

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

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

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藏？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痹也。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寒气至，名曰骨痹，深者刺无伤脉肉为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热病已止。

病大风，骨节重，须眉堕，名曰大风，刺肌肉为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须眉生而止针。

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腠，留于节凑，必将为败。

志意通，内连骨髓，而成身形五藏。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冬者盖藏，血气在中，内著骨髓，通于五藏。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踠膝。

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着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

络脉治皮肤，分腠治肌肉，气口治筋脉，经输治骨髓。

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为伤，故命曰痛。

Word: 恶风

Times: 17

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

故中恶风者，阳气受也。

五藏所恶：心恶热，肺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

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皛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瘖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有病身热解墮，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风。

五恶：肝恶风，心恶热，肺恶寒，肾恶燥，脾恶湿，此五脏气所恶也。

Word: 贼风

Times: 14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惓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贼风数至，暴雨数起，天地四时不相保，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黄帝曰：夫子言贼风邪气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离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尝有所伤于湿气，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留而不去。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贼风邪气，因得以入乎？将必须八正虚邪，乃能伤人乎？少师答曰：不然。贼风邪气之中人也，不得以时，然必因其开也，其入深，其内极病，其病人也，卒暴。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着，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少师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故诸逢其风而遇其雨者，命曰遇岁露焉，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气，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Word: 手足

Times: 35

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今知手足阴阳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后泻有余，补不足。帝曰：脉实满，手足寒，头热，何如？岐伯曰：春秋则生，冬夏则死。帝曰：何谓从则生，逆则死？岐伯曰：所谓从者，手足温也。所谓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夫酒气盛而剽悍，肾气有衰，阳气独胜，故手足为之热也。三阴俱逆，不得前后，使人手足寒，三日死。足少阴舌下，厥阴毛中急脉各一，手少阴各一，阴阳跷各一，手足诸鱼际脉气所发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邪客于五藏之间，其病也，脉引而痛，时来时止，视其病，缪刺之于手足爪甲上，视其脉，出其血，

间日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

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

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然。

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

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瞤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日发夕死，夕发旦死。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风，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尤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

木形之人，比于上角似于苍帝，其为人苍色，小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

其为人赤色广，脱面，小头，好肩背，脾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摇肩背肉满。

形于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

视人之目窠上微痛，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

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也。

Word: 肠胃

Times: 44

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

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

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廕于肠胃。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里大脓血在肠胃之外。

满而补之，则阴阳四溢，肠胃充郭，肝肺内，阴阳相错。

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聃辟，皮肤薄着，毛腠夭脆，予之死期。

卫之生病也，气痛时来时去，怫忤贲响，风寒客于肠胃之中。

去本节之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肠中切痛；虚则鼓胀。

气盛则厥逆，上冲肠胃，熏肝，散于育，结于脐，故取之育原以散之，刺太阴以予之，取厥阴以下之，取巨虚下廉以去之，按其所过之经以调之。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

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

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俛首静伏；乱于肺，则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是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岐伯曰：气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阴心主之俞；气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阴荥，足少阴俞，气在于肠胃者，取之足太阴阳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气在于头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阳荥俞；气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后取其阳明少阳之荥俞。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如此，则肠胃恶，恶则邪气留止，积聚乃伤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

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肾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

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着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着孙脉，或着络脉，或着经脉，或着俞脉，或着于伏冲之脉，或着于臂筋，或着于肠胃之募原，上连于缓筋，邪气淫泆，不可胜论。

岐伯曰：其着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小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满雷引，故时切痛，其着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

其着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黄帝曰：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惋，惋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

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

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则肠胃充郭，卫气不营，邪气居之。

黄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气使然？岐伯曰：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

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

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则分肉不解，其行迟。

故肠胃大，则卫气行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

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黄帝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

Word: 胃脘

Times: 20

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

薄脾则烦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侠胃脘内痛，此久病也，难治。

黄帝问曰：人病胃脘痛者，诊当何如？岐伯对曰：诊此者当候胃脉，其脉当沉细，沉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

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于胃口而不行，故胃脘为痛也。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请言之，背与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与十椎及上纪，上纪者胃脘也，下纪者关元也。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髡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任脉气之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

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云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痼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嗝干，甚则色焱，渴而欲饮，病本于心。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裸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睡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之三里也。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小腹肿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Word: 脾病

Times: 13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

病脾脉来，实而盈数，如鸡举足，曰脾病。

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

脾病者，日昃慧，日出甚，下晡静。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

风气大来，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

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糠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

Word: 补泻

Times: 27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帝曰：余闻补泻，未得其意。

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菡输，余知之矣。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复其真气，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处也，推之则前，引之则止，逆而刺之，温血也。

补泻之时者，与气开阖相合也。

九针之名，各不同形者，针穷其所当补泻也。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神有余，则泻其小络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无中其大经，神气乃平。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气有余，则泻其经隧，无伤其经，无出其血，无泄其气。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血有余，则泻其盛经出其血。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泻其阳经，不足则补其阳络。

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泻然筋血者，不足则补其复溜。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然六气往复，主岁不常也，其补泻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随其攸利，正其味，则其要也，左右同法。

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

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气有余不足可补泻也。

扣之不发者，言不知补泻之意也。

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言气之虚实，补泻之先后也，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

气至而去之者，言补泻气调而去之也。

中气穴，则针游于巷；中肉节，即皮肤痛；补泻反，则病益笃。

黄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

补泻无形，谓之同精。

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岐伯曰：补泻无过其度。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

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蒙者，刺腑俞，去腑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俞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Word: 五色

Times: 42

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

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炔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鸡冠者生，黄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乌羽者生，此五色之见生也。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藏之象，可以类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黄目青，面黄目赤，面黄目白，面黄目黑者，皆不死也。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请言道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夫精明五色者，气之华也。

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

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脉至如颓土之状，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五色先见黑，白藟发死。

人一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之以候发毋泽。

阳明之阳，名曰害蜚，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阳明之络也，其色多青则痛，多黑则痹，黄赤则热，多白则寒，五色皆见，则寒热也。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五色具见者，谓之寒热。

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

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

所以察其目者，五脏使五色循明。

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脉之应，其病乃可别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地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

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

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脏腑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

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闻乎？黄帝曰：五色之见也，各出其色部。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

五色各有脏部，有外部有内部也。

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

以五色命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

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别其五色，异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

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

Word: 黑色

Times: 12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

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痛疡，其治宜砭石。

帝曰：人有尺脉数甚，筋急而见，此为何病？岐伯曰：此所谓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见，则病甚。

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

黑色小理者，肾小；麤理者，肾大。

黑色出于庭，大如拇指，必不病而卒死。

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

黄帝曰：其耐火煤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

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咸，赤色宜苦，白色宜辛。

水形之人，比于上羽，似于黑帝，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大腹动手足，发行摇身下尻长，背延延然。

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黄帝曰：别五态之人，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其状黧黧然黑色，念然下意，临临然长大，胸然未僂，此太阴之人也。

Word: 转筋

Times: 16

民病淋洩，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

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支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转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

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腓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

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

其病足大指支内踝痛，转筋痛，膝内辅骨痛，阴股引髀而痛，阴器纽痛，上引脐两胁痛，引膺中脊内痛。

其病足下转筋，及所过而结者皆痛及转筋。

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季秋痹也。

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属目外眦，上颌结于角，其痛当所过者支转筋。

其病当所过者，即支转筋，舌卷。

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

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痛甚成息贲，胁急吐血。

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前及胸痛息贲。

其病当所过者，支转筋，筋痛。

转筋于阳，治其阳；转筋于阴，治其阴。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

Word: 多汗

Times: 16

阳气有余为身热无汗，阴气有余为多汗身寒，阴阳有余则无汗而寒。

尺涩脉滑，谓之多汗。

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岐伯曰：肺风之状，多汗恶风，色皛然白，时咳短气，昼日则差，暮则甚，诊在眉上，其色白。

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吓，赤色，病甚则言不可快，诊在口，其色赤。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瘖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湿甚也，阳气少，阴气盛，两气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缓甚，为多汗；微缓，为痿，痿，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

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

Word: 腹胀

Times: 32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岐伯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后不通，闷瞀，此谓五实。

有病膺肿颈痛胸满腹胀，此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

帝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远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岐伯曰：阴气盛于上则下虚，下虚则腹胀满，阳气盛于上则下气重上而邪气逆，逆则阳气乱，阳气乱则不知人也。

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

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

形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

志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

帝曰：逆四时而生乱气奈何？岐伯曰：春刺络脉，血气外溢，令人少气；春刺肌肉，血气环逆，令人上气；春刺筋骨，血气内著，令人腹胀。

肾病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故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甚则心痛胁，呕吐霍乱，饮发注下，肘肿身重。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溇泄痠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胁肋，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哕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泾溲不利。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向腹胀，是为肝厥。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

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惋，取手太阴，刺虚者，刺其去也；刺实者，刺其来也。

厥逆腹胀满，肠鸣，胸满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胁，咳而动手者，与背输，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

厥心痛，腹胀胸满，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

心痛，腹胀，墙墙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

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

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而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

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溇出糜。

Word: 腹中

Times: 21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痒，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甚，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

腹中鸣者，病本于胃也。

足厥阴之疝，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癰状，非癰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脾疝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无益其有余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则精出而病独擅中，故曰疹成也。

帝曰：人生而有病癰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

治寒热深专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背俞也，刺之迫藏，藏会，腹中寒热去而止，与刺之要，发针而浅出血。

病在少腹有积，刺皮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侠脊两傍四椎间，刺两髂髁季肋间，导腹中气热下已。人有所堕坠，恶血留内，腹中满胀，不得前后，先饮利药，此上伤厥阴之脉，下伤少阴之络，刺足内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脉出血，刺足附上动脉，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痛，见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胪胀，癆痹呕逆，痠痠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症，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癆疮痠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

厥而腹向向然，多寒气，腹中谷谷，便溲难，取足太阴。

黄帝曰：卫气之留于腹中，搔积不行，菀蕴不得常所，使人支胁胃中满，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气积于胸中者，上取之，积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满者，旁取之。

掌中热者，腹中热；掌中寒者，腹中寒。

Word: 小腹

Times: 19

黑，脉之至也，上坚而大，有积气在小腹与阴，名曰肾癰，得之沐浴清水而卧。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

大甚为内痛，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

大甚为阴痿；微大为石水，起脐已下至小腹睡睡然，上至胃脘，死不治。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腠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小腹控睪，引腰脊，上冲心。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取其小腹脐下三结交。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

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饮，小腹痛胀。

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圆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阴之属也。

金形之人比于上商，似于白帝，其为人方面白色、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发踵外，骨轻。

Word: 水谷

Times: 27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魄门亦为五藏使，水谷不得久藏。

所以然者，水谷入口，则胃实而肠虚；食下，则肠实而胃虚。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

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脉无胃气亦死。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

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其气剽疾滑利，不能入于脉也。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

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

肠胃之长，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谷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肠胃所受水谷之数也。

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

也。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慄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

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

Word: 五谷

Times: 13

黄帝问曰：为五谷汤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脾合胃，胃者五谷之腑。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岐伯曰：六府者，胃为之海，庞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

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黄帝曰：胀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卫气之在身也，常然并脉，循分肉，行有逆顺，阴阳相随，乃得天和，五脏更始，四时循序，五谷乃化。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

五谷：粳米甘，麻酸，大豆咸，麦苦，黄黍辛。

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萱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居，则别离异处。

Word: 长夏

Times: 22

所谓得四时之胜者，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四时之胜也。故春善病飧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故冬不按跷，春不飧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帝曰：何谓所胜？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

脾主长夏，足太阴阳明主治，其日戊己，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热食温炙衣。

五邪所见：春得秋脉，夏得冬脉，长夏得春脉，秋得夏脉，冬得长夏脉，名曰阴出之阳，病善怒不治，是谓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是故春气在经脉，夏气在孙络，长夏气在肌肉，秋气在皮肤，冬气在骨髓中。

长夏者，经络皆盛，内溢肌中。

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其数五。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暍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涸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岐伯曰：肝为牡藏，其色青，其时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为牡藏，其色赤，其时夏，其日丙丁，其音征，其味苦；脾为牝藏，其色黄，其时长夏，其日戊己，其音宫，其味甘；肺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时征，其日庚辛，其味辛；肾为牝藏，其色黑，其时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咸。

黄帝曰：以主五输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荥；时主夏，夏刺输；音主长夏，长夏刺经；味主秋，秋刺合。

黄帝曰：何谓藏主冬，时主夏，音主长夏，味主秋，色主春。

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

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不病矣。

Word: 精神

Times: 19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故圣人转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

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

血、脉、营、气、精神，此五脏之所藏也。

平人则不然，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

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Word: 神明

Times: 18

故圣人转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上古使飧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

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

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气归于权衡。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

余闻之，善言天者，必应于时，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欤！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

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

心为群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一帝群泥丸宫一下。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此刺之大约，针之极也，神明之类也，口说书卷，犹不能及也，请言发蒙耳，尚疾于发蒙也。

此所谓弗见为之，而无目视，见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

Word: 五脏六腑

黄帝曰：愿闻五脏六腑所出之处。

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脏六腑之有疾者也。

是谓五脏六腑之俞，五五二十五俞，六六三十六俞也。

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

内合于五脏六腑，外合于筋骨皮肤。

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脉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

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此皆内外相贯，如环无端，人经亦然。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泻也。

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

黄帝曰：本藏以身形肢节肉，候五脏六腑之大小焉。

故五脏六腑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

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

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

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

岐伯曰：五脏六腑，邪之舍也，请言其故。

此五脏六腑肢节之部也，各有部分。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而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

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五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

言阴与阳，合于五行，五脏六腑，亦有所藏，四时八风，尽有阴阳。

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脏六腑。

卒然自上，何气使然？岐伯对曰：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Word: 标本

Times: 14

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茛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故水病下为跗肿大腹，上为喘呼，不得卧者，标本俱病，故肺为喘呼，肾为水肿，肺为逆不得卧，分为相输俱受者，水气之所留也。

黄帝问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岐伯对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

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

帝曰：六气标本，所从不同奈何？岐伯曰：气有从本者，有从标本者，有不从标本者也。

岐伯曰：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本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

故从本者化生于本，从标本者有标本之化，从中者以中气为化也。

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

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然其分别阴阳，皆有标本虚实所离之处。

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Word: 痈肿

Times: 12

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腠；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疔。

帝曰：诸痈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

黄帝问曰：五藏六府，寒热相移者何？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

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纆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病暴仆，振栗谿妄，少气嗑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痠血便。

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胔胀，疡痈呕逆，痠痠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疟，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十二曰赞刺，赞刺者，直入直出，数发针而浅之，出血是谓治痈肿也。
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痈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溃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痈肿。

Word: 皮毛

Times: 22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

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善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痹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廕于肠胃。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藏，散于肠胃，阴阳俱感，五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

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

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

太阴终者，腹胀闭，不得息，气噫，善呕，呕则逆，逆则面赤，不逆则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则面黑，皮毛焦而终矣。

手太阴气绝，则皮毛焦。

太阴者，行气温于皮毛者也。

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

Word: 清浊

Times: 13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

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知，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黄帝曰：何为逆而乱，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悞。

此言气之滑涩，血水清浊，行之逆顺也。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黄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

清浊相干，命曰乱气。

黄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

故刺阴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经。

Word: 耳聋

Times: 22

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眴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腠胫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耳聋，时不闻音，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痛，立闻；不已，刺中指爪甲上与肉交者，立闻；其不时闻者，不可刺也。

耳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通脉出耳前者。

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

民病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焮焮，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腠如结，腠如别。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脊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

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

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聋、目黄，颊肿，颈、颌、肩、髃、肘、臂外后廉痛。

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焮焮，嗌肿，喉痹。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干，阳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聆聊，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Word: 耳鸣

Times: 13

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云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厥阴所至为纛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血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涩为为瘖；微涩为血溢，维厥耳鸣，颠疾。

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聆聊，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肾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噎者，补足太阳眉本；痹，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肾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Word: 胸胁

Times: 18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跷，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

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胁满，刺足少阴少阳。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膈，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帝曰：愿闻缪刺奈何？取之何如？岐伯曰：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卒心痛暴胀，胸胁支满，无积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顷而已；不已，左取右，右取左；病新发者，取五日已。

复则收政严峻，名木苍雕，胸胁暴痛，下引少腹，善大息，虫食甘黄，气客于脾，黔谷乃减，民食少失味，苍谷乃损，上应太白、岁星。

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嗝干，甚则色眊，渴而欲饮，病本于心。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

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嗑里。

岐伯曰：夫胀者，皆在于脏腑之外，排脏腑而郭胸胁，胀皮肤，故命曰胀。

黄帝曰：脏腑之在胸胁腹里之内也，若匣匮之藏禁器也，名有次舍，异名而同处，一域之中，其气各异，愿闻其故。

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

Word: 草木

Times: 24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所谓甚则跃者，九月万物尽衰，草木毕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气盛而阳之下长，故谓跃。

化气不政，生气独治，云物飞动，草木不宁，甚而摇落，反胁痛而吐甚，冲阳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收气峻，生气下，草木敛，苍干雕陨，病反暴痛，胁肋不可反侧，咳逆甚而血溢，太冲绝者死不治，上应太白星。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肋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

上临阳明，生气失政，草木再荣，化气乃急，上应太白、镇星，其主苍早。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疹痛座，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黔。

其气端，其性随，其用曲直，其化生荣，其类草木，其政发散，其候温和，其令风，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谷麻，其果李，其实核，其应春，其虫毛，其畜犬，其色苍，其养筋，其病里急支

满，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坚，其数八。

委和之纪，是谓胜生，生气不政，化气乃扬，长气自平，收令乃早，凉雨时降，风云并兴，草木晚荣，苍干雕落，物秀而实，肤肉内充。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雨乃愆，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粃也。

涸流之纪，是谓反阳，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

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

岐伯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见燔炳，革金且耗。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初之气，地气迁，风胜乃摇，寒乃去，候乃大温，草木早荣。

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

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腠。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雾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

是故辰戌之岁，木气升之，主逢天柱，胜而不前；又遇庚戌，金运先天，中运胜之忽然不前，木运升天，金乃抑之，升而不前，即清生风少，肃杀于春，露霜复降，草木乃萎。

久而不降，抑之化郁，即作风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动，杀霜乃下，蛰虫未见，惧清伤藏。

阳明不迁正，则暑化于前，肃杀于后，草木反荣。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阳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荣，寒热间作。

Word: 流水

Times: 12

上临厥阴，流水不冰，蛰虫来见，藏气不用，白乃不复，上应岁星，民乃康。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脘膈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

暴热至，土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寒热如疟，甚则心痛，火行于稿，流水不冰，蛰虫乃见。

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消烁，赤沃下，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其政切，其令暴，蛰虫乃见，流水不冰。

终之气，阳气布，候反温，蛰虫来见，流水不冰，民乃康平，其病温。

风燥火热，胜复更作，蛰虫来见，流水不冰，热病行于下，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于中。

终之气，畏火司令，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流水不冰，地气大发，草乃生，人乃舒，其病温厉。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天气之变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风淫所胜，则太虚埃昏，云物以扰，寒生春气，流水不冰。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痲疹疮疡，痈疽痄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

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

Word: 饮食

Times: 34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后，饮食不入，此谓五虚。

故饮食饱甚，汗出于胃。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

帝曰：其时有复发者何也？岐伯曰：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也。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

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痼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裸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其则入脾，食痹而吐。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

不适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中人也，方乘虚时及新用力，若饮食汗出，腠理开而中于邪。

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慄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男子如蛊，女子如怛，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黄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饮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热则虫动，虫动则胃缓，胃缓则廉泉开，故涎下，补足少阴。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穷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

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变于色者，取之荣；病时间时甚者，取之输；病变于音者，取之经；经满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饮食不节得病者，取之于合，故命曰味主合。

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

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臑，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

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益燥，饮食不让美恶。

Word: 五味

Times: 31

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

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

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

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

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肾欲咸，此五味之合五藏之气也。

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

五味所禁：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苦走骨，骨病无多食苦；甘走肉，肉病无多食甘；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

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

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

根于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别，有五气、五味、五色、五类、五宜也。

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胃为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

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虚病生之绪也。

五味阴阳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

不治五味属也。

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

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人之合于天地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也；外有

六腑，以应六律。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

黄帝曰：谷之五味，可得闻乎？伯高曰：请尽言之。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挽心。

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咸入肾，淡入胃，是谓五味。

Word: 小肠

Times: 40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为牡藏，小肠为之使，故曰少腹当有形也。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癰，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痼，为沉。

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瘕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

五藏六腑，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趾内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趾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俞；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

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俞；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

心合小肠，小肠者，受盛之腑。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

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膈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膈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手太阳之正，指地，别于肩解，入腋走心，系小肠也。

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于小肠，而水道出焉。

邪在小肠者，连睪系，属于脊，贯肝肺，络心系。

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

小肠后附脊，左环回日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

小肠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受谷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

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

病先发于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窈窕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

诸阳经脉皆多纡屈者，小肠结。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大肠

Times: 35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虚痼，为沉。

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又谓之食亦。

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

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

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

胃出于厉兑，厉兑者，足大趾内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内庭，内庭，次趾外间也，为荥；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内间上行二寸陷者中也，为俞；过于冲阳，冲阳，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为原，摇足而得之；行于解溪，解溪，上冲阳一寸半陷者中也，为经；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胫骨外三里也，为合；复下三里三寸，为巨虚上廉，复下上廉三寸，为巨虚下廉也；大肠属上，小肠属下，足阳明胃脉也。

大肠小肠，皆属于胃，是足阳明也。

大肠上合手阳明，出于商阳，商阳，大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本节之前二间，为荥；注于本节之后三间，为俞；过于合谷，合谷，在大指歧骨之间，为原；行于阳溪，阳溪，在两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曲池，在肘外辅骨陷者中，屈臂而得之，为合。

肺合大肠，大肠者，传道之腑。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膈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

手阳明之正，从手循膺乳，别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肠，属于肺，上循喉咙，出缺盆，合于阳明也。

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

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

邪在大肠，刺肓之原，巨虚上廉、三里。

鼻隧以长，以候大肠。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刖；客于阴器，则梦

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窞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脾高，则引季肋而痛；脾下则下归于大肠，下加于大肠，则脏苦受邪。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

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肠澼

Times: 14

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

阴阳虚肠澼死。

帝曰：肠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热则死，寒则生。

帝曰：肠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则生，脉浮则死。

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帝曰：肠澼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悬涩者曰死，以藏期之。

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

脾脉外鼓，沉为肠澼，久自己。

肝脉小缓为肠澼，易治。

肾脉小搏沉，为肠澼下血，血温身热者死。

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沉涩为肠澼，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

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Word: 喘息

Times: 16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藏见，十月之内死。

帝曰：何以异之？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

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

邪客于手阳明之络，令人气满胸中，喘息而支肘，胸中热，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痛，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顷已。

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炷，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阳明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凛冽不作，民病温疔至，喉闭嗑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

气满胸中喘息，取足太阴大趾之端，去爪甲如薤叶，寒则留之，热则疾之，气下乃止。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嗑，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Word: 闭塞

Times: 21

天明则日月不明，邪害空窍，阳气者闭塞，地气者冒明，云雾不精，则上应白露不下。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腑，冬则闭塞。

闭塞者，用药而少针石也。

五藏不平，六腑闭塞之所生也。

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帝曰：补虚奈何？岐伯曰：持针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内针，气出针入，针空四塞，精无从去，方实而疾出针，气入针出，热不得还，闭塞其门，邪气布散，精气乃得存，动气候时，近气不失，远气乃来，是谓追之。

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

秋者，天气始收，腠理闭塞，皮肤引急。

夫病传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咳，三日胁支痛，五日闭塞不通，身痛体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腕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支别离。

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

人迎与脉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阴阳俱溢，如是者不开，则血脉闭塞，气无所行，流淫于中，五脏内伤。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肿，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愿闻其道。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肿，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其着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益燥，饮食不让美恶。

Word: 喜怒

Times: 24

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

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

阴之生实奈何？岐伯曰：喜怒不节则阴气上逆，上逆则下虚，下虚则阳气走之，故曰实矣。

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是以象之见也，高而远则小，下而近则大，故大则喜怒迎，小则祸福远。

民病淋洩，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

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

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阴；怒而多言，刺足少阳。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节，寒温不时，腠理闭而不通。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

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岐伯曰：喜怒不适，食饮不节，寒温不时，则寒汁流于肠中。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臑，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痺；邪入于阳，转则为癰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瘡；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Word: 寸口

Times: 46

寸口一盛病在厥阴，二盛病在少阴，三盛病在太阴，四盛已上为关阴。

人迎与寸口俱盛四倍已上为关格，关格之脉羸，不能极于天地之精气，则死矣。

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头痛。

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

寸口脉中手促上击者，曰肩背痛。

寸口脉沉而坚者，曰病在中。

寸口脉浮而盛者，曰病在外。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寸口脉沉而横，曰肋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

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帝曰：夫子言察阴阳所在而调之，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小大齐等，命曰平。

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

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

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

肺出于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内侧也，为井木；溜于鱼际，鱼际者，手鱼也，为荥；注于太渊，太渊鱼后一寸陷者中也，为俞；行于经渠，经渠寸口中也，动而不居为经；入于尺泽，尺泽肘中之动脉也，为合。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则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

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手太阴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结于鱼后，行寸口外侧，上循臂，结肘中，上臑内廉，入腋下，出缺盆，结肩前髃，上结缺盆，下结胸里，散贯贲，合贲下抵季胁。

黄帝曰：脉之应于寸口，如何而胀？岐伯曰：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

黄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

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一倍而躁，在手心主。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二倍而躁，在手少阴。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三倍而躁，在手太阴。

寸口四倍者，名曰内关，内关者，且大且数，死不治。

脉之浮沉及人迎与寸口气小大等者，病难已；病之在藏，沉而大者，易已，小为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

手太阴之本，在寸口之中，标在腋内动也。

黄帝曰：气之过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从还？不知其极。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

岐伯曰：手太阴之脉，出于大指之端，内屈，循白肉际，至本节之后太渊，留以澹，外屈，上于本节下，内屈，与阴诸络会于鱼际，数脉并注，其气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于肘内廉，入于大筋之下，内屈，上行臑阴，入腋下，内屈，走肺。

人病，其寸口之脉，与人迎之脉小大等，及其浮沉等者，病难已也。

Word: 痈疽

Times: 11

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得顷时回。

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瞀闷，不治者死。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痈疹疮疡，痈疽瘰疬，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此五部有痈疽者死。

精泄则病甚而恹，致气则生为痈疽也。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

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黄帝曰：愿尽闻痈疽之形，与忌日名。

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

黄帝曰：夫子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

Word: 动静

Times: 14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人一以观动静，天二以候五色七星，应之以候发毋泽。

所以欲知天地之阴阳者，应天之气，动而不息，故五岁而右迁，应地之气，静而守位，故六期而环会，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

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帝曰：动静何如？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余而复会也。

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臿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

故曰：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往复，寒暑彰其兆。

其德化政令之动静损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灾变，不能相加也。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一其形，听其动静，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气至而去之。

睹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复，一其形，听其动静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

一其形，听其动静者，持气口人迎以视其脉，坚且盛且滑者，病日进，脉软者，病将下，诸经实者，病三日已。

Word: 膀胱

Times: 45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也。

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腘中央，为合，委而取之。

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

三焦者，中渚之腑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腘中；其支者，从腘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脾枢，循脾外，从后廉，下合腘中，以下贯踡（腓）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趾外侧。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趾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踡（腓）内，出腘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足太阳之正，别入于腘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别入于肛，属于膀胱，散之肾，循膂，当心入散；直

者，从膂上出于项，复属于太阳，此为一经也。

足太阳外合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焉。

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

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

鼻孔在外，膀胱漏泄。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腹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腹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病先发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十日不已，死。

病先发于胃，五日而之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昃。

病先发于肾，三日而之膂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肠，三日不已，死。

病先发于膀胱，五日而之肾，一日而之小肠，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刳；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穷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

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绌，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万物

Times: 49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

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

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

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则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

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

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白黑，审短长。

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

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

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

秋脉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脉者肺也，西方金也，万物之所以收成也。

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

黄帝问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小大，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虚实眩吟，敢问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

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纷？，不得主时也。

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

所谓甚则跃者，九月万物尽衰，草木毕落而堕，则气去阳而之阴，气盛而阳之下长，故谓跃。

太阴所谓病胀者，太阴子也，十一月万物气皆藏于中，故曰病胀。

少阴所谓腰痛者，少阴者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皆伤，故腰痛也。

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无所见也。

所谓恐如人将捕之者，秋气万物未有毕去，阴气少，阳气入，阴阳相薄，故恐也。

所谓腰脊痛不可以俯仰者，三月一振荣华，万物一俯而不仰也。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

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论言天地者，万物之上下，左右者，阴阳之道路，未知其所谓也。

帝曰：寒暑燥湿风火，在人合之奈何？其于万物何以生化？岐伯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

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

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

少阳中治，时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

终之气，地气正，风乃至，万物反生，雾霾以行。

初之气，地气迁，寒乃去，春气正，风乃来，生布万物以荣，民气条舒，风湿相薄，雨乃后。

二之气，阳气布，风乃行，春气以正，万物应荣，寒气时至，民乃和。

五之气，畏火临，暑反至，阳乃化，万物乃生乃长荣，民乃康，其病温。

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

帝曰：天岁早晚，余已知之，愿闻地数，可得闻乎？岐伯曰：地下迁正、升天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产化，万物失时之化也。

本乎天者，天之气也，本乎地者，地之气也，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

黄帝曰：此乃所谓守一勿失，万物毕者也。

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

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

Word: 愈

Times: 41

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

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处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

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

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

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

春刺冬分，邪气著藏，令人胀，病不愈，又且欲言语。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堕。

夏刺秋分，病不愈，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

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气，时欲怒。

冬刺夏分，病不愈，气上，发为诸痹。

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

刺胸腹者，必以布傲著之，乃从单布上刺，刺之不愈复刺。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此四时之病，以其胜治之愈也。

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禁当风。

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

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不愈，加于壬癸，壬癸不死，持于甲乙，起于丙丁。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脾病者，愈在庚辛，庚辛不愈，加于甲乙，甲乙不死，持于丙丁，起于戊己。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

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热食温炙衣。

肾病者，愈在甲乙，甲乙不愈，甚于戊己，戊己不死，持于庚辛，起于壬癸。

夫邪气之客于身也，以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胜而甚，至于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

黄帝问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

也？不知其解，愿闻其故。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

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

夫热中、消中者，皆富贵人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药，是病不愈，愿闻其说。

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

故循皮肤之中，分肉之间，熏于肓膜，散于胸腹，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支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

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

邪气独去者，阴与阳未能调而病知愈也。

头痛不可刺者，大痹为恶，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

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黄帝曰：赤色出两颧，大如拇指者，病虽小愈，必卒死。

Word: 夺

Times: 39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阴阳反他，治在权衡相夺，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脉孤为消气，虚泄为夺血。

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

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征其脉小色不夺者，新病也；征其脉不夺其色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夺者，此久病也；征其脉与五色俱不夺者，新病也。

死肾脉来，发如夺索，辟辟如弹石，曰肾死。

惊而夺精，汗出于心，持重远行，汗出于肾。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着，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

黄帝问曰：何谓虚实？岐伯对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居脐上为逆，居齐下为从，勿动亟夺。

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夺其食即已。

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

脉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夺也，草干而死。

内夺而厥，则为暗俳，此肾虚也。

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无所见也。

所谓面黑如地色者，秋气内夺，故变于色也。

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

又遇惊而夺精，汗出于心，因而三虚，神明失守。

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

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

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迎而夺之，恶得无虚？追而济之，恶得无实？迎之随之，以意和之，针道毕矣。

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恒；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害毕矣。

迎而夺之者，泻也；追而济之者，补也。

夺阴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

夺阳者狂，正言也。

故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故人生有两死而无两生。

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

而隧者，五脏六腑之大络也，迎而夺之而已矣。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黄帝曰：余闻刺有五夺。

岐伯曰：无泻其不可夺者也。

黄帝曰：何谓五夺？岐伯曰：形肉已夺，是一夺也；大夺血之后，是二夺也；大汗出之后，是三夺也；大泄之后，是四夺也；新产及大血之后，是五夺也。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凡刺大邪，日以小，泄夺其有余，乃益虚。

Word: 嗌

Times: 49

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腠胫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取其经，太阴足太阳之外、厥阴内血者。

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嗌，治之以百药。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

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嗌干善噫，厥气上则恐。

手阳明少阳厥逆，发喉痹，嗌肿，疮，治主病者。

所谓甚则嗌干热中者阴阳相薄而热，故嗌干也。

其女子不孕，癰痔遗溺嗌干。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痛，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嗌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民病疟，少气咳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聋，中热肩背热，上应荧惑星。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凜瘅，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而后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痛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痠血便。

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嗌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民病寒热，嗌干黄痒，鼽衄饮发。

故民病咳逆，心胁满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侧，嗌干面尘色恶。

民病温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

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鼽嚏，嗌干，手坼皮肤燥。

阳明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凜冽不作，民病温疔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

民病饮积，心痛，耳聾浑浑惛惛，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脘如结，膈如别。

民病喜呕，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反侧，甚则嗌干而尘，身无膏泽，足外反热。

民病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痛，血见，嗌痛颌肿。

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肘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斂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疡疮痤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眊，渴而欲饮，病本于心。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肋痛溇泄，内为嗌塞，外发疝，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痠，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嚏。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赫，介虫乃耗，惊癰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肘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熈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膈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石辟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

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逐出。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啾啾然数唾。

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

是动则病嗌痛，颌肿，不可以顾，肩似拔，臑似折。

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嗌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是动则病耳聋浑浑焮焮，嗌肿，喉痹。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

别走太阴；其别者，循胫骨外廉，上络头项，合诸经之气，下络喉嗌。

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取以第四针，针嗌里。

嗌干，口中热如胶，取足少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岐伯曰：痛发于嗌中，名曰猛疽。

Word: 营卫

Times: 21

黄帝曰：营卫寒痹之为病奈何？伯高答曰：营之生病也，寒热少气，血上下行。

凡此十二禁者，其脉乱气散，逆其营卫，经气不次，因而刺之，则阳病入于阴，阴病出为阳，则邪气复生。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

黄帝曰：愿闻营卫之所行，皆何道从来？岐伯答曰：营出中焦，卫出下焦。

何谓也？岐伯答曰：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离于营卫血气。

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知，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

黄帝曰：愿闻淫邪泝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黄帝曰：营卫之行奈何？伯高曰：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风，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尤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

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积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

黄帝曰：夫子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液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

Word: 徐

Times: 43

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巅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

以左手足上，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当踝而弹之，其应过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其应疾，中手浑浑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其应上不能至五寸，弹之不应者死。

岐伯曰：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故曰泻必用方，其气乃行焉。

徐而疾则实者，徐出针而疾按之。

疾而徐则虚者，疾出针而徐按之。

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顺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谓省下。

其谷玄黔，其政肃，其令徐。

岐伯曰：太过者暴，不及者徐，暴者为病甚，徐者为病持。

帝曰：六位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详其微甚，差有大小，徐至即后三年，至甚即首三年，当先补心俞，次五日，可刺肾之所入。

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

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

丁辛相会，木运太虚，反受金胜，故非太过也，即蕤宾之管，太角不应，金行燥胜，火化热复，甚即速，微即徐。

大要曰：徐而疾则实，疾而徐则虚。

鑱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者，以泻分气；提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厘，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刺之微在数迟者，徐疾之意也。

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

徐而疾则实者，言徐内而疾出也。

疾而徐则虚者，言疾内而徐出也。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也。

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脉动而实且疾者疾泻之，虚而徐者则补之。

邪气来也紧而疾，谷气来也徐而和。

黄帝曰：人之晷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阴气盛而阳气虚，阴气疾而阳气徐，阴气盛而阳气绝，故为晷。

黄帝曰：补泻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谓之导气。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审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来以去之，其小如麦者，一刺知，三刺而已。

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愿闻持针之数，内针之理，纵舍之意，扞皮开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处，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腑之输于身者，余愿尽闻其方。其余脉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阴心主之脉行也。故本俞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先知虚实而行疾徐。

黄帝曰：扞皮开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别其肤，微内而徐端之，适神不散，邪气得去。明于五俞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

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

泻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气出乃疾。

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

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

凡刺寒邪，日以温，徐往徐来，致其神。

故为之治针，令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气因之，真邪俱往，出针而养者也。

因其闭也，其入浅以留，其病也，徐以迟。

Word: 六府

Times: 48

肾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泻。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

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

故天之邪气，感则害人五藏；水谷之寒热，感则害于六府；地之湿气，感则害皮肉筋脉。

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能满也。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

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于气口。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帝曰：春亟治经络，夏亟治经俞，秋亟治六府，冬则闭塞。

五藏不平，六府闭塞之所生也。

阳受之则入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藏。

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

帝曰：五藏已伤，六府不通，荣卫不行，如是之后，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阳明者，十二经脉之长也，其血气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气乃尽，故死矣。

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

黄帝问曰：五藏六府，寒热相移者何？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

黄帝问曰：肺之令人咳何也？岐伯对曰：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

帝曰：六府之咳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咳，乃移于六府。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痼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

帝曰：内舍五藏六府，何气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内舍于其合也。

帝曰：其客于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饮食居处，为其病本也。

六府亦各有俞，风寒湿气中其俞，而饮食应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帝曰：以针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发，各随其过，则病瘳也。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两眉头各一，入发至顶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项中大筋两傍各一，风府两傍各一，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帝曰：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不知俞理，五藏菀熟，痛发六府。

黄帝曰：余闻五脏六府之气，荣、俞所入为合，令何道从入，入安连过，愿闻其故。

黄帝曰：愿闻六府之病。

雷公问于黄帝曰：「禁脉」之言，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制其度量，内次五藏，外别六府，愿尽闻其道。

黄帝曰：五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节知而阅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

岐伯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缺盆为之道，骷骨有余，以候。

愿闻六府之候。

岐伯曰：六府者，胃为之海，庞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

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府者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腹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腹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五藏之应天者肺，肺者，五藏六府之盖也，皮者，肺之合也，人之阳也。

Word: 惊骇

Times: 12

俞气化薄，传为善畏，及为惊骇。

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其谷麦，其应四时，上为岁星，是以春气在头也，其音角，其数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

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

肝脉鸢暴，有所惊骇，脉不至若暗，不治自己。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壳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

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痺而生厥，甚则血溢。

民病痲疹，骨热，心悸，惊骇；甚时血溢。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甚则入肝，惊骇筋挛。

诸病肘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

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藏，外为惊骇。

Word: 鼻

Times: 50

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

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

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

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疔者，有荣气热肘，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疔风，或名曰寒热。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

所谓咳则有血者，阳脉伤也，阳气未盛于上而脉满，满则咳，故血见于鼻也。

藏俞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两傍各五，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一穴，脐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二穴，膺俞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跷四穴，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髀厌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手阳明脉气所发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项上各二，大迎骨空各一，柱骨之会各一，髃骨之会各一，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俞。

数髓空在面侠鼻，或骨空在口下当两肩。

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大暑以行，咳嚏衄衄鼻窒，曰痒，寒热附肿。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痲疹疮疡，痈疽痙瘕，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刺犊鼻者，屈不能伸。

其宗气上出于鼻而为臭。

肺脉急甚，为癰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頤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膑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足太阳之筋，起于足小趾，上结于踝，邪上结于膝，其下循足外侧，结于踵，上循跟，结于腓；其别者，结于腓外，上腓中内廉，与腓中并上结于臀，上挟脊上项；其支者，别入结于舌本；其直者，结于枕骨，上头，下颜，结于鼻；其支者，为目上网，下结于頄；其支者，从腋后外廉结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结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頄，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

故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矣；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矣；脾气通于口，脾和则口能知五谷矣；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

皮寒热者，不可附席，毛发焦，鼻槁腊。

暴痹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

上齿衄，取之在鼻与頄前。

一曰取之出鼻外。

足阳明有挟鼻入于面者，名曰悬颅。

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苛轡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

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针，发而间之。

岁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鼻隧以长，以候大肠。

鼻孔在外，膀胱漏泄。

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府者也。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

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顽颡不开，分气失也。

何谓声闻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

Word: 三阳

Times: 44

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

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其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

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瘰；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颊疔。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二阳结谓之消，三阳结谓之隔，三阴结谓之水，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

三阳俱搏且鼓，三日死。

三阴三阳俱搏，心腹满，发尽，不得隐曲，五日死。

帝曰：太阳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阳而浮也。

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三阳经络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

三阴三阳，五藏六府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藏不通，则死矣。

岐伯曰：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阳明之逆也，足三阳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

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虚则寒栗鼓颌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

帝曰：病热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热者，阳脉也，以三阳之动也，人迎一盛少阳，二盛太阳，三盛阳明，入阴也。

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痢厥，二阳急为惊。

论言五运相袭而皆治之，终期之日，周而复始，余已知之矣，愿闻其与三阴三阳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区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

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区曰：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

帝曰：其于三阴三阳，合之奈何？鬼臾区曰：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阳；卯酉之岁，上见阳明；辰戌之岁，上见太阳；巳亥之岁，上见厥阴。

曰：夫三阳天为业，上下无常，合而病至，偏害阴阳。

雷公曰：三阳莫当，请问其解。

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巅疾，下为漏病。

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石辟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阳之病。

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藏终始。
三阳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
帝曰：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
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藏，外为惊骇。
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己。
三阳独至，期在石水。
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
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
六腑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
取三阳之脉者，唯言尽泻三阳之气，令病人惺然不复也。
不得汗，取三阳之络，以补手太阴。
不得汗，取三阳于下，以去其血者，补足太阴，以出其汗。
黄帝曰：脉行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阴，从脏走手；手之三阳，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走足；足之三阴，从足走腹。
在于三阳，必候其气在于阳而刺之，病在于三阴，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
大要曰：常以日之加于宿上也，人气在太阳，是故日行一舍，人气行三阳行与阴分，常如是无已，天与地同纪，纷纷纷纷，终而复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尽矣。

Word: 胆

Times: 40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
胃移热于胆，亦曰食亦。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
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
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胆瘴。
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
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
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脉至如横格，是胆气予不足也，禾熟而死。
刺中胆，一日半死，其动为呕。
胆者，中正不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趾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趾次趾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泣，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
肝合胆，胆者中精之腑。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

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啞啞然数唾。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冲，绕毛际，横入脾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肋下合脾厌中，以下循脾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趾次趾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腠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足少阳之正，绕脾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肋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颌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

足少阳外合于滑水，内属于胆。

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颞颥之窍，究于畜门。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

胃气逆，则刺少阳血络，以闭胆逆，却调其虚实，以去其邪。

目下果大，其胆乃横。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刖；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窈窕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冲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慄

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移，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躁

Times: 46

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

诸浮不躁者皆在阳，则为热；其有躁者在手。

人一呼脉三动，一吸脉三动而躁，尺热曰病温，尺不热脉滑曰病风，脉涩曰痹。

盛躁喘数者为阳，主夏，故以日中死。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热病先胸胁痛，手足躁，刺足少阳，补足太阴，病甚者为五十九刺。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且夫《热论》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身热如炭，颈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气逆，此有余也。

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眚燔炳，其味为苦，其志为喜。

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瞽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鼯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民病咳嗌塞，寒热发，暴振慄瘕，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后而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菰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腠腓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阳明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凜冽不作，民病温疔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

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溇泄，传为赤沃。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噫。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焮，介虫乃耗，惊瘕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瘵，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谿络焦槁，渴

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肘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瞀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诸躁狂越，皆属于火。
逆厥则必死，其死也躁。
其死也，阴气有余，故躁。
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阳，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阳。
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阳，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阳，人迎三盛，病在足阳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阳明。
脉口一盛，病在足厥阴；厥阴一盛而躁，在手心主。
脉口二盛，病在足少阴；二盛而躁，在手少阴。
脉口三盛，病在足太阴；三盛而躁，在手太阴。
形肉未脱，少气而脉又躁，躁厥者，必为繆刺之，散气可收，聚气可布。
热病三日，而气口静、人迎躁者，取之诸阳，五十九刺，以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者。
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勿刺肤，喘甚者死。
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改，后看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
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瞤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极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
热病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阳脉之极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一倍而躁，在手少阳。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
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阴，一倍而躁，在手心主。
寸口二倍，病在足少阴，二倍而躁，在手少阴。
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阴，三倍而躁，在手太阴。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峻，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
尺肤热甚，脉盛躁者，病温也，其脉甚而滑者，病且出也。

Word: 梦

Times: 12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
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借借，得其时则梦见兵战。
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
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燔灼。
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
黄帝曰：愿闻淫邪泝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曰：有余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于肝，则梦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游行；客于胃，则梦饮食；客于大肠，则梦田野；客于小肠，则梦聚邑冲衢；客于胆，则梦斗讼自刖；客于阴器，则梦接内；客于项，则梦斩首；客于胫，则梦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穷苑中；客于股肱，则梦礼节拜起；客于胞，则梦溲便。

Word: 佐

Times: 42

治之奈何？岐伯曰：诸气在泉，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

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

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

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

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气，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

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

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

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淫同。

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

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

邪气反胜，治之奈何？岐伯曰：风司于地，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

热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湿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

火司于地，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燥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

寒司于地，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帝曰：其司天邪胜何如？岐伯曰：风化于天，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

热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湿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火化于天，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燥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

寒化于天，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泻之。

少阴之胜，治以辛寒，佐以苦咸，以甘泻之。

太阴之胜，治以咸热，佐以辛甘，以苦泻之。

少阳之胜，治以辛寒，佐以甘咸，以甘泻之。

阳明之胜，治以酸温，佐以辛甘，以苦泄之。

太阳之胜，治以甘热，佐以辛酸，以咸泻之。

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阴之复，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泻之，以甘缓之。

少阴之复，治以咸寒，佐以苦辛，以甘泻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以咸软之。

太阴之复，治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泻之，燥之，泄之。

少阳之复，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咸软之，以酸收之，辛苦发之。

阳明之复，治以辛温，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补之。

太阳之复，治以咸热，佐以甘辛，以苦坚之。

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适其寒温，同者逆之，异者从之。

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

佐以所利，资以所生，是谓得气。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Word: 凝

Times: 44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

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

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

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其性为凜，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瞢昧，心痛暴暗，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髀脾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内舍膺胁肩背，外在皮毛。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凜冽，其灾冰雪霜雹。

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淫，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痙，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流行之纪，是谓封藏，寒司物化，天地严凝，藏政以布，长令不扬。

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雰，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

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大寒留于溪谷。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初之气，地气迁，阴始凝，气始肃，水乃冰，寒雨化。

其运寒肃，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肿。

故阴凝于上，寒积于下，寒水胜火，则为冰雹，阳光不治，杀气乃行。

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薄，草木凝烟，湿化不流，则白露阴布，以成秋令。

终之气，寒大举，湿大化，霜乃积，阴乃凝，水坚冰，阳光不治。

其运寒，其化凝惨凛冽，其变冰雪霜雹，其病寒下。

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

水郁之发，阳气乃辟，阴气暴举，大寒乃至，川泽严凝，寒雰结为霜雪，甚则黄黑昏翳，流行气交，乃为霜杀，水乃见祥。

华发水凝，山川冰雪，焰阳午泽，怫之先兆也。

厥阴所至为飘怒，大凉，少阴所至为大暄寒，太阴所至为雷霆骤注烈风，少阳所至为飘风燔燎霜凝，阳明所至为散落温，太阳所至为寒雪冰雹白埃，气变之常也。

岁太阳在泉，寒淫所胜，则凝肃惨慄。

太阳之胜，凝凛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疔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胜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哆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痹。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

黄帝曰：刺其诸阴阳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调阴阳，切循其经络之凝涩，结而不通者，此于身皆为痛痹，甚则不行，故凝涩，凝涩者，致气以温之血和乃止。

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黄帝曰：其成积奈何？岐伯曰：厥气生足惋，惋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

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

卒然中外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击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

故厥在于足，宗气不下，脉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调，弗能取之。

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

Word: 津液

Times: 37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

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

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

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

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鼯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

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其着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卒然中处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

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

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

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

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

Word: 官

Times: 44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

脾胃者，仓廩之官，五味出焉。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治之以胆募俞，治在《阴阳十二官相使》中。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

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可刺手太阴之源。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可刺足厥阴之源。

胆者，中正不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可刺心包络所流。

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可刺脾之源。

胃为仓廩之官，五味出焉，可刺胃之源。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

小肠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可刺小肠之源。

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刺其肾之源。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心为群主之官，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一帝群泥丸宫一下。

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

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凡刺之要，官针最妙。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官五阅，以观五气。

愿闻其五使当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脏之阅也。

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黄帝曰：愿闻五官。

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黄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脏。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

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黄帝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

少阳之人，諛谛好自责，有小小官，则高自宜，好为外交，而不内附，此少阳之人也。

知官九针，刺道毕矣。

雷公曰：愿闻官能奈何？黄帝曰：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

黄帝曰：官针奈何？岐伯曰：刺痛者，用铍针；刺大者，用锋针；刺小者，用员利针；刺热者，用纚针；刺寒者，用毫针也。

Word: 不利

Times: 40

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故五气入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足厥阴之疝，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愔愔，刺足厥阴。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肾风之状，多汗恶风，面瘛然浮肿，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焮，隐曲不利，诊在肌上，其色黑。

太阴之厥，则腹满胀，后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

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

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

帝曰：肾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闭不利，故聚水而从其类也。

形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

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

先小大不利而后生病者治其本。

土乃润，水丰衍，寒客至，沉阴化，湿气变物，水饮内稽，中满不食，皮F肉苛，筋脉不利，甚则肘肿身后痛。

太阴司天，湿气下临，肾气上从，黑起水变，埃冒云雨，胸中不利，阴痿气大衰而不起不用。

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膈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

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

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膝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疹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噎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

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太阳之胜，凝凜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哆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瘕，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阳气太盛，则阴不利，阴脉不利则血留之，血留之则阴气盛矣。

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心痛，腹胀，墙墙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肉小而么者，胃不坚；肉不称身者，胃下，胃下者，下管约不利。

肉多少里累者，胃结，胃结者，上管约不利也。

Word: 渴

Times: 37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

肝脉搏坚而长，色不青，当病坠若搏，因血在胁下，令人喘逆；其软而散，色泽者，当病溢饮，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易入肌皮肠胃之外也。

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肾热病者，先腰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甚，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黄帝问曰：夫痲疹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痲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

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日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

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阳。

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瘕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

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

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民病热中，鼈瞑血溢，脓疮咳呕，鼽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瞳翳，化疫，温疟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燥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阳明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凛冽不作，民病温疔至，喉闭嗌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

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嗌干，甚则色焮，渴而欲饮，病本于心。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啞噤。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赫，介虫乃耗，惊癎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癎，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跗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疝，引脐，小腹鸣。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

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

是动则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是为臂厥。

肠中有虫瘕及蛟蛭，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懔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蛭也。

疟不渴，间日而作，取足阳明；渴而日作，取手阳明。

岐伯曰：以为伤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挽心。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

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

Word: 夭

Times: 38

色夭面脱，不治，百日尽已。

形气相失，谓之难治；色夭不泽，谓之难已；脉实以坚，谓之益甚；脉逆四时，为不可治。

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着，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

无道行私，必得天殃，谨奉天道，请言真要。

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

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

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

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

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闻乎？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

气增而久，夭之由也。

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聃辟，皮肤薄着，毛腠夭憔，予之死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

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

若形充而颧不起者骨小，骨小则夭矣。

形充而大肉胭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生死。

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破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惋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无道行私，必得天殃。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雷公曰：以色言食之间甚，奈何？黄帝曰：其色羸以明，沉夭者为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

行，如云彻散者，病方已。

审察泽夭，谓之良工。

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

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发于颈，名曰夭疽。

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

Word: 泣

Times: 46

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卧出而风吹之，血凝于肤者为痹，凝于脉者为泣，凝于足者为厥，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为痹厥也。

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今余问于夫子，令言而可知，视而可见，扪而可得，令验于己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岐伯再拜稽首对曰：何道之问也？帝曰：愿闻人之五藏卒痛，何气使然？岐伯对曰：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

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

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

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

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手太阳厥逆，耳聋泣出，项不可以顾，腰不可以俯仰，治主病者。

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

帝曰：血并于阴，气并于阳，如是血气离居，何者为实？何者为虚？岐伯曰：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是故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

帝曰：寒湿之伤人奈何？岐伯曰：寒湿之中人也，皮肤不收，肌肉坚紧，荣血泣，卫气去，故曰虚。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帝曰：阴盛生内寒奈何？岐伯曰：厥气上逆，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

太阳之胜，凝凜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匈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

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

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

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

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

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

不泣者，神不慈也。

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

是以冲风，泣下而不止。

夫风之中目也，阳气内守于精，是火气燔目，故见风则泣下也。

胆出于窍阴，窍阴者，足小趾次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侠溪，侠溪，足小趾次趾之间也，为荥；注于临泣，临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为原。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

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噦者，补足太阳胃本；噦，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夫心系与肺，不能常举，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液，此五液所出也。

寒邪客于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痠肿。

黄帝曰：夫子言痠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

Word: 三焦

Times: 31

肝心脾肺肾五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府皆为阳。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廩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

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

三焦者，上合手少阳，出于关冲，关冲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液门，液门，小指次指之间也，为荥；注于中渚，中渚，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阳池，阳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为原；行于支沟，支沟，上腕三寸两骨之间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为合，屈肘而得之；三焦下膻在于足大趾之前，少阳之后，出于膻中外廉，名曰委阳，是太阳络也，手少阳经也。

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三焦者，中渎之腑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腑也，是六腑之所与合者。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膻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膻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

手心主之正，别下渊腋三寸，入胸中，别属三焦，出循喉咙，出耳后，合少阳完骨之下，此为五合也。

手少阳外合于渚水，内属于三焦。

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颞颥之窍，究于畜门。

黄帝曰：愿闻三焦之所出。

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府者也。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肿，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

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冲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岐伯曰：背中大膂，在杼骨之端，肺膂在三焦之间，心膂在五焦之间，膈膂在七焦之间，肝膂在九焦之间，脾膂在十一焦之间，肾膂在十四焦之间。

黄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谷之气，皆不能胜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闭而不通，故变呕。

Word: 竭

Times: 37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

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

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因于气，为肿，四维相代，阳气乃竭。

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剽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帝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短长，万物并至，不可胜量，虚实眩吟，敢问其方？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

寒气客于五藏，厥逆上泄，阴气竭，阳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帝曰：余已知气穴之处，游针之居，愿闻孙络溪谷，亦有所应乎？岐伯曰：孙络三百六十五穴会，亦以应一岁，以溢奇邪，以通荣卫，荣卫稽留，卫散荣溢，气竭血著，外为发热，内为少气，疾泻无怠，以通荣卫，见而泻之，无问所会。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痛，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痛，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髡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夏刺经脉，血气乃竭，令人解；夏刺肌肉，血气内却，令人善恐；夏刺筋骨，血气上逆，令人善怒。

冬刺经脉，血气皆脱，令人目不明；冬刺络脉，内气外泄，留为大痹；冬刺肌肉，阳气竭绝，令人善忘。

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

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而用针者反实其外，是谓重竭。

重竭必死，其死也静。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内者，脉口气内绝不至，反取其外之病处，与阳经之合，有留针以致阳气，阳气至则内重竭，重竭则死矣。

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辟，皮肤薄着，毛腠夭脆，予之死期。

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

如是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

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窍者也，故上液之道开则泣，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故命曰夺精。

黄帝曰：人之耳中鸣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者，故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也。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气浊（滑），疾泻之则气竭焉。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

伯高曰：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

故为之治针，必箝其身而员其末，令无得伤肉分，伤则气得竭。

故为之治针，必箝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痛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Word: 衄

Times: 35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跷，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脾移热于肝，则为惊衄。

胆移热于脑，则辛頄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太阳厥逆，僵仆呕血善衄，治主病者。

阳明厥逆，喘咳身热，善惊衄呕血。

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钩浮为常脉。

故曰：冬取井荥，春不鼽衄。

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鼽衄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左刺右，右刺左。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铎禁督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衄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大暑以行，咳嚏衄衄鼻塞，曰癘，寒热附肿。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塞，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衄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民病热中，衄衄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民病寒热，噤干黄瘁，衄衄饮发。

厥阴所至为痙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血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痉，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民病胸中烦热，噤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痈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痈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衄衄，善悲时眩仆。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赫，介虫乃耗，惊癰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噤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浮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噤塞，心膈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藏坏决，经脉傍绝，五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

大甚为内痛，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

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衄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衄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瘡、狂、癰疾、頭凶項痛，目黄、淚出，衄衄，項、背、腰、尻、臑蹠（臑）、腳皆痛，小趾不用。

实则衄衄，头背痛；虚则衄衄。

热病头痛，颞颥，目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

热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颡发赤秽者死；二曰：泄而腹满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热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五曰：汗不出呕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烂，热不已者死；七曰：咳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热者死；九曰：热而痉者死。

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阳；衄血，取手太阳。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而泄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

黄帝曰：何谓五逆？岐伯曰：热病脉静，汗已出，脉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脉洪大，是二逆也；着痹不移，肉破，身热，脉偏绝，是三逆也；淫而夺形、身热，色夭然白，乃后下血衄，血衄笃重，是谓四逆也；寒热夺形，脉坚搏，是谓五逆也。

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

Word: 疝

Times: 36

曰：三阳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瘰；其传为索泽，其传为颓疔。

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有积气在心下支脉，名曰肝痹，得之寒湿，与疔同法，腰痛足清头痛。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疔，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

帝曰：诊得心脉而急，此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疔，少腹当有形也。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疔瘕少腹痛。

脉急者，曰疔瘕少腹痛。

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疔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

肾脉大急沉，肝脉大急沉，皆为疔。

心脉搏滑急为心疔，肺脉沉搏为肺疔。

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疔，二阴急为痈厥，二阳急为惊。

厥阴所谓疔，妇人少腹肿者，厥阴者辰也，三月阳中之阴，邪在中，故曰疔少腹肿也。

所谓癰疔肤胀者，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癰疔也。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疔，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炅病已。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疔，女子带下瘕聚。

此生病，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后，为冲疔。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疔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疔，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厥阴有余病阴痹，不足病生热痹，滑则病狐疔风，涩则病少腹积气。

少阴有余病皮痹隐疹，不足病肺痹，滑则病肺风疔，涩则病积溲血。

太阳有余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滑则病脾风疔，涩则病积心腹时满。

阳明有余病脉痹身时热，不足病心痹，滑则病心风疔，涩则病积时善惊。

太阳有余病骨痹身重，不足病肾痹，滑则病肾风疔，涩则病积善时巅疾。

少阳有余病筋痹胁满，不足病肝痹，滑则病肝风疔，涩则病积时筋急目痛。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胁痛，寒清于中，感而疔，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溏，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嗌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疔，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疡疮痤疔，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疔，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太阳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饮食不下，甚则为疔。

滑甚为善渴；微滑为心疔，引脐，小腹鸣。

滑甚为疔；微滑为遗溺。

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疔气，腹里大脓血在肠胃之外。

是故刺急者，深内而久留之；刺缓者，浅内而疾发针，以去其热；刺大者，微泻其气，无出其血；刺滑者，疾发针而浅内之，以泻其阳气而去其热；刺涩者，必中其脉，随其逆顺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发针，已按其疔，无令其血出，以和其脉；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

是动则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疔，妇人少腹肿，甚则嗌干，面尘，脱色。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疔，遗溺，闭癰。

其病气逆则睪肿卒疔。

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疔，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

心疔暴痛，取足太阴厥阴，尽刺去其血络。

肾高，则苦背脊痛，不可以俛仰；肾下则腰尻痛，不可以俛仰，为狐疔。

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圆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疔阴之属也。

Word: 炎暑

Times: 12

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胗痛座，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藏肝，其病内舍胁肋，外在关节。

其气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类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癰，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数七。

赫曦之纪，是谓蕃茂，阴气内化，阳气外荣，炎暑施化，物得以昌。

凡此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天气急，地气明，阳专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坚，淳风乃治，风燥横运，流于气交，多阳少阴，云趋雨府，湿化乃敷。

三之气，天政布，炎暑至，少阳临上，雨乃涯。

四之气，凉乃至，炎暑间化，白露降，民气和平，其病满身重。

戊午太一天符，其运炎暑，其化暄曜郁燠，其变炎烈沸腾，其病上热血溢。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夫气之所至也，厥阴所至为和平，少阴所至为暄，太阴所至为埃溽，少阳所至为炎暑，阳明所至为清劲，太阳所至为寒雾，时化之常也。

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溏泄，传为赤沃。

Word: 圣人

Times: 33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唯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万物不失，生气不竭。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道者，圣人之行，愚者佩之。

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故圣人转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

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

余愿闻邪气之在经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对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

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

岐伯曰：此所谓圣人易语，良马易御也。

帝曰：余非圣人之易语也，世言真数开人意，今余所访问者真数，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

帝曰：其久病者，有气从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圣人之问也！故圣人遇之，和而不争。

帝曰：至哉圣人之道！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圣人之术，为万民式，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按循医事，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汝知之乎？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闻五过与四德，比类形名，虚引其经，心无所对。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是以圣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论，取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

圣人之为道也。

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脓，小针能取之乎？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

夫至使身被痛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痛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脓已成，不予见；为之奈何？岐伯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故圣人弗使已成，而明为良方，着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予遭也。

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

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髭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黄帝曰：愿略闻其意，有贤人圣人，心能备而行之乎？少师曰：盖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阴阳和平之人。

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

故圣人避风，如避矢石焉。

黄帝曰：以针应九之数，奈何？岐伯曰：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

Word: 齿

Times: 37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

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

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曰：阳胜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以烦冤，腹满死，能冬不能夏。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上下不通而终矣。

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脉血气应地，人肝目应之九。

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齟齬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左刺右，右刺左。

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立已。

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痛，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痛，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少阴终者，面黑，齿长而垢，腹胀闭塞，上下不通而终矣。

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中，还出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

是动则病齿痛，颈肿。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頤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腘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濡骨髓者也，故骨不濡，则肉不能着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肉软却，故齿长而垢，发无泽；发无泽者，骨先死。

去腕三寸，别入太阳；其别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颊伤齿；其别者，入耳，合于宗脉。

实则龋聋；虚则齿寒痹隔。

齿未槁，取其少阴于阴股之络；齿已槁，死不治。

臂阳明，有入頤遍齿者，名曰大迎。

下齿龋，取之臂。

足太阳有入頤遍齿者，名曰角孙。

上齿龋，取之在鼻与頤前。

骨癰疾者，頤、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惋，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腰折，病病，齿噤也。

齿痛，不恶清饮，取足阳明；恶清饮，取手阳明。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

齿者，骨之所终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复出，知其走骨也。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

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疸也。

Word: 狂

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痹，搏阳则为巅疾，搏阴则为暗，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黄帝曰：黄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辄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阳交，交者死也。

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癲，芳草发狂。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则瘖，石之则狂，须其气并，乃可治也。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阳气重上，有余于上，灸之则阳气入阴，入则瘖；石之则阳气虚，虚则狂；须其气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

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

所谓甚则狂颠疾者，阳尽在上而阴气从下，下虚上实，故狂颠疾也。

病在诸阳脉，且寒且热，诸分且寒且热，名曰狂，刺之虚脉，视分尽热病已止。

血并于阴，气并于阳，故为惊狂。

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焮，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痙，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诸躁狂越，皆属于火。

若夫以为伤肺者，由失以狂也。

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

病益甚，取五脉者死，取三脉者悝；夺阴者死，夺阳者狂，针害毕矣。

夺阳者狂，正言也。

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

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不应数者，名曰狂生。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瘡、狂、癲疾、頭凶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踠（腩）、腳皆痛，小趾不用。

实则狂巅，虚则足不收，胫枯。

癲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

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

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颞。

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阴太阳阳明。

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

热病数惊，瘈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癲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厥心痛，与背相控，善瘕，如从后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先取京骨、昆仑，发狂不已，取然谷。

阳重脱者易狂，阴阳皆脱者，暴死，不知人也。

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泻之。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痺；邪入于阳，转则为癲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瘖；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Word: 疫

Times: 29

明其奥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

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

布天有余，而失守上正，天地不合，即律吕音异，如此即天运失序，后三年变疫。

如此则天运化易，三年变大疫。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近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

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疔，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

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

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煨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民病温疫早发，咽嗑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

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瞳翳，化疫，温疔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燥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民病风厥涎潮，偏痺不随，胀满；久而伏郁，即黄埃化疫也。

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疔，乃化作伏热内烦，痺而生厥，甚则血溢。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冰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帝曰：余闻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经纬天地，数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

癸巳相会，土运太过，虚反受木胜，故非太过也，何以言土运太过，况黄钟不应太室，木即胜而金还复，金既复而少阴如至，即木胜如火而金复微，如此则甲巳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详乎太乙。

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

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应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迁正，而庚辰太阳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运亦小虚而小胜，或有复，后三年化疠，名曰水疠，其状如水疫。

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且三年化疠，名曰金疠，其状如金疫也。疫至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

后三年化疠，名曰木疠，其状如风疫也。

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

Word: 悲

Times: 47

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衄泄，故气上矣。

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刺阳明于前三痛，上下和之出血，秋无见血。

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痛上拂拂然，甚则悲以恐，刺飞阳之脉，在内踝上五寸，少阴之前，与阴维之会。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

帝曰：神有余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余则笑不休，神不足则悲。

帝曰：阴之生虚奈何？岐伯曰：喜则气下，悲则气消，消则脉虚空，因寒饮食，寒气熏满，则血泣气去，故曰虚矣。

善悲惊不乐，刺如右方。

怒伤肝，悲胜怒；风伤肝，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霖，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嗑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厥阴所至为纡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血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痊，病之常也。

刺毕，静神七日，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而其气复散也，人欲实肺者，要在息气也。

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鼽嚏，嗑干，手坼皮肤燥。

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痛疡，民病厥心痛，呕血泄衄，善悲时眩仆。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啰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

是以悲哀则泣下，泣下水所由生。

夫水之精为志，火之精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

故谚言曰：心悲名曰志悲。

是以俱悲则神气传于心精，上不传于志而志独悲，故泣出也。

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

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

神不慈则志不悲，阴阳相持，泣安能独来。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

合折，即气绝而喜悲。

悲者取之厥阴，视有余不足。

因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心藏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

邪在心，则病心痛，喜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厥头痛，头脉痛，心悲，善泣，视头动脉反盛者，刺尽去血，后调足厥阴。

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惋，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

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Word: 𩇛

Times: 32

故春善病𩇛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跷，春不𩇛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𩇛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𩇛腹肿也。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𩇛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目外各一，𩇛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掖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手少阳脉气所发者三十二穴：𩇛骨下各一，眉后各一，角上各一，下完骨后各一，项中足太阳之前各一，侠扶突各一，肩贞各一，肩贞下三寸分间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故曰：冬取井荥，春不𩇛衄。

邪客于足阳明之经，令人𩇛衄上齿寒，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左刺右，右刺左。

白露早降，收杀气行，寒雨害物，虫食甘黄，脾土受邪，赤气后化，心气晚治，上胜肺金，白气乃屈，其谷不成，咳而𩇛，上应荧惑、太白星。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炼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脊重𩇛嚏，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瞽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𩇛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大暑以行，咳嚏𩇛衄鼻塞，曰疡，寒热肘肿。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𩇛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𩇛衄鼻塞，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𩇛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民病热中，眇瞑血溢，脓疮咳呕，𩇛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𩇛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民病寒热，嗌干黄瘁，𩇛衄饮发。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穰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𩇛尻阴股膝腠腓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浮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瘕暴死，阳明所至为𩇛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瞽郁注下，瘕肿胀，呕𩇛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𩇑嚏，嗌干，手坼皮肤燥。

民病寒热，𩇑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

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𩇑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肘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肘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𩇑衄，病本于肺。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痛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𩇑衄，善悲时眩仆。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𩇑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𦐇噫。

少阴司天，客胜则𩇑嚏颈项强，肩背脊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𩇑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𩇑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瘡、狂、癲疾、頭凶項痛，目黄、淚出，𩇑衄，項、背、腰、尻、膕踠（𦐇）、腳皆痛，小趾不用。

实则𩇑窒，头背痛；虚则𩇑衄。

Word: 溺

Times: 32

厥阴终者，中热嗌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溺黄赤安卧者，黄疸。

急虚身中卒至，五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胞移热于膀胱，则癃溺血。

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

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

少阴之厥，则口干溺赤，腹满心痛。

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涩之病也。

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

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满。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

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民病痹厥，阴痿，失溺，腰膝皆痛，温疟晚发。

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

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脓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少阳在泉，客胜则腰腹痛而反恶寒，甚则下白溺白；主胜则热反上行而客于心，心痛发热，格中而呕。

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溺人，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

三焦者，足少阳太阳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滑甚为疝；微滑为遗溺。

厥阴终者，中热溢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衄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天寒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

盛则胀满，寒中，食不化，虚则热中、出糜、少气、溺色变，紧则痛痹，代则乍痛乍止。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九窍

Times: 15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失之则内闭九窍，外壅肌肉，卫气散解，此谓自伤，气之削也。

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

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其气九州九窍，皆通乎天气。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故一针皮，二针肉，三针脉，四针筋，五针骨，六针调阴阳，七针益精，八针除风，九针通九窍，除三百六十五节气，此之谓各有所主也。

九窍三百六十五。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帝曰：三阳者，至阳也，积并则为惊，病起疾风，至如石辟砺，九窍皆塞，阳气滂溢，干嗌喉塞。

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脉软而动，九窍皆沉。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腠；地有十二经水，

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萁，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Word: 脑

Times: 37

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支八溪之朝夕也。

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藏，或以肠胃为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藏？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脑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

帝曰：人有病头痛以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病名曰厥逆。

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髓空在脑后三分，在颅际锐骨之下，一在断基下，一在项后中复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风府上。

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凶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太阳之胜，凝凜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

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

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腠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脾枢，循脾外，从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趾外侧。

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

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热病面青，脑痛，手足躁，取之筋间，以第四针于四逆；筋瞤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

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

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

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

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有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者也。

黄帝曰：足之阳明，何因而动？岐伯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颞，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别走于阳明者也。

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

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

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

阳留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

Word: 浊

Times: 46

寒气生浊，热气生清。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

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

夫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气之所生也，其气象天，故泻而不藏，此受五藏浊气，名曰传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输泻者也。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

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

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浊气在中，清气在下。

故针陷脉则邪气出，针中脉则浊气出，针太深则邪气反沉、病益。

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言寒温不适，饮食不节，而病生于肠胃，故命曰浊气在中也。

针陷脉，则邪气出者取之上，针中脉则浊气出者，取之阳明合也。

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

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

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知，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

黄帝曰：何为逆而乱，岐伯曰：清气在阴，浊气在阳，营气顺脉，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于胸中，是谓大悞。

此言气之滑涩，血水清浊，行之逆顺也。

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

黄帝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气浊（滑），疾泻之则气竭焉。

黄帝曰：循拙决冲，奈何？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黄帝曰：刺血络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浊者，何也？血出清而半为汁者，何也？拔针而肿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苍苍者，何也？拔针而面色不变而烦惋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动摇者，何也？愿闻其故。

血气俱盛而阴气多者，其血滑，刺之则射；阳气蓄积，久留而不泻者，其血黑以浊，故不能射。

黄帝曰：余闻十二经脉，以应十二经水者，其五色各异，清浊不同，人之血气若一，应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气，苟能若一，则天下为一矣，恶有乱者乎？黄帝曰：余问一人，非问天下之众。

黄帝曰：愿闻人气之清浊。

岐伯曰：受谷者浊，受气者清。

清者注阴，浊者注阳。

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

清浊相干，命曰乱气。

黄帝曰：夫阴清而阳浊，浊者有清，清者有浊，清浊别之奈何？岐伯曰：气之大别，清者上注于肺，浊者下走于胃。

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黄帝曰：诸阳皆浊，何阳浊甚乎？岐伯曰：手太阳独受阳之浊，手太阴独受阴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窍，其浊者下行诸经。

诸阴皆清，足太阴独受其浊。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气滑，浊者其气涩，此气之常也。

故刺阴者，深而留之；刺阳者，浅而疾之；清浊相干者，以数调之也。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黄帝曰：常候阙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

沉浊为内，浮泽为外。

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别其三形，血之多少，气之清浊，而后调之，治无失常经。

两泻其血脉，浊气乃避。

黄帝曰：治人之五态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

Word: 败

Times: 37

故阳畜积病死，而阳气当隔，隔者当泻，不亟正治，粗乃败之。

所谓阴者，真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

此十二经之所败也。

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哆噫。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啞。

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

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

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

病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疔风，或名曰寒热。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邪之始入于皮也，泐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腠，留于节奏，必将为败。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帝曰：何谓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成败倚伏游乎中何也？岐伯曰：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帝曰：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

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

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

病小针大，气泻太甚，疾必为害；病大针小，气不泄泻，亦复为败。

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脉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败？岐伯曰：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

黄帝曰：余已闻逆顺，调之奈何？岐伯曰：审守其俞，而调其虚实，无犯其害，顺者得复，逆者必败。

凡此诸胀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顺，针数不失，泻虚补实，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羸之所败，谓之天命；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也，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

得之，生神之理，可着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五色各见其部，察其浮沉，以知浅深；察其泽夭，以观成败；察其散搏，以知远近；视色上下，以知病处；积神于心，以知往今。

此皆蠹之所败，工之所失，其形气无过焉。

太阳之人，居处于于，好言大事，无能而虚说，志发乎四野，举措不顾是非，为事如常自用，事虽败，而常无悔，此太阳之人也。

少阴之人，多阴少阳，小胃而大肠，六腑不调，其阳明脉小，而太阳脉大，必审调之，其血易脱，其气易败也。

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

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藏伤故死矣。

发于胁，名曰败疵。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四支

Times: 29

故春气者病在头，夏气者病在藏，秋气者病在肩背，冬气者病在四支。

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支，浊阴归六府。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结阳者，肿四支。

诸脉者皆属于目，诸髓者皆属于脑，诸筋者皆属于节，诸血者皆属于心，诸气者皆属于肺，此四支八溪之朝夕也。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

帝曰：人有四支热，逢风寒如炙如火者何也？岐伯曰：是人者，阴气虚，阳气盛，四支者阳也，两阳相得而阴气虚少，少水不能灭盛火，而阳独治，独治者不能生长也，独胜而止耳，逢风而如炙如火者，是人当肉烁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脾痹者，四支解堕，发咳呕汁，上为大塞。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云门、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泻四支之热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形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余则腹胀泾溲不利，不足则四支不用。

甚则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痠，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不举。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霪之复，其害四维，其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胪胀，痈痹呕逆，痠痲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症，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雷公曰：于此有人，四支解堕，喘咳血泄，而愚诊之，以为伤肺，切脉浮大而紧，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轻，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众多，与此病失矣。

四支解堕，此脾精之不行也。

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支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阴脉沉，胜肺伤脾，外伤四支。

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腕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支别离。

粗守关者，守四支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

Word: 咽

Times: 38

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嗑，治之以百药。

故喉主天气，咽主地气，故阳受风气，阴受湿气。

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痹。

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

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云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肾有久痛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饥舌下津令无数。

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民病温疫早发，咽嗑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

民皆错倦，夜卧不安，咽乾引饮，懊热内烦，天清朝暮，暄还复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天清薄寒，远生白气。

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痼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咽喉干燥，病在土脾。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取之三里也。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腓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吞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膈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膈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嗑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足少阳之正，绕髀入毛际，合于厥阴，别者入季胁之间，循胸里属胆，散之上肝，贯心以上挟咽，出颐颌中，散于面，系目系，合少阳于外眦也。

足阳明之正，上至脾，入于腹里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頰，还系目系，合于阳明也。

足太阴之正，上至脾，合于阳明，与别俱行，上结于咽，贯舌中，此为三合也。

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

黄帝曰：五藏之气，阅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节知而阅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为之盖，巨肩陷咽，候见其外。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

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浊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浊者，则下行。

肺小则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则出，吸则入。

黄帝曰：足之阳明，何因而动？岐伯曰：胃气上注于肺，其悍气上冲头者，循咽，上走空窍，循眼系，入络脑，出颞，下客主人，循牙车，合阳明，并下人迎，此胃气别走于阳明者也。

黄帝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少师答曰：咽喉者，水谷之道也。

形苦志苦，病生于咽喝，治之以甘药。

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

Word: 盛衰

Times: 29

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黄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脉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无后其时。

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

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荣输，余知之矣。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痛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渐少之。

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

何谓气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区曰：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

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

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

帝曰：愿闻天道六六之节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纪。

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时，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邪则变甚，正则微。

帝曰：迟速往复，风所由生，而化而变，故因盛衰之变耳。

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

胜复盛衰，不能相多也。

故曰：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

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岐伯曰：气用有多少，化治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

帝曰：愿闻同化何如？岐伯曰：风温春化同，热曛昏火夏化同，胜与复同，燥清涸露秋化同，云雨昏暝埃长夏化同，寒气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运六气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

帝曰：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愿闻其约奈何？岐伯曰：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

寒暑温凉盛衰之用，其在四维。

此胜复相薄，盛衰之节，疟亦同法。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

故用针者，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也。

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

Word: 小便

Times: 30

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气时热，时热从胸背上至头，汗出手热，口干苦渴，小便黄，目下肿，腹中鸣，身重难以行，月事不来，烦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则咳甚，病名曰风水，论在《刺法》中。

小便黄者，少腹中有热也。

足厥阴之症，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肺之雍，喘而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

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炁病已。

脾病身痛体重，一日而胀，二日少腹腰脊痛，胫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

肾病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三日腹胀，三日两胁支痛，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昃。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暴热至，土乃暑，阳气郁发，小便变，寒热如疟，甚则心痛，火行于稿，流水不冰，蛰虫乃见。

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黧衄嚏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民病淋洩，目系转，转筋，喜怒，小便赤。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少阳不退位，即热生于春，暑乃后化，冬温不冻，流水不冰，蛰虫出见，民病少气，寒热更作，便血，上热，小腹坚满，小便赤沃，甚则血溢。

民病饮积，心痛，耳聩浑浑惛惛，嗌肿喉痹，阴病血见，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项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脘如结，臌如别。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三焦病者，腹气满，小腹尤坚，不得小便，窘急，溢则水留，即为胀。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

其病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去欠），小便遗数。

黄帝曰：人饮酒，酒亦入胃，谷未熟，而小便独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谷之液也。

小腹肿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

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

小腹满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时寒热，小便不利，取足厥阴。

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Word: 柔

Times: 46

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

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平脾脉来，和柔相离，如鸡践地，曰脾平，长夏以胃气为本。

肺移热于肾，传为柔广至。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摠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

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气为柔，在藏为肝。

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肋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疹痈座，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争，其动暴折疡疰，其德雾露萧飏，其变肃杀雕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徵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槁，邪伤肺也。

甲戌岁会（同天符）其运阴埃，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湿下重。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重泽，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体重、浮肿、痞饮。

其运阴雨，其化柔润时雨，其变震惊飘骤，其病中满身重。

长川草偃，柔叶呈阴，松吟高山，虎啸岩岫，怫之先兆也。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平乎？岐伯曰：深乎哉问！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

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疔，即刺法皆如此矣。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

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疔，名曰金疔，其至待时也。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近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

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疔，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

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

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良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且三年化疔，名曰金疔，其状如金疫也。

又只如壬至午，且应交司而治之，即下丁酉未得迁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阳未得退位者，见丁壬不合德

也，即丁柔干失赐，亦木运小虚也，有小胜小复。

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者，见戊癸亥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疠，名曰火疠也。

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司气为黔化，间气为柔化。

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羸，而后取之也。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瘵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瘵。

黄帝曰：何以知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腠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瘵。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令人悦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悦心。

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

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击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

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

其状大，痛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其柔，乃石之者，生。

Word: 衣

Times: 35

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

乳之下其动应衣，宗气泄也。

病在心，愈在长夏，长夏不愈，甚于冬，冬不死，持于春，起于夏，禁温食热衣。

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于春，春不死，持于夏，起于长夏，禁温食饱食湿地濡衣。

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

病在肾，愈在春，春不愈，甚于长夏，长夏不死，持于秋，起于冬，禁犯焠热食温炙衣。

病甚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所上之处，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

帝曰：其弃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

诸治热病，以饮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处，身寒而止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

身寒如从水中出。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胁痛不得息，咳而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咳者温衣饮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复刺如法。

天寒则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

以此观之，刺布衣者，深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气慄悍滑利也。

黄帝曰：刺寒痹内热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焮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

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贲向腹胀，是为肝厥。

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饮食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

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

黄帝问于少俞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问何急？黄帝曰：愿尽闻之。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卫，奈何？岐伯曰：固有五卫，一曰振埃，二曰发蒙，三曰去爪，四曰彻衣，五曰解惑。

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蒙者，刺腑俞，去腑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俞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卫言彻衣，夫子乃言尽刺诸阳之奇俞，未有常处也。

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于其天府大杼三痕，又刺中膻，以去其热，补足手太阴，以去其汗，热去汗稀，疾于彻衣。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忧

Times: 36

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

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

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

五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

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

五精所并：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是谓五并，虚而相并者也。

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

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鬼臾区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

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帝曰：其善恶何谓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

离绝菀结，忧恐喜怒，五藏空虚，血气离守，工不能知，何术之语。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夫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

黄帝曰：邪之中人脏奈何？岐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气之病先后，外内之应奈何？伯高答曰：风寒伤形，忧恐忿怒伤气；气伤脏，乃病脏，寒伤形，乃应形；风伤筋脉，筋脉乃应。

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悞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心小则安，邪弗能伤，易伤以忧；心大则忧，不能伤，易伤于邪。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

黄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胜色，色胜形者，至其胜时年加，感则病行，失则忧矣。

黄帝曰：其形色相当胜之时，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岁，十六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四十三岁、五十二岁、六十一岁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则病行，失则忧矣，当此之时，无为奸事，是谓年忌。

卒然中处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黄帝问于少师曰：人之卒然忧恚，而言无音者，何道之塞？何气出行？使音不彰？愿闻其方。

五并：精气并肝则忧，并心则喜，并肺则悲，并肾则恐，并脾则畏，是谓五精之气，并于脏也。

Word: 唇

Times: 34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下阴别一，目下各一，下唇一，断交一。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缪传引上齿，齿唇寒痛，视其手背脉血者去之，足阳明中指爪甲上一痛，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痛，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味。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頤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頤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腘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腘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胛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腘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颤，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唇舌者，肌肉之本也。

脉不荣，则肌肉软；肌肉软，则舌萎人中满；人中满，则唇反；唇反者，肉先死。

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

肌寒热者，肌痛，毛发焦而唇槁腊。

热病先身涩倚而热，烦惋，干唇口溢，取之皮，以第一针，五十九；肤胀口干，寒汗出，索脉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厥胸满面肿，唇漯漯然，暴言难，甚则不能言，取足阳明。

少阴气至则啮舌，少阳气至则啮颊，阳明气至则啮唇矣。

岐伯曰：脾者，主为卫，使之迎粮，视唇舌好恶，以知吉凶。

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大小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

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唇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肾之官也。

故肺病者，喘息鼻张；肝病者，眦青；脾病者，唇黄；心病者，舌卷短，颧赤；肾病者，颧与颜黑。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

黄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

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

唇坚者，脾坚；唇大而不坚者，脾脆。

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冲任之脉，不荣口唇，故须不生焉。

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伤其冲脉，血泻不复，皮肤内结，唇口内荣故须不生。

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尝被伤，不脱于血，然其须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冲不盛、宗筋不成，有气无血，唇口不荣，故须不生。

口唇者，声音之扇也。

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益燥，饮食不让美恶。

Word: 海

Times: 41

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

帝曰：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

故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

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阳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阳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

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

手太阳小肠者，上合手太阳，出于少泽，少泽，小指之端也，为井金；溜于前谷，前谷，在手外廉本节前陷者中也，为荥；注于后溪，后溪者，在手外侧本节之后也，为俞；过于腕骨，腕骨，在手外侧腕骨之前，为原；行于阳谷，阳谷，在锐骨之下陷者中也，为经；入于小海，小海，在肘内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为合。

手太阳根于少泽，溜于阳谷，注于小海，入于天窗，支正也。

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

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泻也。

岐伯曰：六府者，胃为之海，庞骸、大颈、张胸，五谷乃容。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夫十二经脉者，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

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经水。

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

黄帝曰：以人应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气海，有水谷之海，凡此四者，以应四海也。

黄帝曰：远乎者，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闻应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阴阳表里输所在，四海定矣。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黄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败？岐伯曰：得顺者生，得逆者败；知调者利，不知调者害。

黄帝曰：四海之逆顺奈何？岐伯曰：气海有余者，气满胸中，惋息面赤；气海不足，则气少不足以言。

血海有余，则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狭然不知其所病。

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

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岐伯曰：水谷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黄帝曰：少阴之脉独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冲脉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

胃之清气，上出于口；肺之浊气，下注于经，内积于海。

黄帝曰：愿闻谷气有五味，其入五脏，分别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皆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出于肺，循咽喉，故呼则出，吸则入。

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

海之所行云气者，天下也。

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膻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知解结，知补虚泻实，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

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

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着，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

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Word: 寿

Times: 33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寿过度，气脉常通，而肾气有余也。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数，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虽寿，能生子也。

黄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

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其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

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

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

五色精微象见矣，其寿不久也。

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

帝曰：其于寿夭何如？岐伯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

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势使然也。

帝曰：其有寿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

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阴阳更胜，气之先后，人之寿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气矣。

谓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

皮与肉相果则寿，不相果则夭，血气经络胜形则寿，不胜形则夭。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

形充而大肉胕坚而有分者肉坚，肉坚则寿矣；形充而大肉无分理不坚者肉脆，肉脆则夭矣。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生死。

黄帝曰：余闻寿夭，无以度之。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故五十营备，得尽天地之寿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然有其独尽天寿，而无邪僻之病，百年不衰，虽犯风雨卒寒大暑，犹有弗能害也；有其不离屏蔽室内，无怵惕之恐，然犹不免于病，何也？愿闻其故。

然非余之所问也，愿闻人之有不可病者，至尽天寿，虽有深扰大恐，怵惕之志，犹不能减也，甚寒大热，不能伤也；其有不离屏蔽室内，又无怵惕之恐，然不免于病者，何也？愿闻其故。

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

黄帝曰：人之寿夭各不同，或夭寿，或卒死，或病久，愿闻其道。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黄帝曰：其不能终寿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

Word: 争

Times: 31

阳不胜其阴，则五藏气争，九窍不通。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一阳独啸，少阳厥也，阳并于上，四脉争张，气归于肾，宜治其经络，泻阳补阴。

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

心热病者，先不乐，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无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气逆则壬癸死，刺手少阴太阳。

脾热病者，先头重颊痛，烦心颜青，欲呕身热，热争则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满泄，两颌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气逆则甲乙死，刺足太阴、阳明。

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气逆则丙丁死，刺手太阴阳明，出血如大豆，立已。

肾热病者，先腰痛酸，苦渴数饮，身热，热争则项痛而强，寒且酸，足下热，不欲言，其逆则项痛员员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气逆则戊己死，刺足少阴太阳，诸汗者，至其所胜日汗出也。

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阳之脉色也。

少阳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日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

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

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

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所谓强上引背者，阳气大上而争，故强上也。

所谓胫肿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阳之阴也，阳者衰于五月，而一阴气上，与阳始争，故胫肿而股不收也。

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

审平之纪，收而不争，杀而无犯，五化宣明。

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争，其动暴折疡疰，其德雾露萧飏，其变肃杀雕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徵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槁，邪伤肺也。

四之气，风湿交争，风化为雨，乃长乃化乃成。

故圣人遇之，和而不争。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胀干肿上。

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瘅而为肘肿。

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疠，乃化作伏热内烦，瘕而生厥，甚则血溢。

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故曰：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则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把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不奇，故知起时。

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
五曰铍针，取法于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主大痈脓，两热争者也。

Word: 弦

Times: 25

鼓一阳曰钩，鼓一阴曰毛，鼓阳胜急曰弦，鼓阳至而绝曰石，阴阳相过曰溜。
夫脉者，血之府也，长则气治，短则气病，数则烦心，大则病进，上盛则气高，下盛则气胀，代则气衰，细则气少，涩则心痛，浑浑革至如涌泉，病进而色弊，绵绵其去如弦绝，死。
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无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
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无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
所谓脉不得胃气者，肝不弦肾不石也。
死肝脉来，急益劲，如新张弓弦，曰肝死。
黄帝问曰：春脉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对曰：春脉者肝也，东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生也。
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泽，毛折，乃死。
五脉应象：肝脉弦，心脉钩，脾脉代，肺脉毛，肾脉石，是谓五藏之脉。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啾。
厥阴之脉令人腰痛，腰中如张弓弩弦，刺厥阴之脉，在腠踵鱼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痛。
肾肝并沉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惊。
脉至如弦缕，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
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钩，太阴之至其脉沉，少阳之至大而浮，阳明之至短而涩，太阳之至大而长。
《脉要》曰：春不沉，夏不弦，冬不涩，秋不数，是谓四塞。
沉甚曰病，弦甚曰病，涩甚曰病，数甚曰病，参见曰病，复见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哆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夫浮而弦者，是肾不足也。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
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灵至以病皆死。
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
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去如弦绝，令左属右，其气故止，外门已闭，中气乃实，必无留血，急取诛之。
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脉弦也，赤者，其脉钩也，黄者，其脉代也，白者，其脉毛，黑者，其脉石。
诊视其脉大而弦急，及绝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

Word: 决

Times: 42

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
凡十一藏，取决于胆也。

诊病之始，五决为纪，欲知其始，先建其母。

所谓五决者，五脉也。

余欲临病人，观死生，决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闻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

帝曰：愿闻天地之至数，合于人形血气，通决死生，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

瞳子高者太阳不足，戴眼者太阳已绝，此决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

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帝曰：阳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阳气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曰阳厥。

《金匱》者，决死生也。

夫肝者，中之将也，取决于胆，咽为之使。

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

胆者，中正不官，决断出焉，可刺足少阳之源。

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刺三焦之源。

夫伤肺者，脾气不守，胃气不清，经气不为使，真藏坏决，经脉傍绝，五藏漏泄，不衄则呕，此二者不相类也。

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

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

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

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气而视寿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气，而后以临病人，决生死。

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目眦外决于面者，为锐眦；在内近鼻者，为内眦；上为外眦，下为内眦。

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

循拙决冲，而经可通也。

黄帝曰：临深决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气浊（滑），疾泻之则气竭焉。

黄帝曰：循拙决冲，奈何？岐伯曰：血浊气涩，疾泻之，则经可通也。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

其结络者，脉结血不和，决之乃行，故曰：气有余于上者，导而下之，气不足于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于经隧，乃能持之，寒与热争者，导而行之，其宛陈血不结者，则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则血气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约毕也。

黄帝曰：决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视之，其中有赤脉，上下贯瞳子，见一脉，一岁死；见一脉半，一岁半死；见二脉，二岁死；见二脉半，二岁半死；见三脉，三岁而死。

此所谓决渎壅塞，经络大通，阴阳和得者也。

因视目之五色，以知五脏，而决死生。

寒与热争，能合而调之，虚与实邻，知决而通之，左右不调，把而行之，明于逆顺，乃知可治，阴阳

不奇，故知起时。

Word: 变化

Times: 27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

至道在微，变化无穷，孰知其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化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

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

病之变化，不可胜数。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下经》者，言病之变化也。

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是故邪气者，常随四时之气血而入客也，至其变化不可为度，然必从其经气，辟除其邪，除其邪则乱气不生。

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

帝曰：何谓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通于人气之变化者，人事也。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可刺大肠之源。

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审五藏变化之病，五脉之应，经络之实虚，皮之柔羸，而后取之也。

何谓血？岐伯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

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也，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着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见难与痛，目转面盼，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

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桂，血气有输，骨有属。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变化，浮沉深浅，不可胜究，各在其处，病间者浅之，甚者深之，间者小之，甚者众之，随变而调气，故曰上工。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黄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

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

Word: 倾

Times: 29

夫五藏者，身之强也，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

经言气之盛衰，左右倾移，以上调下，以左调右，有余不足，补泻于菡输，余知之矣。

此皆荣卫之倾移，虚实之所生，非邪气从外入于经也。

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

岐伯曰：气血以并，阴阳相倾，气乱于卫，血逆于经，血气离居，一实一虚。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黄帝问曰：五运更治，上应天期，阴阳往复，寒暑迎随，真邪相薄，内外分离，六经波荡，五气倾移，太过不及，专胜兼并，愿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闻乎？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夫经络以通，血气以从，复其不足，与众齐同，养之和之，静以待时，谨守其气，无使倾移，其形乃彰，生气以长，命曰圣王。

故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取之其经。

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惋，刺足大趾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也，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着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

心端正，则和利难伤；心偏倾则操持不一，无守司也。

肺端正，则和利难伤；肺偏倾，则胸偏痛也。

肝端正，则和利难伤；肝偏倾，则胁下痛也。

脾端正，则和利难伤；脾偏倾，则善满善胀也。

肾端正，则和利难伤；肾偏倾，则苦腰尻痛也。

直下不举者，心端正；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背膺厚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胁骨偏举者，肝偏倾也。

唇上下好者，脾端正；唇偏举者，脾偏倾也。

耳好前居牙车者，肾端正；耳偏高者，肾偏倾也。

五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脏皆偏倾者，邪心而善盗，不可以为人平，反复言语也。

黄帝曰：上下有数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脏之气尽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输矣，此所谓夺其天气者也，非能绝其命而倾其寿者也。

故阴阳俱静俱动，若引绳相倾者病。

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蒙者，刺腑俞，去腑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尽刺诸阳之奇俞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Word: 膈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啰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脾脉急甚为痙瘛；微急为膈中，食饮入而还出，后沃沫。

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取之三里也。

故开折，则仓廩无所输，膈洞。

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

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膈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两骨之间，上入两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

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之交頤中，旁纳太阳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齿中，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却循颐后下廉，出大迎，循颊车，上耳前，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从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内廉，下挟脐，入气冲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里，下至气冲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下膝腘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别下入中趾外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趾间出其端。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趾之端，循趾内侧白肉际，过核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腓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上膝股内前廉，入腹，属脾，络胃，上膈，挟咽，连吞本，散舌下；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

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支者，从心系，上挟咽，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膈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下肘内，循臂内后廉，抵掌后锐骨之端，入掌内后廉，循小指之内，出其端。

小肠手太阳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两筋之间，上循臑外后廉，出肩解，绕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抵鼻，至目内眦，斜络于颧。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趾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内踝之后，别入跟中，以上腓（腓）内，出腓内廉，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肺出络心，注胸中。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胁，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膈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锐眦后；其支者，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下，加颊车，下颈，合缺盆，以下胸中，贯膈，络肝，属胆，循胁里，出气冲，绕毛际，横入髀厌中；其直者，从缺盆下腋，循胸，过季肋下合髀厌中，以下循髀阳，出膝外廉，下外辅骨之前，直下抵绝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趾次趾之间；其支者，别跗上，入大指之间，循大指歧骨内，出其端，还贯爪甲，出三毛。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腓内

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其实则支膈，虚则不能言。

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则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则散而去之。

肺小则脏安，无胁下之病；肝大则逼胃迫咽，迫咽则苦膈中，且胁下痛。

岐伯曰：背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间，心腧在五焦之间，膈腧在七焦之间，肝腧在九焦之间，脾腧在十一焦之间，肾腧在十四焦之间。

黄帝曰：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余已知之矣。

虫为下膈。

下膈者，食焮时乃出，余未得其意，愿卒闻之。

审皮肤之寒温滑涩，知其所苦，膈有上下，知其气所在。

Word: 厚

Times: 45

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

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

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

味厚则泄，薄则通。

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见于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

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

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岐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此之谓也。

故曰：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至所，此之谓也。

不适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黄帝曰：逆顺五体者，言人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涩，脉之长短，血之多少，经络之数，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形与气相任则寿，不相任则夭。

黄帝曰：夫经脉之大小，血之多少，肤之厚薄，肉之坚脆及腠之大小，可为量度乎？岐伯答曰：其可为度量者，取其中度也。

唇厚、人中长，以候小肠。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寒留于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

广肩腋项，肉薄厚皮而黑色，唇临临然，其血黑以浊，其气涩以迟。

黄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视其白黑，各为调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气和调，刺此者，无失常数也。

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

好肩背厚者，肺坚；肩背薄者，肺脆。

背膂厚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皮厚者，大肠厚，皮薄者，大肠薄；皮缓，腹里大者，大肠大而长；皮急者，大肠急而短；皮滑者，大肠直；皮肉不相离者，大肠结。

心应脉，皮厚者，脉厚，脉厚者，小肠厚；皮薄者，脉薄，脉薄者，小肠薄；皮缓者，脉缓，脉缓者，小肠大而长；皮薄而脉冲小者，小肠小而短。

脾应肉，肉坚大者，胃厚；肉么者，胃薄。

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濡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无约者，胆直；爪恶色黑多纹者，胆结也。

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麤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

黄帝曰：厚薄美恶，皆有形，愿闻其所病。

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

黄帝问于少俞曰：有人于此，并行并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问何急？黄帝曰：愿尽闻之。

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

其皮厚而肌肉坚者，长夏至而有虚风，不病矣。

其皮厚而肌肉坚者，必重感于寒，外内皆然，乃病。

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厚薄，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焮亦然。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黄帝曰：肤胀何以候之？岐伯曰：肤胀者，寒气客于皮肤之间，冬冬然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

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胫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是故厌小而疾薄，则发气疾，其开阖利，其出气易，其厌大而厚，则开阖难，其气出迟，故重言也。

黄帝曰：治人之五态奈何？少师曰：太阴之人，多阴而无阳，其阴血浊，其卫气涩，阴阳不和，缓筋而厚皮，不之疾泻，不能移之。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翘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百病

Times: 25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府，廕于肠胃。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始也，以针治之奈何？岐伯对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调其阴阳，不足则补，有余则泻。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五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血气，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是故守经隧焉。

夫阴阳逆从标本之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浅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

帝曰：诸阴之反，其脉何如？岐伯曰：脉至而从，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于本者，有生于标者，有生于中气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中气而得者，有取标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

夫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标与本，易而勿损，察本与标，气可令调，明知胜复，为万民式，天之道毕矣。

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

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

黄帝曰：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为定？岐伯答曰：四时之气，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气穴为定。

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卒恐。

黄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温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

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

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凡刺之理，经脉为始，营其所行，知其度量，内刺五脏，外刺六腑，审察卫气，为百病母，调其虚实，虚实乃止，泻其血络，血尽不殆矣。

雷公曰：小子闻风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湿之起也，别之奈何？黄帝曰：常候阙中，薄泽为风，冲浊为痹。

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

黄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变化，不可胜数，然皮有部，肉有桂，血气有输，骨有属。

黄帝问于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

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

Word: 眩

Times: 34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肋满。

热病先眩冒而热，胸肋满，刺足少阴少阳。

帝曰：有病胸肋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

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肝病头目眩胁支满，三日体重身痛，五日而胀，三日腰脊少腹痛，胫痠，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

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巅疾。

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

其运风，其化鸣紊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病眩掉目瞑。

其运风鼓，其化鸣紊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病掉眩支胁惊骇。

三之气，天政布，风乃时举，民病泣出耳鸣掉眩。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云两胁，鬲咽不通，食饮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也。

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冰气复热，赤风化疫，民病面赤、心烦、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热病欲作也。

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然。

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太阳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干肾。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痛疡，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衄衄，善悲时眩仆。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肋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厥阴之复，少腹坚满，里急暴痛，偃木飞沙，倮虫不荣，厥心痛，汗发呕吐，饮食不入，入而复出，筋骨掉眩清厥，其则入脾，食痹而吐。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阴司天，客胜则耳鸣掉眩，甚则咳；主胜则胸胁痛，舌难以言。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

邪在心，则病心痛，善悲时眩仆；视有余不足而调之其输也。

暴挛痹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风痹淫砾，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砾，烦心头痛，时呕时悞，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

目眩头倾，补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悞，刺足大趾间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

故气乱于心，则烦心密嘿，俛首静伏；乱于肺，则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乱于肠胃，是为霍乱；乱于臂胫，则为四厥；乱于头，则为厥逆，头重眩仆。

凡候此者，下虚则厥，下盛则热；上虚则眩，上盛则热痛。

所治者，头痛眩，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

独博独眩，披发长跪，俛而视之，后久之不已也。

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

Word: 纵

Times: 24

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皆纵，目眚绝系，绝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凡痹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

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

思相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故阳明确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

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消烁，赤沃下，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少阳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目系绝，一日半则死矣。

实则身尽痛，虚则百节尽皆纵。

其病足中指支胫转筋，脚跳坚，伏兔转筋，髀前踵，疝，腹筋急，引缺盆及颊，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

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季秋痹也。

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筋弛纵不收，阴痿不用。

焮刺者，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名曰季冬痹也。

舌纵涎下，烦惋，取足少阴。

脉癰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

揭唇者，脾高；唇下纵者，脾下。

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

是故膏人纵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虽脂不能大者。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愿闻持针之数，内针之理，纵舍之意，扞皮开腠理，奈何？脉之屈折，出入之处，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腑之输于身者，余愿尽闻其方。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

黄帝曰：持针纵舍，余未得其意也。

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

Word: 痺

Times: 25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痺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疔。

弗治，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发痺，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帝曰：消痺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帝曰：消痺虚实何如？岐伯曰：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凡治消痺、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

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症。

帝曰：瘧症何如？岐伯曰：瘧症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

其气不及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瘧症。

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瘧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气之溢也，名曰脾瘧。

帝曰：有病口苦，取阳陵泉，口苦者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胆瘧。

民病寒热，嗑干黄瘧，勲衄饮发。

四之气，溽暑湿热相薄，争于左之上，民病黄瘧而为肘肿。

小甚为多饮；微小为消瘧。

小甚为寒热；微小为消瘧。

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瘧。

黄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热消瘧，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瘧，或为寒热，或为留瘧，或为积聚。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瘧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瘧。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髀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瘧。

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瘧热中。

肾坚，则不病腰背痛；肾脆，则善病消瘧，易伤。

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过五章，瘧热消灭，肿聚散亡，寒痹益温，小者益阳；大者必去，请道其方。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瘧；邪入于阳，转则为癰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瘡；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二月丑不风，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温，民多寒热；四月巳不暑，民多瘧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

Word: 挛

Times: 28

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瘳，其治宜微针。

春刺秋分，筋挛，逆气环为咳嗽，病不愈，令人时惊，又且哭。

帝曰：诸痛肿筋挛骨痛，此皆安生？岐伯曰：此寒气之肿，八风之变也。

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脾移寒于肝，痛肿筋挛。

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

太阴厥逆，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

厥阴厥逆，挛腰痛，虚满前闭谵言，治主病者。

心脉满大，癰癧筋挛。

肝脉小急，癰癧筋挛。

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为故，刺分肉间，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

邪之始入于皮也，泐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应手如痛，刺之傍三

痛，立已。

复则埃郁，大雨且至，黑气乃辱，病鹜溏腹满，食饮不下，寒中肠鸣，泄注腹痛，暴挛痿痹，足不任身，上应镇星、辰星，玄谷不成。

运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满，手热肘挛掖肿，心澹澹大动，胸胁胃脘不安，面赤目黄，善噫嗝干，甚则色焱，渴而欲饮，病本于心。

甚则入肝，惊骇筋挛。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哆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痹为挛。

涩甚为溢饮；微涩为痙挛筋痹。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是动则病手心热，臂肘挛急，腋肿，甚则胸胁支满，心中憺憺大动，面赤，目黄，喜笑不休。

病实则肘挛，虚则不收。

其病小趾支跟肿痛，腠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

暴挛痙眩，足不任身，取天柱。

筋癰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

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拘挛也。

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搏于筋，则为筋挛；搏于脉中，则为血闭，不通则为痛。

Word: 五行

Times: 26

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

帝曰：何谓所胜？岐伯曰：春胜长夏，长夏胜冬，冬胜夏，夏胜秋，秋胜春，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藏。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

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歆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黄帝问曰：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何如而从？何如而逆？得失之意，愿闻其事。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因不知合之四时五行，因加相胜，释邪攻正，绝人长命。

藏俞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两傍各五，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犛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一穴，脐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二穴，膺俞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跷四穴，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髀厌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足太阳脉气所发者七十八穴：两眉头各一，入发至顶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其浮气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项中大筋两傍各一，风府两傍各一，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节十五间各一，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

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两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

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肾俞。

岐伯曰：头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诸阳之热逆也。

黄帝问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

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

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谓也，愿闻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动静，五行迁复，虽鬼臾区其上候而已，犹不能遍明。

夫变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纬虚，五行丽地。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岐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

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且以知天下，何以别阴阳，应四时，合之五行。

厥头痛，贞贞头重而痛，写头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

黄帝曰：经脉十二者，别为五行，分为四时，何失而乱？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时有分，相顺则治，相逆则乱。

黄帝曰：五行以东方为甲乙木主春。

今乃以甲为左手之少阳，不合于数，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阴阳也，非四时五行之以次行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闻气有逆顺，脉有盛衰，刺有大约，可得闻乎？伯高曰：气之逆顺者，所以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气之虚实有余不足；刺之大约者，必明知病之可刺，与其未可刺，与其已不可刺也。

言阴与阳，合于五行，五脏六腑，亦有所藏，四时八风，尽有阴阳。

Word: 脓

Times: 37

数动一代者，病在阳之脉也，泄及便脓血。

帝曰：肠澼下脓血何如？岐伯曰：脉悬绝则死，滑大则生。

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脓血，居肠胃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侠胃脘内痛，此久病也，难治。

邪溢气壅，脉热肉败，荣卫不行，必将为脓，内销骨髓，外破大腠，留于节奏，必将为败。

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膈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

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噎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故伤败结，留薄归阳，脓积寒炅。

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附。

铍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者，以泻分气；提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厘，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大甚为击仆；微大为疝气，腹里大脓血在肠胃之外。

涩甚为肠；微涩为内，多下脓血。

疾浅针深，内伤良肉，皮肤为痛；病深针浅，病气不泻，支为大脓。

病为大脓者，取以铍针。

一曰俞刺，俞刺者，刺诸经荣俞脏俞也；二曰远道刺，远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腑俞也；三曰经刺，经刺者，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四曰络刺，络刺者，刺小络之血脉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间也；六曰大泻刺，大泻刺者，刺大脓以铍针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肤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焮刺，焮刺者，刺焮针则取痹也。

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

耳聾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若有干聆聊，耳无闻也；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耳鸣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后取足。

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

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黄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脓已成，不予见；为之奈何？岐伯曰：脓已成，十死一生，故圣人弗使已成，而明为良方，着之竹帛，使能者踵而传之后世，无有终时者，为其不予遭也。

黄帝曰：其已有脓血而后遭乎？不导之以小针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痿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着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不得脓，脆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过痛者，取之其输泻之。

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着，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

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

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

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

五曰铍针，取法于剑锋，广二分半，长四寸，主大痈脓，两热争者也。

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腐肉，肉腐则为脓。

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藏伤故死矣。

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

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

色青，其状如谷实瓜楼，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十岁死，死后出脓。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其状不甚变，而痈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

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

Word: 饥

Times: 23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已食如饥者，胃疸。

帝曰：冬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解，脊脉痛而少气不欲言；其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

胃疸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干肾。

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

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鼽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腘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眈眈）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

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表里，足少阴阳明之经，肉清取荣，骨清取井、经也。

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

水谷之海有余，则腹满；水谷之海不足，则饥不受谷食。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岐伯曰：其着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小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满雷引，故时切痛，其着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

其着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

其着于肠胃之募原也，痛而外连于缓筋，饱食则安，饥则痛。

其着于膻筋，在肠后者饥则积见，饱则积不见，按之不得。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

Word: 坐

Times: 31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菀热，寒热独并于肾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

脉至如华者，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所谓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则目无所见者，万物阴阳不定未有主也，秋气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杀万物，阴阳内夺，故目无所见也。

坐而膝痛治其机。

坐而膝痛如物隐者，治其关。

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

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

人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即伤肾，肾为作强之官，伎巧出焉。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

此谓三阳直心，坐不得起，卧者便身全，三阳之病。

黄帝燕坐，召雷公而问之曰：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

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而问雷公曰：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贵？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藏最贵。

雷公致斋七日，旦复侍坐。

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

知丑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纪，诊道乃具，万世不殆。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滑甚为癰；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

出行来者，坐而休之，如行千里顷乃刺之。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眈眈）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

其小而短者，少气，甚者，泻之则闷，闷甚则仆，不得言，闷则急坐之也。

实则厥，虚则痿痹，坐不能起。

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钩钩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

此先师之所禁，坐私传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斋乎。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岐伯曰：振埃者，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愤瞋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恶埃烟，饲不得息，请言振埃，尚疾于振埃。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表里

Times: 19

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

太阳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取之下俞。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

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

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

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表里，足少阴阳明之径，肉清取荣，骨清取井、经也。

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泻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

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

足阳明太阴为里表，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

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Word: 疏

Times: 31

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人一呼脉四动以上曰死，脉绝不至曰死，乍疏乍数曰死。

太阳脉至，洪大以长；少阳脉至，乍数乍疏，乍短乍长；阳明脉至，浮大而短。

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

中部乍疏乍数者死。

其脉乍疏乍数乍迟乍疾者，日乘四季死。

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

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癰，目视夕，物疏豊，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发生之纪，是谓启陈，土疏泄，苍气达，阳和布化，阴气乃随，生气淳化，万物以荣。

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气调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从之，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气令调，则其道也。

雷公曰：臣治疏愈，说意而已。

以知五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数乍疏也。

人迎一盛，泻足少阳而补足厥阴，二泻一补，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人迎二盛，泻足太阳补足少阴，二泻一补，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人迎三盛，泻足阳明而补足太阴，二泻一补，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脉口一盛，泻足厥阴而补足少阳，二补一泻，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上气和乃止。

脉口二盛，泻足少阴而补足太阳，二补一泻，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验之，疏取之，上气和乃止。

脉口三盛，泻足太阴而补足阳明，二补一泻，日二取之，必切而验之，疏而取之，上气和乃止。

黄帝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内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

理者麤理，麤理而皮不致者，腠理疏。

背膂厚者，肺端正；胁偏疏者，肺偏倾也。

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先得其道，稀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

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

Word: 末

Times: 39

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草薹之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

今末世之刺也，虚者实之，满者泄之，此皆众工所共知也。

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

镵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者，以泻分气；提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厘，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治之者反取四末。

所谓五脏之气，已绝于外者，脉口气外绝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输，有留针以致其阴气，阴气至则阳气反入，入则逆，逆则死矣。

岐伯答曰：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

在足少阳之本末，亦视其脉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热者取阳陵泉。

阴者主脏，阳者主腑，阳受气于四末，阴受气于五脏，故泻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和气之方，必通阴阳。

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

脉之卒然动者，皆邪气居之，留于本末，不动则热，不坚则陷且空，不与众同，是以知其何脉之动也。

本节至其末，长四寸半。

痿厥为四末束挽，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必审按其本末，察其寒热，以验其脏腑之病。

必审察其本末之寒温，以验其脏腑之病。

伯高曰：皮之部，输于四末；肉之柱，有臂胫诸阳分肉之间，与足少阴分间；血气之输，输于诸络，气血留居，则盛而起，筋部无阴无阳，无左无右，候病所在；骨之属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脑者也。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风，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尤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

故络绝则径通，四末解则气从合，相输如环。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痿之本，皆在于脏，其末上出于颈腋之间，其浮于脉中，而未内着于肌肉，而外为脓血者，易去也。

黄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请从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绝其寒热。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节气者，出其悍气之慄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

黄帝曰：持针纵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经脉之本末，皮肤之寒热，脉之盛衰滑涩。

其本末尚热者，病尚在；其热以衰者，其病亦去矣。

审于本末，察其寒热，得邪所在，万刺不殆。

故为之治针，必以大其头而锐其末，令无得深入而阳气出。

故为之治针，必箝其身而员其末，令无得伤肉分，伤则气得竭。

故为之治针，必大其身而员其末，令可以按脉物陷，以致其气，令邪气独出。

故为之治针，必箝其身而锋其末，令可以泻热出血，而痼病竭。

故为之治针，必令其末如剑锋，可以取大脓。

故为之治针，必长其身，锋其末，可以取深邪远痹。

黄帝曰：针之长短有数乎？岐伯曰：一曰铁针者，取法于巾针，去末寸半，卒锐之，长一寸六分，主热在头身也。

四曰锋针，取法于絮针，其身，锋其末，长一寸六分，主痛热出血。

六曰员利针，取法于厘针，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内也，长一寸六分。

右手应立秋，其中戊申己未。

Word: 君

Times: 24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

愿闻地理之应六节气位何如？岐伯曰：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

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

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刚木早雕，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五之气，惨令已行，寒露下，霜乃早降，草木黄落，寒气及体，君子周密，民病皮肤。

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发郁，亦须待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炷。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可刺手少阴之源。

是故巳亥之岁，君火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厥阴未迁正，则少阴未得升天，水运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复作，冷生旦暮。

是故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运太过，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复作，天云惨凄。

木气虽有余，而位不过于君火也。

《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方制君臣何谓也？岐伯曰：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

脉动无常，散阴颇阳，脉脱不具，诊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发以下至颐，长一尺，君子终折。

今夫王公大人，临朝即位之君，而问焉，谁可扞循之，而后答乎？岐伯曰：身形肢节者，藏府之盖也，非面部之阅也。

阴阳和平之人，其状委委然，随随然，颀颀然，愉愉然，目旋目旋然，豆豆然，众人皆曰君子，此阴阳和平之人也。

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占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占在百姓。

Word: 亡

Times: 40

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

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

逆从倒行，标本不得，亡神失国。

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

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鬼臿区曰：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

帝曰：六位之气盈虚何如？岐伯曰：太少异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亡。

黄帝问曰：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真？愿闻刺法。

人病心虚，又遇群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可刺手少阳之所过，复刺心俞。

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可刺足阳明之所过，复刺脾之俞。

人肺病，遇阳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犯人，令人暴亡，可刺手阳明之所过，复刺肺俞。

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民病夭亡，脸肢府黄疸满闭。

黄帝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可得闻乎？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

神既失守，神光不聚，却遇火不及之年，有黑尸鬼见之，令人暴亡。

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巳年或甲午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

因而三虚，肾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却遇水不及之年，或辛未年，或丙午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见之令人暴亡。

神位失守，神光不聚，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巳年，或壬午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令人暴亡也。

已上五失守者，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

是以切阴不得阳，诊消亡，得阳不得阴，守学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后，故治不久。

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夫心者，五藏之专精也，目者其窍也，华色者其荣也，是以人有德也，则气和于目，有亡，忧知于色。

若存若亡。

神属勿去，知病存亡。

察后与先若亡若存者，言气之虚实，补泻之先后也，察其气之已下与常存也。

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敬之者昌，慢之者亡。

睹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复者，视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

少阴之人，小贪而贼心，见人有亡，常若有得，好伤好害，见人有荣，乃反愠怒，心疾而无恩，此少阴之人也。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黄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过五章，痺热消灭，肿聚散亡，寒痹益温，小者益阳；大者必去，请道其方。

不得脓，脆道更行，去其乡，不安处所乃散亡，诸阴阳过痛者，取之其输泻之。

此言气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是故谨候气之所在而刺之，是谓逢时。

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

Word: 固

Times: 38

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

岐伯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

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

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

帝曰：所谓言而可知者也，视而可见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尽有部，视其五色，黄赤为热，白为

寒，青黑为痛，此所谓视而可见者也。

帝曰：有病厥者，诊右脉沉而紧，左脉浮而迟，不然，病主安在？岐伯曰：冬诊之，右脉固当沉紧，此应四时，左脉浮而迟，此逆四时，在左当主病在肾，颇关在肺，当腰痛也。

故燥胜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固矣。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

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

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膝痛，寒湿推于气交而为疾也。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沉阴为白埃为晦暝，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悽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为立，令行之常也。

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煨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

诸厥固泄，皆属于下。

病在五脏固居者，取以锋针，泻于井荣分俞，取以四时。

其治以针艾，各调其经气，固其常有合乎。

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慄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从其道，故命曰漏泄。

岐伯曰：肝者，主为将，使之候外，欲知坚固，视目小大。

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

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腠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瘴。

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运四时，化五节者也；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者，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

心坚，则藏安守固；心脆则善病消瘴热中。

黄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坚，固不伤于四时之风；其皮薄而肉不坚，色不一者，长夏至而有虚风者，病矣。

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冲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慄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

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曰：余固不能数，故问先师愿卒闻其道，岐伯曰：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脏坚固，邪弗能容也。

故本俞者，皆因其气之虚实疾徐以取之，是谓因冲而泻，因衰而补，如是者，邪气得去，真气坚固，是谓因天之序。

邪气恶血，固不得住留。

少阴之人，其状清然窃然，固以阴贼，立而躁峻，行而似伏，此少阴之人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刺有五卫，奈何？岐伯曰：固有五卫，一曰振埃，二曰发蒙，三曰去爪，四曰彻衣，五曰解惑。

Word: 栗

Times: 26

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能夏不能冬。

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

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阳也，心二阳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曰骨痹，是人当挛节也。

黄帝问曰：夫痼症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症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痛；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夫症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

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快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症，漙漙然寒栗。

秋刺经脉，血气上逆，令人善忘；秋刺络脉，气不外行，令人卧不欲动；秋刺筋骨，血气内散，令人寒栗。

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霪，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

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疟、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瘞，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雾，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痛肿、疮疡、疟寒之疾，骨痠血便。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菥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鼯尻阴股膝腠腓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鼯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疟温淫，汗出，鼯衄，口喎，唇胗，颈肿，喉痹，大腹水肿，膝腠肿痛，循膺乳、气冲、股、伏兔、肝外廉、足跗上皆痛，中趾不用，气盛则身以前皆热，其有余于胃，则消谷善饥，溺色黄；气不足则身以前皆寒栗，胃中寒则胀满。

黄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补诸阳。

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

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脾黄色，宜食咸，大豆、猪肉、栗、藿皆咸。

上羽与大羽，同谷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阴藏肾，色黑味咸，时冬。

Word: 无常

Times: 24

帝曰：有不袭乎？岐伯曰：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谓气虚者，言无常也。

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

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致有风气也。

黄帝问曰：夫络脉之见也，其五色各异，青黄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对曰：经有常色而络无常变也。

帝曰：络之阴阳，亦应其经乎？岐伯曰：阴络之色应其经，阳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

夫邪客大络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与经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气无常处，不入于经俞，命曰缪刺。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痛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渐少之。

夫气之动乱，触遇而作，发无常会，卒然灾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气之动变，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灾变，不同其候也。

太虚苍埃，天山一色，或气浊色，黄黑郁若，横云不起雨，而乃发也，其气无常。

复已而胜何如？岐伯曰：胜至则复，无常数也，衰乃止耳。

曰：夫三阳天为业，上下无常，合而病至，偏害阴阳。

并于阴，则上下无常，薄为肠澼。

夫二火不胜三水，是以脉乱而无常也。

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干燥，病在土脾。

脉动无常，散阴颇阳，脉脱不具，诊无常行，诊必上下，度民君卿。

病在皮肤无常处者，取以镵针于病所，肤白勿取。

二日报刺，报刺者，刺痛无常处也。

心痛引小腹满，上下无常处，便溲难，刺足厥阴。

黄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脉者，盛坚横以赤，上下无常处，小者如针，大者如筋，则而泻之万全也，故无失数矣。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

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岐伯曰：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

Word: 鬲

Times: 24

腹满胀，支鬲胁肋，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阳明。

心烦头痛，病在鬲中，过在手巨阳、少阴。

中心者环死，中脾者五日死，中肾者七日死，中肺者五日死，中鬲者，皆为伤中，其病虽愈，不过一岁必死。

所谓从者，鬲与脾肾之处，不知者反之。

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

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鬲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

热病气穴：三椎下间主胸中热，四椎下间主鬲中热，五椎下间主肝热，六椎下间主脾热，七椎下间主肾热，荣在胝也。

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心移热于肺，传为鬲消。

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则因阴，必下脓血，上则迫胃脘，生鬲，侠胃脘内痛，此久病也，难治。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鬲育之上，中有父母，七节之傍，中有小心，从之有福，逆之有咎。

背胸邪系阴阳左右，如此其病前后痛涩，胸胁痛而不得息，不得卧，上气短气偏痛，脉满起斜出尻脉，络胸胁支心贯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癭，目视夕，物疏璽，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风行于地，尘沙飞扬，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

故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云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甚则耳鸣眩转，目不识人，善暴僵仆。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痼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鬲如寒，大风数举，裸虫不滋，

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胁肋，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逆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阳明司天，清复内余，则咳衄嗌塞，心鬲中热，咳不止而白血出者死。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脾腠足病，瞽热以酸，肘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胁肋，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Word: 妄

Times: 36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人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至而不至，此谓不及，则所胜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胜薄之也，命曰气迫。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

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帝曰：其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

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

上临少阴少阳，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病反谵妄狂越，咳喘息鸣，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渊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星。

民病身热烦心躁悸，阴厥上下中寒，谵妄心痛，寒气早至，上应辰星。

上临太阳，雨冰雪霜不时降，湿气变物，病反腹满肠鸣，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门绝者死不治，上应荧惑、辰星。

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动，无不应也。

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闵闵之当，孰者为良，妄行无征，示畏侯王。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痙，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嗌干引饮，及为心痛、痙肿、疮疡、疔寒之疾，骨痿血便。

岁宜以辛调上，以咸调下，畏火之气，无妄犯之。

厥阴所至为支痛，少阴所至为惊惑恶寒战栗谵妄，太阴所至为稽满，少阳所至为惊躁瞽昧暴病，阳明所至为鼽尻阴股膝脾腠胫足病，太阳所至为腰痛，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痙戾，少阴所至为悲妄衄血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少阳所至为喉痹耳鸣呕涌，阳明所至为皴揭，太阳所至为寝汗痙，病之常也。

愿闻司天未得迁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万化之或其皆妄，然与民为病，可得先除，欲济群生，愿闻其说。

少阳之胜，热客于胃，烦心心痛，目赤欲呕，呕酸善饥，耳痛溺赤，善惊谵妄，暴热消烁，草萎水

涸，介虫乃屈，少腹痛，下沃赤白。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噫。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是故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妄治时愈，愚心自得。

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

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

不察逆从，是为妄行，持雌失雄，弃阴附阳，不知并合，诊故不明，传之后世，反论自章。

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

补曰，随之随之，意若妄之。

凡刺之属，三刺至谷气，邪僻妄合，阴阳易居，逆顺相反，沉浮异处，四时不得，稽留淫泆须针而去。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喜惊、妄言、色黄；其上下之经盛而不行，则终矣。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

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颞。

请藏之灵兰之室，不敢妄出也。

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泻之。

Word: 飧

Times: 24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故冬不按跷，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胀。

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疟疾；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痺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疔。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痠，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灵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

久风入中，则为肠风飧泄。

肠痹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飧泄。

志有余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余则腹胀飧泄，不足则厥。

民病飧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上应岁星。

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上应岁星、镇星，其谷黔。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

帝曰：六气相胜奈何？岐伯曰：厥阴之胜，耳鸣头眩，愤愤欲吐，胃脘如寒，大风数举，倮虫不滋，胁气并，化而为热，小便黄赤，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肠鸣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则呕吐，鬲咽不通。

胀取三阳，飧泄取三阴。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飧泄补三阴之上，补阴陵泉，皆久留之，热行乃止。

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

其腹大胀，四末清，脱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是二逆也；咳溲血，形肉脱，脉搏，是三逆也；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是四逆也；咳呕，腹胀且飧泄，其脉绝，是五逆也。

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溲出糜。

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也。

故曰：冬伤于寒，春生病热；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肠僻，夏伤于暑，秋生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

Word: 弱

Times: 38

昔在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胍。

切脉动静而视精明，察五色，观五藏有余不足，六府强弱，形之盛衰，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

长夏胃微软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无胃曰死，软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

平肝脉来，软弱招招，如揭长竿末梢，曰肝平，春以胃气为本。

故其气来，软弱轻虚而滑，端直以长，故曰弦，反此者病。

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色黄青不泽，毛折，乃死。

形气相得，谓之可治；色泽以浮，谓之易已；脉从四时，谓之可治；脉弱以滑，是有胃气，命曰易治，取之以时。

黄帝问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痹也。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

臣闻夫子言，既明天元，须穷刺法，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写盛蠲余，令除斯苦。

医不能严，不能动神，外为柔弱，乱至失常，病不能移，则医事不行，此治之四过也。

是以形弱气虚死；形气有余，脉气不足死；脉气有余，形气不足生。

读着，皮肉宛腠而弱也。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

黄帝曰：刺婴儿奈何？岐伯曰：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刺此者，以豪刺，浅刺而疾拔针，日再可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消瘵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脏皆柔弱者，善病消瘵。

黄帝曰：何以知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髀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瘴。

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

黄帝曰：人之善病寒热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热。

长者，心下坚；弱小以薄者，心脆。

胸胁好者，肝坚；胁骨弱者，肝脆。

所谓经治者，饮药，亦曰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力无劳也。

黄帝曰：四时之风，病人如何？少俞曰：黄色薄皮弱肉者，不胜春之虚风；白色薄皮弱肉者，不胜夏之虚风；青色薄皮弱肉，不胜秋之虚风；赤色薄皮弱肉，不胜冬之虚风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少俞曰：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其于针石之痛火焮亦然。

令人悦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悦心。

尺肉弱者，解并，安卧脱肉者，寒热，不治。

正风者，其中人也浅，合而自去，其气来柔弱，不能胜真气，故自去。

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

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

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

Word: 劳

Times: 29

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将人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

劳汗当风，寒薄为皴，郁乃痼。

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

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摇体劳苦，汗出于脾。

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衄泄，故气上矣。

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

漏风之状，或多汗，常不可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息恶风，衣常濡，口干善渴，不能劳事。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

无刺大劳人，无刺新饱人，无刺大饥人，无刺大渴人，无刺大惊人。

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肘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

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

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

心出于中冲，中冲，手中指之端也，为井木；流于劳宫，劳宫掌中中指本节之内间也，为荥；注于大陵，大陵掌后两骨之间方下者也，为俞；行于间使，间使之道，两筋之间，三寸之中也，有过则至，无过则止，为经；入于曲泽，曲泽，肘内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为合。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

所谓经治者，饮药，亦曰灸刺，脉急则引，脉大以弱，则欲安静，用力无劳也。

有才，劳心少力多忧，劳于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

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此五久劳所病也。

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余每之东苑，未曾不惑，去之则复，余唯独为东苑劳神乎？何其异也？岐伯曰：不然也。

Word: 眚

Times: 25

其性为暄，其德为和，其用为动，其色为苍，其化为荣，其虫毛，其政为散，其令宣发，其变摧拉，其眚为陨，其味为酸，其志为怒。

其性为暑，其德为显，其用为躁，其色为赤，其化为茂，其虫羽，其政为明，其令郁蒸，其变炎烁，其眚燔炳，其味为苦，其志为喜。

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用为化，其色为黄，其化为盈，其虫倮，其政为谧，其令云雨，其变动注，其眚淫溃，其味为甘，其志为思。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气为成，在藏为肺，其性为凉，其德为清，其用为固，其色为白，其化为敛，其虫介，其政为劲，其令雾露，其变肃杀，其眚苍落，其味为辛，其志为忧。

其性为凜，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

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灼之复，其眚东，其藏肝，其病内舍胁肋，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肋，外在经络。

土不及，四维有埃云润泽之化，则春有鸣条鼓拆之政，四维发振拉飘腾之变，则秋有肃杀霖淫之复，其眚四维，其藏脾，其病内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

金不及，夏有光显郁蒸之令，则冬有严凝整肃之应，夏有炎烁燔燎之变，则秋有冰雹霜雪之复，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内舍膺肋肩背，外在皮毛。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踠膝。

今夫德化政令，灾眚变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动，其亦为之变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无妄

动，无不应也。

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即发也。

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气之祥，政令者气之章，变易者复之纪，灾害者伤之始，气相胜者和，不相胜者病，重感于邪则甚也。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霖，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铎禁督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岐伯曰：少阳司天，火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见燔炳，革金且耗。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鼽嚏，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土且隆，黄起水乃眚，土用革，体重肌肉萎，食减口爽，风行太虚，云物摇动，目转耳鸣。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鼽衄鼻塞，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帝曰：胜复之气，其常在也，灾害时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气化者，是谓灾也。

帝曰：当时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过非不及，则至当时，非是者眚也。

Word: 至阴

Times: 22

故背为阳，阳中之阳，心也；背为阳，阳中之阴，肺也；腹为阴，阴中之阴，肾也；腹为阴，阴中之阳，肝也；腹为阴，阴中之至阴，脾也。

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

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

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

身体小痛，刺至阴。

乘秋则肺先受邪，乘春则肝先受之，乘夏则心先受之，乘至阴则脾先受之，乘冬则肾先受之。

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为骨痹，以春遇此者为筋痹，以夏遇此者为脉痹，以至阴遇此者为肌痹，以秋遇此者为皮痹。

黄帝问曰：少阴何以主肾？肾何以主水？岐伯对曰：肾者至阴也，至阴者盛水也，肺者太阴也，少阴者冬脉也，故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帝曰：诸水皆生于肾乎？岐伯曰：肾者牝藏也，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阴。

敦阜之纪，是谓广化，厚德清静，顺长以盈，至阴内实，物化充成，烟埃朦郁，见于厚土，大雨时行，湿气乃用，燥政乃辟。

岁太阴在泉，草乃早荣，湿淫所胜，则埃昏岩谷，黄反见黑，至阴之交。

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肘。

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瀦水。

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

水宗者积水也，积水者至阴也，至阴者肾之精也。

阴中之至阴，脾也，其原出于太白，太白二。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腘中央，为合，委而取之。

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

足太阳根于至阴，溜于京骨，注于昆仑，入于天柱、飞扬也。

岐伯答曰：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在脉中，卫在脉外，营周不休，五十度而复大会，阴阳相贯，如环无端，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

其于五脏也，心为阳中之太阳，肺为阴中之少阴，肝为阴中少阳，脾为阴中之至阴，肾为阴中之太阴。

Word: 美

Times: 26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

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

岐伯曰：夫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故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邪客于手、足少阴、太阴足阳明之络，此五络皆会于耳中，上络左角，五络俱竭，令人身脉皆动，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内侧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后刺足心，后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痛，后刺手大指内侧，去端如韭叶，后刺手心主，少阴锐骨之端各一痛，立已，不已，以竹管吹其两耳，鬻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

岁火不及，寒乃大行，长政不用，物荣而下，凝惨而甚，则阳气不化，乃折荣美，上应辰星，民病胸中痛，胁支满，两胁痛，膺背肩胛间及两臂内痛，郁冒朦昧，心痛暴暗，胸腹大，胁下与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屈不能伸，髀腓如别，上应荧惑、辰星，其谷丹。

卑监之纪，是谓减化，化气不令，生政独彰，长气整，雨乃愆，收气平，风寒并兴，草木荣美，秀而不实，成而粃也。

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巅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

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敢美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

毫毛美而羸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黄帝曰：厚薄美恶，皆有形，愿闻其所病。

黄帝曰：其耐火煤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炳。

形于之人，比于上宫，似于上古黄帝，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行安地，举足浮。

黄帝曰：夫子之言脉之上下，血气之候似知形气，奈何？岐伯曰：足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髭美长，血少气多则髭短，故气少血多则髭少，血气皆少则无髭。

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趾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瘡，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

足少阳之上，气血盛则通髭美长，血多气少则通髭美短，血少气多则少髭，血气皆少则无须，感于寒湿则善痹。

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胫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

手阳明之上，血气盛则髭美。

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手少阴之上，血气盛则眉美以长，耳色美，血气皆少则耳焦恶色。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髭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

腠理闭塞，则汗不出，舌焦唇槁，腊干益燥，饮食不让美恶。

太一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

Word: 疔

Times: 18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痺成为消中，厥成为巅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疔。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疔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疔者，有荣气热附，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疔风，或名曰寒热。

又有下位已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疔，其法补写，一如甲子同法也。

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疔，即刺法皆如此矣。

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独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天运孤主之，三年变疔，名曰金疔，其至待时也。

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疔，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运与地虚，后三年变疔，即名火疔。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

民病伏阳，而内生烦热，心神惊悸，寒热间作；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瞳翳，化疫，温疔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皆烦而燥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

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以久成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肿翳，化成疫疔，乃化作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

阳明不迁正，即冬清反寒，易令于春，杀霜在前，寒冰于后，阳光复治，凜冽不作，民病温疔至，喉闭嗑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

民病痹厥，阴痿，失溺，腰膝皆痛，温疔晚发。

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应交司而治天，即辛巳未得迁正，而庚辰太阳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水运亦小虚而小胜，或有复，后三年化疔，名曰水疔，其状如水疫。

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良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且三年化疔，名曰金疔，其状如金疫也。后三年化疔，名曰木疔，其状如风疫也。

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者，见戊癸亥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疔，名曰火疔也。

疔风者，素刺其肿上。

Word: 刚

Times: 32

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是故刚与刚，阳气破散，阴气乃消亡。

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

鬼臾区曰：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岁木不及，燥乃大行，生气失应，草木晚荣，肃杀而甚，则刚木辟著，柔萎苍干，上应太白星，民病中清，胁肋痛，少腹痛，肠鸣溏泄，凉雨时至，上应太白星，其谷苍。

其气洁，其性刚，其用散落，其化坚敛，其类金，其政劲肃，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热，其主鼻，其谷稻，其果桃，其实壳，其应秋，其虫介，其畜鸡，其色白，其养皮毛，其病咳，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坚，其数九。

五之气，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乃闭，刚木早雕，民避寒邪，君子周密。

厥阴所至为挠动，为迎随，少阴所至为高明焰为曛，太阴所至为沉阴为白埃为晦暝，少阳所至为光显为彤云为曛，阳明所至为烟埃为霜为劲切为悽鸣，太阳所至为刚固为坚芒为立，令行之常也。

黄帝问曰：刚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运之气皆虚乎？与民为病，可得乎？岐伯曰：深乎哉问！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

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巳柔不附刚，亦名失守，即地运皆虚，后三年变水疔，即刺法皆如此矣。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近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

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气不当位，下不与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刚，即地运不合，三年变疔，其刺法亦如木疫之法。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

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刚也。

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穷法刺，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

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应交司而治天，即下乙未得迁正者，即地甲午少阴未退位者，且乙良不合德也，即下乙未柔干失刚，亦金运小虚也，有小胜或无复，且三年化疔，名曰金疔，其状如金疫也。

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应交司治天，即下癸亥未得迁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阳未退者，见戊癸亥未合德也，即下癸柔干失刚，见火运小虚，有小胜或无复也，后三年化疔，名曰火疔也。

黄帝问于少师曰：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方。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黄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

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

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漉而浅；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

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

黄帝曰：何以知五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刚强，刚强多怒，柔者易伤也。

黄帝曰：何以候柔弱之与刚强？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肤，而目坚固以深者，长冲直肠，其心刚，刚则多怒，怒则气上逆，胸中蓄积，血气逆留，髀皮充肌，血脉不行，转而为热，热则消肌肤，故为消痺。

此言其人暴刚而肌肉弱者也。

风从西方来，名曰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肺，外在于皮肤，其气主为燥。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

Word: 噎

Times: 22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噫；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已矣。

刺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噫。

中肾六日死，其动为噫欠。

岁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气乃用，长气专胜，庶物以茂，燥烁以行，上应荧惑星，民病肩背膂重噎，血便注下，收气乃后，上应太白星，其谷坚芒。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膂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壳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噎咳衄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大暑以行，咳噎衄衄鼻窒，曰癆，寒热附肿。

太阳司天，寒气下临，心气上从，而火且明，丹起金乃眚，寒清时举，胜则水冰，火气高明，心热烦，嗌干善渴，衄噎，喜悲数欠，热气妄行，寒乃复，霜不时降，善忘，甚则心痛。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噎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其病中热胀，面目浮肿，善眠，衄衄噎欠呕，小便黄赤，甚则淋。

民病热中，眇瞑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噎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衄噎，目赤眇癆，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干肿上。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癆胗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噎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附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瘕暴死，阳明所至为衄噎，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民病上热喘嗽，血溢；久而化郁，即白埃翳雾，清生杀气，民病胁满，悲伤，寒衄噎，嗌干，手坼皮肤燥。

民病寒热，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

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脓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噫。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脊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附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岁以草刺鼻，嚏，嚏而已；无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惊之，亦可已。

黄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阳气加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嚏者，补足太阳眉本；蹇，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Word: 机

Times: 31

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玉机。

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

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稊稊，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不可挂以发者，待邪之至时而发针泻矣，若先若后者，血气已尽，其病不可下，故曰知其可取如发机，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机道者不可挂以发，不知机者扣之不发，此之谓也。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论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岐伯曰：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少阳厥逆，机关不利，机关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项不可以顾。

坐而膝痛治其机。

辅骨上横骨下为榫，侠腕为机，膝解为骸关，侠膝之骨为连骸，骸下为辅，辅上为膕，膕上为关，头横骨为枕。

余愿闻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之后世，无有终时，可得闻乎？鬼臾区曰：至数之机，迫近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

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火纵其暴，地乃暑，大热消烁，赤沃下，蛰虫数见，流水不冰，其发机速。

帝曰：何谓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

帝曰：升降不前，愿闻其故，气交有变，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哉问，明乎道矣？气交有变，是谓天地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窒刑之。

故曰：谨候气宜，无失病机。

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工巧神圣，可得闻乎？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

粗守关，上守机，机之动，不离其空。

空中之机，清静而微。

知机之道者，不可挂以发。

不知机道，扣之不发。

铤针者，头大末锐，去泻阳气；员针者，针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者，以泻分气；提针者，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锋针者，刃三隅以发痼疾，铍针者，末如剑锋，以取大脓；员利针者，大如厘，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毫针者，尖如蚊虻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长针者，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大针者，尖如挺，其锋微员，以泻机关之水也。上守机者，知守气也。

机之动不离其空中者，知气之虚实，用针之徐疾也。

空中之机，清静以微者，针以得气，密意守气勿失也。

舌者，声音之机也。

凡此八虚者，皆机关之室，真气之所过，血络之所游。

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拘挛也。

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淫邪流溢于身，如风水之状，而留不能过于机关大节者也。

Word: 遗

Times: 23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帝曰：热病已愈，时有所遗者何也？岐伯曰：诸遗者，热甚而强食之，故有所遗也。

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热有所藏，因其谷气相薄，两热相合，故有所遗也。

治遗奈何？岐伯曰：视其虚实，调其逆从，可使必已矣。

帝曰：病热当何禁之？岐伯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

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

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

解脉令人腰痛，痛引肩，目眩，时遗溺，刺解脉，在膝筋肉分间郄外廉之横脉出血，血变而止。

散脉令人腰痛而热，热甚生烦，腰下如有横木居其中，甚则遗溺，刺散脉，在膝前骨肉分间，络外廉束脉为三痛。

淫气喘息，痹聚在肺；淫气忧思，痹聚在心；淫气遗溺，痹聚在肾；淫气乏竭，痹聚在肝；淫气肌绝，痹聚在脾。

刺阴股下三寸内陷，令人遗溺。

其女子不孕，癃痔遗溺嗌干。

以道而去，去而速来，曲而过之，是谓省遗过也。

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无盛盛，无虚虚，而遗人夭殃，无致邪，无失正，绝人长命。

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

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此治之二失也。

治数之道，从容之葆，坐持寸口，诊不中五脉，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遗师其咎。

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滑甚为疝；微滑为遗溺。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其病实则手锐掌热；虚则欠（去欠），小便遗数。

足厥阴，佗佗然，大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上遗遗然。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秽，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壮

Times: 21

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

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

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此人者质壮，以秋冬夺于所用，下气上争，不能复，精气溢下，邪气因从之而上也，气因于中，阳气衰，不能渗营其经络，阳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

手如握虎者，欲其壮也。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次灸膂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肋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巅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

邪客于手少阳之络，令人喉痹舌卷，口干心烦，臂外廉痛，手不及头，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叶各一痛，壮者立已，老者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数日已。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夫年长则求之于府，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藏。

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黄帝曰：夫经水之应经脉也，其远近浅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阳明，五脏六腑之海也，其脉大，血多气盛，热壮，刺此者不深勿散，不留不泻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焉受气？阴阳焉会？何气为营？何气为卫？营安从生？卫于焉会？老壮不同气，阴阳异位，愿闻其会。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

病至，视之有过者泻之，置其血于瓠壶之中，至其发时，血独动矣，不动，灸穷骨二十壮。

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

黄帝曰：刺壮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壮士真骨，坚肉缓节，监监然，此人重则气涩血浊，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数；劲则气滑血清，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温寒，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Word: 枯

Times: 45

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此五味之所伤也。

故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炔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此五色之见死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藏见，十月之内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内消，动作益衰，真藏来见，其一岁死，见其真藏，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脱肉，目匡陷，真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凡治消瘵、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

帝曰：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冻栗，是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阳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两火，肾者水也，而生于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疔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愿闻其说。

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

帝曰：何以别之？岐伯曰：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肾雍，脚下至少腹满，胫有大小，髀大跛，易偏枯。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山泽焦枯，土凝霜卤，怫乃发也，其气五。

太阴不迁正，即云雨失令，万物枯焦，当生不发。

民病寒热，鼯嚏，皮毛折，爪甲枯焦；甚则喘嗽息高，悲伤不乐。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干肾。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爇，介虫乃耗，惊癰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肘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岐伯答曰：夫色脉与尺之相应也，如桴鼓影响之相应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叶之出候也，故根死则叶枯矣。

发于秋冬，阳气少，阴气多；阴气盛而阳气衰，故茎叶枯槁，湿雨下归，阴阳相移，何泻何补。

重不足则阴阳俱竭，血气皆尽，五脏空虚，筋骨髓枯，老者绝灭，壮者不复矣。

虚而泻之，则经脉空虚，血气竭枯，肠胃辟，皮肤薄着，毛腠夭脆，予之死期。

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足少阴气绝，则骨枯。

实则狂巅，虚则足不收，胫枯。

灸而过此者，得恶火则骨枯脉涩，刺而过此者，则脱气。

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博，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

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肢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黄帝问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气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两眉薄泽者，病在皮；唇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肌肉；营气濡然者，病在血气；目色青黄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尘垢，病在骨。

判角之人比于左足少阳，少阳之下枯枯然。

两吻多画，足阳明之下血气盛则下毛美长至胸，血多气少则下毛美短至脐，行则善高举足，足趾少肉足善寒，血少气多则肉而善瘡，血气皆少则无毛有则稀、枯悴，善痿厥，足痹。

骨痛爪枯也。

尺肤羸如枯鱼之鳞者，水洩饮也。

虚邪偏容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荣卫，荣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着，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

其有三虚而偏中于邪风，则为仆偏枯矣。

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熏于五脏，藏伤故死矣。

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脏不为伤，故命曰痲。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痲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Word: 巛

Times: 21

是以头痛巛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

帝曰：病成而变何谓？岐伯曰：风成为寒热，痺成为消中，厥成为巛疾，久风为飧泄，脉风成为疔。

来疾去徐，上实下虚，为厥巛疾；来徐去疾，上虚下实，为恶风也。

帝曰：春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巛疾；其不及则令人胸痛引背，下则两胁胀满。

五邪所乱：邪入于阳则狂，邪入于阴则痺，搏阳则为巛疾，搏阴则为暗，阳入之阴则静，阴出之阳则怒，是谓五乱。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巛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次灸膂骨，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灸之，两季肋之间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灸之，足小指次指间灸之，下陷脉灸之，外踝后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间灸之，掌束骨下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灸之，膝下三寸分间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灸之，巛上一灸之，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凡当灸二十九处。

太阳有余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肾痺，滑则病肾风疝，涩则病积善时巛疾。

甚则忽忽善怒，眩冒巛疾。

其化生，其气美，其政散，其令条舒，其动掉眩巛疾，其德鸣靡启坼，其变振拉摧拔，其谷麻稻，其畜鸡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黄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经足厥阴少阳，其藏肝脾，其虫毛介，其物中坚外坚，其病怒，太角与上商同，上徵则其气逆，其病吐利，不务其德则收气复，秋气劲切，甚则肃杀，清气大至，草木雕零，邪乃伤肝。

帝曰：三阳独至者，是三阳并至，并至如风雨，上为巛疾，下为漏病。

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巛疾为狂。

气上不下，头痛巛疾，求阳不得，求阴不审，五部隔无征，若居旷野，若伏空室，绵绵乎属不满日。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巛；其支者，从巛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巛入络脑，还出别

下项，循肩髃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髀内左右，别下，贯腓，挟脊内，过脾枢，循脾外，从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趾外侧。

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腠内廉，循股阴，入毛中，过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

实则狂巅，虚则足不收，胫枯。

手少阳之正，指天，别于巅，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胸中也。

足少阳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结外踝，上循胫外廉，结于膝外廉；其支者，别起外辅骨，上走脾，前者结于伏兔之上，后者，结于尻；其直者，上乘沙季胁，上走腋前廉，系于膺乳，结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贯缺盆，出太阳之前，循耳后，上额角，交巅上，下走颌，上结于颞；支者，结于目眦为外维。

故气从太阴出注手阳明，上行注足阳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间，与太阴合；上行抵脾，从脾注心中；循手少阴，出腋中臂，注小指，合手太阳；上行乘腋，出内，注目内眦，上巅，下项，合足太阳；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阴；上行注肾，从肾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脉，出腋，下臂，出两筋之间，入掌中，出中指之端，还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阳；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从三焦注胆，出胁，注足少阳；下行至跗上，复从跗注大指间，合足厥阴，上行至肝，从肝上注肺，上循喉咙，入颞颥之窍，究于畜门。

其支别者，上额，循巅，下项中，循脊，入骶，是督脉也；络阴器，上过毛中，入脐中，上循腹里，入缺盆，下注肺中，复出太阴。

巅上一，聪会一，发际一，廉泉一，风池二，天柱二。

Word: 唾

Times: 23

肺脉搏坚而长，当病唾血；其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至令不复散发也。

帝曰：夏脉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身热而肤痛，为浸淫；其不及则令人烦心，上见咳唾，下为气泄。

五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帝曰：何以异之？岐伯曰：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

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噤中肿，不能内唾，时不能出唾者，缪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民病胸中烦热，噤干，右胁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黧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痈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干肾。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浮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项痛重，而掉瘰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

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辜，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哕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缓甚，为狂笑；微缓，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时唾血。

肺脉急甚，为癰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啞中啞然数唾。

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则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眈眈）如无所见，心如悬若饥状。

其成伏梁唾血脓者，死不治。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谷入于口，输于肠胃，其液别为五，天寒衣薄，则为溺与气，天热衣厚则为汗，悲哀气并则为泣，中热胃缓则为唾。

肠胃充郭，故胃缓，胃缓则气逆，故唾出。

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痛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液，此五液所出也。

Word: 枢

Times: 24

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

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

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

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

少阳之阳，名曰枢持，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阳之络也。

太阳之阳，名曰关枢，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太阳之络也，络盛则入客于经。

少阴之阴，名曰枢儒，上下同法，视其部中有浮络者，皆少阴之络也。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锐发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后陷中各一，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胁下至肘，入间各一，髀枢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邪客于足少阳之络，令人留于枢中痛，髀不可举，刺枢中以毫针，寒则久留针，以月死生为数，立已。

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

半，所谓天枢也。

奇邪离经，不可胜数，不知根结，五脏六腑，折关败枢，开合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取。

太阳为开，阳明为合，少阳为枢，故开折，则肉节渎而暴病起矣。

枢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

太阴为合，少阳为枢。

枢折，则脉有所结而不通。

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挟脊，贯臀，入腠中；其支者，从腠内左右，别下，贯胛，挟脊内，过髀枢，循髀外，从后廉，下合腠中，以下贯腠（腠）内，出外踝之后，循京骨，至小趾外侧。

足阳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结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辅骨，上结于膝外廉，直上结于髀枢，上循胁属脊；其直者，上循，结于膝；其支者，结于外辅骨，合少阳；其直者，上循伏兔，上结于髀，聚于阴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结，上颈，上挟口，合于頄，下结于鼻，上合于太阳。

以下至天枢，长八寸，过则胃大，不及则胃小。

天枢以下至横骨，长六寸半，过则回肠广长，不满则狭短。

季胁以下至髀枢，长六寸，髀枢以下至膝中，长一尺九寸。

足髀不可举，侧而取之，在枢合中，以员利针，大针不可刺。

少宫之人，比于右足阳明，阳明之上，枢枢然。

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

Word: 不仁

Times: 21

阳明终者，口目动作，善惊妄言，色黄，其上下经盛，不仁，则终矣。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

帝曰：人之肉苛者，虽近衣絮，犹尚苛也，是谓何疾？岐伯曰：荣气虚，卫气实也，荣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荣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与志不相有，曰死。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痹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热，或燥，或湿，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

帝曰：夫痹之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于骨则重，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在于肉则不仁，在于皮则寒，故具此五者，则不痛也。

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

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

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肘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溪谷也。

民病卒中偏痹，手足不仁。

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两胁作痛，满目然。

寒痹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

痿厥为四末束挽，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无休，病已止。

黄赤为风，青黑为痛，白为寒，黄而膏润为脓，赤甚者为血痛，甚为挛，寒甚为皮不仁。

黄帝曰：余闻之，则为不仁，然愿闻其道，弗行于人。

黄帝曰：其不等者，可得闻乎？少师曰：太阴之人，贪而不仁，下齐湛湛，好内而恶出，心和而不发，不务于时，动而后之，此太阴之人也。

黄帝曰：有一脉生数十病者，或痛，或痈，或热，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变化无穷，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气之所生也。

卫气不行，则为不仁。

形数惊恐，筋脉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缪药。

Word: 终始

Times: 18

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歆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然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也。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岐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然而五味所资，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终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气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长也。

帝曰：天地之数，终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

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

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藏终始。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

黄帝问于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所终始，络脉之所别处，五俞之所留，六腑之所与合，四时之所出入，五脏之所溜处，阔数之度，浅深之状，高下所至。

调气在于终始一者，持心也。

九针之玄，要在终始；故能知终始，一言而毕，不知终始，针道咸绝。

予之短期，要在终始。

凡刺之道，毕于终始，明知终始，五脏为纪，阴阳定矣。

谨奉天道，请言终始。

终始者，经脉为纪。

必先通十二经脉之所生病，而后可得传于终始矣。

Word: 旦

Times: 22

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

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

黄帝问曰：诊法何如？岐伯对曰：诊法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气血未乱，故乃可诊有过之脉。

至数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

是故寒热病者，以平旦死。

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癸，起于甲乙，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静。

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静。

黄帝问曰：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此为何病？岐伯对曰：名为鼓胀。

乃择良兆而藏之灵室，每旦读之，命曰《气交变》，非斋戒不敢发，慎传也。

夫六气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视之，睹其位而知其所在矣。

是故巳亥之岁，君火升天，主窒天蓬，胜之不前；又厥阴未迁正，则少阴未得升天，水运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运抑之，升之不前，即清寒复作，冷生旦暮。

雷公致斋七日，旦复侍坐。

六阳气绝，则阴与阳相离，离则腠理发泄，绝汗乃出，故旦占夕死，夕占旦死。

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平旦阴尽而阳受气，如是无己，与天地同纪。

真心痛，手足清至节，心痛甚，日发夕死，夕发旦死。

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

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通于九针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编绝，久者简垢，然尚讽诵弗置，未尽解于意矣。

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循项下足太阳，循背下至小趾之端。

黄帝曰：卫气之在于身也，上下往来不以期，候气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夏秋冬，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

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

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

Word: 瞑

Times: 22

热病先身重骨痛，耳聋好瞑，刺足少阴，病甚为五十九刺。

胆移热于脑，则辛頄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民病热中，聋瞑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噎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其病淋，目瞑目赤，气郁于上而热。

民病呕吐，暴注，饮食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

岁阳明在泉，燥淫所胜，则雾霾清瞑。

少阴司天，客胜则衄嚏颈项强，肩背脊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其病小指支肘内锐骨后廉痛，循臂阴，入腋下，腋后廉痛，绕肩胛引颈而痛，应耳中鸣痛引颌，目瞑良久乃得视，颈筋急，则为筋痿颈肿，寒热在颈者。

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

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博，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瞑目，阴气盛则瞑目。

热病身重骨痛，耳聋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针，五十九，刺骨；病不食，啮齿耳青，索骨于肾，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

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

今余已闻阴阳之要，虚实之理，倾移之过，可治之属，愿闻病之变化，淫传绝败而不可治者，可得闻乎？岐伯曰：要乎哉问也，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与俱成，毕将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着于竹帛，不可传于子孙。

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桥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余私异之，窃内怪之，独瞑独视，安心定气，久而不解。

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

留于阴也久，其气不清，则欲瞑，故多卧矣。

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

Word: 毒

Times: 34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

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鑱石针艾治其外也。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

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

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

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黔秬。

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

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

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黔秬。

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

帝曰：有毒无毒，服有约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帝曰：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无毒，何先何后？愿闻其道。

岐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

滑甚为癰；微滑为虫毒蛰蝎腹热。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寒热瘰癧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老者也。

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

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Word: 毒药

Times: 13

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

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鑱石针艾治其外也。

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

人有此三者，是谓坏府，毒药无治，短针无取，此皆绝皮伤肉，血气争黑。

一曰治神，二曰知养身，三曰知毒药为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气之诊。

帝曰：子别试通五藏之过，六府之所不和，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悉言以对，请问不知。

雷公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荣其逆顺出入之会。

黄帝问于少俞曰：筋骨之强弱，肌肉之坚脆，皮肤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针石火焮之痛何如？肠胃之厚薄坚脆亦不等，其于毒药何如？愿尽闻之。

Word: 毫毛

Times: 20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可汗而发也；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

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

黄帝问曰：夫疟症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颌，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肤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脉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是故刺毫毛腠理无伤皮，皮伤则内动肺，肺动则秋病温疟，漈漈然寒栗。

邪之始入于皮也，漈然起毫毛，开腠理；其入于络也，则络脉盛色变；其入客于经也，则感虚乃陷下；其留于筋骨之间，寒多则筋挛骨痛，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破，毛直而败。

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夫九针者，小之则无内，大之则无外，深不可为下，高不可为盖，恍惚无窍，流溢无极，畬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然余愿杂之毫毛，浑束为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问也，非独针道焉，夫治国亦然。

黄帝问于少俞曰：余闻百疾之始期也，必生于风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复还，或留止，或为风肿汗出，或为消瘴，或为寒热，或为留痹，或为积聚。

岐伯答曰：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

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缓；皮急而无毫毛者，三焦膀胱急。

毫毛美而麤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

黄帝曰：妇人无须者，无血气乎？岐伯曰：冲脉任脉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会于咽喉，别而络唇口，血气盛则充肤热肉，血独盛者澹渗皮肤，生毫毛。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

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

七曰毫针，取注于毫毛，长一寸六分，主寒热痛痹在络者也。

诸所谓风者，皆发屋，折树木，扬沙石起毫毛，发腠理者也。

Word: 身体

Times: 21

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

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

足少阳之疟，令人身体解，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身体小痛，刺至阴。

帝曰：人有身体脾股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泄风之状，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干，上渍其风不能劳事，身体尽痛则寒。

帝曰：人有身体脾股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风根也。

胃病胀满，五日少腹腰脊痛，痠，三日背筋痛，小便闭，五日身体重，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后，夏日昃。

膀胱病小便闭，五日少腹胀，腰脊痛，痠，一日腹胀，一日身体痛，二日不已死，冬鸡鸣，夏下晡。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尝富大伤，斩筋绝脉，身体复行，令泽不息。

粗工治之，亟刺阴阳，身体解散，四支转筋，死日有期，医不能明，不问所发，唯言死日，亦为粗工，此治之五过也。

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体柔脆，肌肉软弱，血气慄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浅深多少，可得同之乎。

是动则病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男子如蛊，女子如怛，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肉者，身体容大。

所主左右上下身体有痛肿者，欲治之，无以其所直之日渍治之，是谓天忌日也。

Word: 声

Times: 38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

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

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

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

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

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

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数，亲戚兄弟远近，音声日闻于耳，五色日见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岐伯曰：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五藏者，中之守也，中盛藏满，气胜伤恐者，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

是故声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阴阳。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啞。

人皮应天，人肉应地，人脉应人，人筋应时，人声应音，人阴阳合气应律，人齿面目应星，人出入气应风，人九窍三百六十五络应野。

人心意应八风，人气应天，人发齿耳目五声应五音六律，人阴阳脉血气应地，人肝目应之九。

如鼓之应桴，响之应声也。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纒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霪，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疡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实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铎禁瞽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金郁之发，天洁地明，风清气切，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雾霾数起，杀气来至，草木苍干，金乃有声。

夜零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

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

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

循明则声章。

声章者，则言声与平生异也。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

黄帝曰：何谓夜瞑？岐伯曰：瘖乎其无声，漠乎其无形，折毛发理，正气横倾，淫邪泮衍，血脉传溜，大气入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

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脏波荡，若是则内外相袭，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

圣人之通万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声鼓响，闻其声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

会厌者，声音之户也。

口唇者，声音之扇也。

舌者，声音之机也。

悬壅垂者，声音之关者。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岐伯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听宫，中其眸子，声闻于耳，此其输也。

何谓声闻于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坚按其两鼻窍，而疾偃其声，必应于针也。

Word: 癰

Times: 17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嚏，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癰，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足厥阴之疰，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癰状，非癰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胞移热于膀胱，则癰溺血。

帝曰：有癰者，一日数十溲，此不足也。

所谓癰疝肤胀者，曰阴亦盛而脉胀不通，故曰癰疝也。

其女子不孕，癰痔遗溺噬干。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民病咳噬塞，寒热发，暴振漂癰閼，清先而劲，毛虫乃死，热后而暴，介虫乃殃，其发躁，胜复之作，扰而大乱，清热之气，持于气交。

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癰，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癰则泻之。

滑甚为癰；微滑为虫毒蛭蝎腹热。

滑甚为癰；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

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飧泄，狐疝，遗溺，闭癃。

其病气逆则烦闷，实则闭癃，虚则腰痛。

癃，取之阴蹻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腹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腹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挽心。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卷，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

Word: 往来

Times: 20

急虚身中卒至，五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

必审问其所始病，与今之所方病，而后各切循其脉，视其经络浮沉，以上下逆从循之，其脉疾者不病，其脉迟者病，脉不往来者死，皮肤著者死。

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备，后乃存针，众脉不见，众凶弗闻，外内相得，无以形先，可玩往来，乃施于人。

其小痹淫溢，循脉往来，微针所及，与法相同。

凡痹往来行无常处者，在分肉间痛而刺之，以月死生为数，用针者，随气盛衰，以为痛数，针过其日数则脱气，不及日数则气不泻，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复刺之如法，月生一日一痛，二日二痛，渐多之，十五日十五痛，十六日十四痛，渐少之。

往来小大，不能相过也。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

如此升降往来，命之六纪也。

知其往来，要与之期。

粗守关者，守四支而不知血气正邪之往来也。

知其往来者，知气之逆顺盛虚也。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所谓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脉口人迎应四时也，上下相应而俱往来也，六经之脉不结动也，本末之寒温之相守司也。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胃为五脏六腑之海，其清气上注于肺，肺气从太阴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来，故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不已，故动而不止。

岐伯曰：其着孙络之脉而成积者，其积往来上下，臂小孙络之居也，浮而缓，不能句积而止之，故往来移行肠胃之间，水凑渗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则满雷引，故时切痛，其着于阳明之经则挟脐而居，饱食则益大，饥则益小。

当是之时，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击冻，善用针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脉凝结，坚搏不往来者，亦未可即柔。

其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行，则为痒。

黄帝曰：卫气之在于身也，上下往来不以期，候气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长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后常以平旦为纪，以夜尽为始。

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蚀；地经失纪，水道流溢，草萱不成，五谷不殖；径路不通，民不往来，巷聚邑

居，则别离异处。

Word: 瘦

Times: 29

脉有逆从四时，未有藏形，春夏而脉瘦，秋冬而脉浮大，命曰逆四时也。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形瘦脉大，胸中多气者死。

留瘦不移，节而刺之。

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

不从内外中风之病，故瘦留着也。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腧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

大肠移热于胃，善食而瘦，又谓之食亦。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饮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所谓无损不足者，身羸瘦，无用铍石也。

帝曰：有病瘕然如有水状，切其脉大紧，身无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肾，名为肾风。

帝曰：夏取盛经分腠何也？岐伯曰：夏者火始治，心气始长，脉瘦气弱，阳气留溢，热熏分腠，内至于经，故取盛经分腠。

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

其少长、大小、肥瘦，以心擦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

若夫度之人，消瘦而形肉脱者，恶可以度量刺乎。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

黄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唇轻言，其血清气滑，易脱于气，易损于血，刺此者，浅而疾之。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温寒，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黄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

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胫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足太阳之上，血气盛则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气少则恶眉，面多少理，血少气多则面多肉，血气和则美色，足太阳之下，血气盛则肉满，踵坚，气少血多则瘦，跟空，血气皆少则善转筋，踵下痛。

手阳明之下血气盛则腋下毛美，手鱼肉以温，气血皆少则手瘦以寒。

手少阳之下，血气盛则手卷多肉以温，血气皆少则寒以瘦，气少血多则瘦以多脉。

手太阳之上，血气盛则多须，面多肉以平，血气皆少则面瘦恶色。

手太阳之下，血气盛则掌肉充满，血气皆少则掌瘦以寒。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Word: 三部

Times: 16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决死生，以处百病，以调虚实，而除邪疾。

帝曰：何谓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

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

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

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三部九候为之原，九针之论不必存也。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然真邪以合，波陇不起，候之奈何？岐伯曰：审扪循三部九候之盛虚而调之，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减者，审其病藏以期之。

不知三部者，阴阳不别，天地不分。

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调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脉之处，虽有大过且至，工不能禁也。

诛罚无过，命曰大惑，反乱大经，真不可复，用实为虚，以邪为真，用针无义，反为气贼，夺人正气，以从为逆，荣卫散乱，真气已失，邪独内着，绝人长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长。

黄帝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三部之气所伤异类，愿闻其会，岐伯曰：三部之气各不同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至于其淫泆，不可胜数。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Word: 升降

Times: 18

请天师而问之曰：论言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阴阳之升降，寒暑彰其兆。

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

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

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

用之升降，不能相无也。

夫五运之化，或从五气，或逆天气，或从天气而逆地气，或从地气而逆天气，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下合德，无相夺伦，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运宣行，勿乖其政，调之正味，从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对曰：昭乎哉问也，此天地之纲纪，变化之渊源，非圣帝孰能穷其至理欤！黄帝问曰：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

必达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

帝曰：五运之至有前后，与升降往来，有所承抑之，可得闻乎刺法？岐伯曰：当取其化源也。

黄帝问曰：升降之刺，以知其要。

黄帝问曰：天元九室，余已知之，愿闻气交，何名失守？岐伯曰：谓其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经论，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

帝曰：升降不前，愿闻其故，气交有变，何以明知？岐伯曰：昭乎哉问，明乎道矣？气交有变，是谓天地机，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室刑之。

于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别，即气交之变。

如此升降往来，命之六纪也。

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愿闻迁正，可得明乎？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谓迁正位，司天不得其迁正者，即前司天，以过交司之日，即遇司天太过有余日也，即仍旧治天数，新司天未得迁正也。

Word: 上焦

Times: 15

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

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岐伯曰：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慄。

帝曰：阴虚生内热奈何？岐伯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

帝曰：阳盛生外热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

二之气，寒不去，华雪水冰，杀气施化，霜乃降，名草上焦，寒雨数至，阳复化，民病热于中。

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并咽以上，贯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阴之分而行，还至阳明，上至舌，下足阳明，常与营俱行于阳二十五度，行于阴亦二十五度一周也。

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此之谓也。

何谓气？岐伯曰：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

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

令人惋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惋心。

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饮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黄帝曰：余闻肠胃受谷，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

Word: 癰

Times: 19

帝曰：癰疾何如？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

帝曰：癰疾之脉，虚实何如？岐伯曰：虚则可治，实则死。

黄帝曰：黄疸暴痛，癰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

帝曰：夫子数言热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癰，芳草发狂。

阳明之厥，则癰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面赤而热，妄见而妄言。

帝曰：人生而有病癰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

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癲病，刺诸分诸脉，其无寒者以针调之，病已止。

肺脉急甚，为癲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

肾脉急甚为骨癲疾；微急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后。

癲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

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候之手阳明、太阳。

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阳、阳明、太阴、手太阳，血变为止。

治癲疾者，常与之居，察其所当取之处。

骨癲疾者，颞、齿诸腧、分肉皆满而骨居，汗出、烦惋，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筋癲疾者，身倦挛急大，刺项大经之大杼脉，呕多沃沫，气下泄，不治。

脉癲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

癲疾者，疾发如狂者，死不治。

热病数惊，瘈瘲而狂，取之脉，以第四针，急泻有余者，癲疾毛发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肾也。

五邪：邪入于阳，则为狂；邪入于阴，则为血痺；邪入于阳，转则为癲疾；邪入于阴，转则为瘖；阳入于阴，病静；阴出之于阳，病喜怒。

Word: 女子

Times: 19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其女子不孕，癥瘕遗溺嗌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黄帝曰：蹻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阴，其不当数者为络也。

男子如蛊，女子如怛，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

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四肢

Times: 18

民病温疫早发，咽嗑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久而化郁，即大风摧拉，折陨鸣紊。

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久而不降，伏之化郁，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阴痿少力，天布沉阴，蒸湿间作。

民病寒热，四肢烦痛，腰脊强直。

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

太阴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时，埃昏布作，湿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饮不下，泄注淋满，足胫寒，阴痿，闭塞，失溺，小便数。

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惋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

身有所伤，血出多及中风寒，若有所堕坠，四肢懈惰不收，名曰体惰。

脉癰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脉满，尽刺之出血，不满，灸之项太阳，灸带脉于腰相去三寸，诸分肉本输。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表里，足少阴阳明之径，肉清取荥，骨清取井、经也。

痺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

岐伯曰：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噎，四肢烦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黄帝曰：诸病皆有逆顺，可得闻乎？岐伯曰：腹胀、身热、脉大，是一逆也；腹鸣而满，四肢清泄，其脉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脉大，是三逆也；咳而溲血脱形，其脉小劲，是四逆也；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是谓五逆也。

留而不去，传舍于俞，在俞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腰脊乃强，留而不去，传舍于伏冲之脉，在伏冲之时体重身痛，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在肠胃之时，贲响腹胀，多寒则肠鸣飧泄，食不化，多热则溏出糜。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Word: 疮疡

Times: 18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疹痲，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壳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痲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痲，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嗑干引饮，及为心痛、痲肿、疮疡、疔寒之疾，骨痠血便。

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故民病少气，疮疡痲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胪胀，痲痹呕逆，痲痲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疔，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痲疹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痲疽疮疡，瞽郁注下，痲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民病胸中烦热，嗑干，右胠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痲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疔，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痲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太阳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胠胁，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痲疹疮疡，痲疽痲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少阴司天，客胜则衄嚏颈项强，肩背瞽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痲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疹外发，及为丹燥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嗑肿，耳聋血溢，内为痲痲；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Word: 不便

Times: 18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其气动形，期六月死，真藏脉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期一月死，真藏见，乃予之期日。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喘息不便，内痛引肩项，身热，脱肉破，真藏见，十月之内死。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脱肉，目匡陷，真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

膀胱移热于小肠，鬲肠不便，上为口糜。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腰股痛发，腠腧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

当其时反腰膝痛，动转不便也，厥逆。

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膝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

雨数至，燥化乃见，少腹满，腰膝重强，内不便，善注泄，足下温，头重足胫肿，饮发于中，跗肿于上。

阳明之胜，清发于中，左胁痛溏泄，内为嗌塞，外发疔，大凉肃杀，华英改容，毛虫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咳。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啞噫。

太阴之复，湿变乃举，体重中满，食饮不化，阴气上厥，胸中不便，饮发于中，咳喘有声。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啞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瘕，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肠中不便，取三里，盛泻之，虚补之。

岐伯曰：以为伤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

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臑，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

Word: 关节

Times: 17

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五音，一以候宫商角徵羽六律，有余不足应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余，九野一节俞应之以候闭节三人变一分人候齿泄多血少十分角之变五分以候缓急六分不足三分寒，关节第九分四时，人寒温燥湿，四时一应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藏肝，其病内舍胁肋，外在关节。

民病血溢，筋络拘强，关节不利，身重筋痿。

感于寒，则病人关节禁固，腰膝痛，寒湿推于气交而为疾也。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膝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瘕，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取以大针。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庚辛日自乘，无刺关节于股膝。

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经去阳病也；发蒙者，刺腑俞，去腑病也；去爪者，刺关节肢络也；彻衣者，

尽刺诸阳之奇俞也；解惑者，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

黄帝曰：刺卫言去爪，夫子乃言刺关节肢络，愿卒闻之。

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故为之治针，令尖如挺，其锋微员，以取大气之不能过于关节者也。

九曰大针，取法于锋针，其锋微员，长四寸，主取大气不出关节者也。

Word: 涕

Times: 22

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

五藏化液：心为汗，肺为涕，肝为泪，脾为涎，肾为唾，是谓五液。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巨阳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

胆移热于脑，则辛頞鼻渊，鼻渊者，浊涕下不止也，传为衄衄瞑目，故得之气厥也。

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于胃，关于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

太阳司天，客胜则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则咳；主胜则喉嗌中鸣。

五藏六府，胆胃大小肠脾胞膀胱，脑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从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过失，子务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为世所怨。

公请问：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经有也。

复问：不知水所从生，涕所从出也。

泣涕者脑也，脑者阴也。

髓者骨之充也，故脑渗为涕。

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从之者，其行类也。

夫涕之与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则俱死，生则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横行也。

夫人涕泣俱出而相从者，所属之类也。

请问人哭泣而泪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从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

夫志悲者惋，惋则冲阴，冲阴则志去目，志去则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故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摇则宗脉感，宗脉感则液道开，液道开，故泣涕出焉。

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颧颡不开，分气失也。

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肾主唾，脾主液，此五液所出也。

Word: 明堂

Times: 12

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

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治侯王。

诊病不审，是谓失常，谨守此治，与经相明，《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五中，决以明堂，审于终始，可以横行。

黄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黄帝曰：夫子所通书受事众多矣，试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

黄帝在明堂，雷公请曰：臣授业传之，行教以经论，从容形法，阴阳刺灸，汤药所滋。

岐伯曰：脉出于气口，色见于明堂，五色更出，以应五时，各如其常，经气入脏，必当治理。

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已辨，阙庭必张，乃立明堂，明堂广大，蕃蔽见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搏广大，寿中百岁，见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气有余，肌肉坚致，故可苦以针。

黄帝曰：五脉安出，五色安见，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阙庭不张，小其明堂，蕃蔽不见，又埤其墙，墙下无基，垂角去外。

黄帝曰：五色之见于明堂，以观五脏之气，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脏腑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雷公问于黄帝曰：五色独决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谓也。

黄帝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

各得其位，合于明堂，各处色部，五脏六腑。

Word: 情

Times: 18

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纪，从阴阳始，始之有经，从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时为宜，补泻勿失，与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

黄帝曰：余闻虚实以决死生，愿闻其情。

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

正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开，逢虚风，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见其形。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其刺如华，慎其大喜欲情于中，如不忌，即其气复散也，令静七日，心欲实，令少思。

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过也。

愚医治之，不知补泻，不知病情，精华日脱，邪气乃并，此治之二过也。

是以圣人持诊之道，先后阴阳而持之，《奇恒之势》乃六十首，诊合微之事，追阴阳之变，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论，取虚实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诊。

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上观下观，司八正邪，别五中部，按脉动静，循尺滑涩，寒温之意，视其大小，合之病能，逆从以得，复知病名，诊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

愿闻其情。

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形，鼓响之应，不后其声，动摇则应和，尽得其情。

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

Word: 下焦

Times: 14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哕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胁肋，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太阳之胜，凝凜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囱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太阳在泉，客胜则足痿下重，便溲不时，湿客下焦，发而濡泻，及为肿隐曲之疾；主胜则寒气逆满，饮食不下，甚则为疝。

三焦者，足少阳太阴之所将，太阳之别也，上踝五寸，别入贯膈肠，出于委阳，并太阳之正，入络膀胱，约下焦，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

黄帝曰：愿闻营卫之所行，皆何道从来？岐伯答曰：营出中焦，卫出下焦。

黄帝曰：愿闻下焦之所出。

岐伯答曰：下焦者，别回肠，注于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肠而成下焦，渗而俱下。

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

余闻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此之谓也。

胃大一尺五寸，径五寸，长二尺六寸，横屈受水谷三斗五升，其中之谷，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满，上焦泄气，出其精微，慄悍滑疾，下焦下溉诸肠。

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六腑气，胆为怒，胃为气逆移，大肠小肠为泄，膀胱不约为遗溺，下焦溢为水。

Word: 怯

Times: 15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

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哆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不适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黄帝曰：夫人之忍痛与不忍痛，非勇怯之分也。

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见难则前，见痛则止；夫怯士之忍痛者，闻难则恐，遇痛不动。

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见难与痛，目转面盼，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

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薄厚，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勇怯之所由然。

黄帝曰：愿闻怯士之所由然。

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减，阴阳相失，其焦理纵，短而小，肝系缓，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虽方大怒，气不能满其胸，肝肺虽举，气衰复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慄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

Word: 瘕

Times: 15

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

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

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

颊下逆颧为大瘕，下牙车为腹满，颧后为胁痛，颊上者鬲上也。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瘕瘕，为沉。

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

三阳急为瘕，三阴急为疝，二阴急为痢厥，二阳急为惊。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

民病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鬲咽不通，饮食不下，舌本强，食则呕，冷泄腹胀，溏泄瘕水闭，蛰虫不去，病本于脾。

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附。

缓甚为善呕，微缓为水瘕痹也。

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体不能动摇，食不下，烦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闭，黄疸，不能卧，强立，股膝内肿厥，足大趾不用。

肠中有虫瘕及蛟蛭，皆不可取以小针；心肠痛，懔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蛭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水与肤胀、鼓胀、肠覃、石瘕、石水，何以别之？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Word: 相搏

Times: 16

中筋则筋缓，邪气不出，与其真相搏乱而不去，反还内着。

故曰：刺不知逆顺，真邪相搏。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暴痹内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

岐伯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

然后厥气在下，营卫留止，寒气逆上，真邪相攻，两气相搏，乃合为胀也。

肠覃何如？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瘕肉乃生。

其母所遇邪气，又母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

阴阳不通，两热相搏，乃化为脓，小针能取之乎？岐伯曰：圣人不能使化者为之，邪不可留也。

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

岐伯曰：是阳气有余，而阴气不足，阴气不足则内热，阳气有余则外热，内热相搏，热于怀炭，外畏绵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

搏于肉，与卫气相搏，阳胜者，则为热，阴胜者，则为寒。

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着，寒胜其热，则骨疼肉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

脓，内伤骨，内伤骨为骨蚀。

三虚相搏，则为暴病卒死。

音者，冬夏之分，分于子午，阴与阳别，寒与热争，两气相搏，合为痈脓者也。

虚邪入客于骨而不发于外，至其立春，阳气大发，腠理开，因立春之日，风从西方来，万民又皆中于虚风，此两邪相搏，经气结代者矣。

Word: 魄

Times: 26

魄汗未尽，形弱而气烁，穴俞以闭，发为风疟。

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

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

魄门亦为五藏使，水谷不得久藏。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

暴痛筋繆，随分而痛，魄汗不尽，胞气不足，治在经俞。

少阴在泉，客胜则腰痛，尻股膝脾腠足病，瞀热以酸，肘肿不能久立，溲便变；主胜则厥气上行，心痛发热，鬲中，众痹皆作，发于胁肋，魄汗不藏，四逆而起。

至其淫佚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肺藏气，气舍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黄帝曰：愿闻淫邪泝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黄帝曰：其气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闻乎？岐伯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卫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

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Word: 魂魄

Times: 12

至其淫佚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黄帝曰：愿闻淫邪泝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Word: 屈伸

Times: 16

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僂附，筋将惫矣。

足太阳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

刺肘中内陷，气归之，为不屈伸。

刺关节中液出，不得屈伸。

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内。

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膝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疡疹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噎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膝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啰

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太阳在泉，寒复内余，则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胫足膝中痛。

黄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虚者，举足取之；委阳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阳陵泉者，正竖膝予之齐下，至委阳之阳取之；取诸外经者，揅申而从之。

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其病小指次指支转筋，引膝外转筋，膝不可屈伸，腠筋急，前引髀，后引尻，即上乘季胁痛，上引缺盆、膺乳、颈维筋急。

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住留则伤筋络骨节；机关不得屈伸，故拘挛也。

明于五俞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条理。

Word: 鳞

Times: 13

其性为凜，其德为寒，其用为藏，其色为黑，其化为肃，其虫鳞，其政为静，其令霰雪，其变凝冽，其眚冰雹，其味为咸，其志为恐。

变生得位，藏气伏，化气独治之，泉涌河衍，涸泽生鱼，风雨大至，土崩溃，鳞见于陆，病腹满溏泄肠鸣，反下甚而太溪绝者死不治，上应岁星。

其气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坚，其类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肃，其令寒，其藏肾，肾其畏湿，其主二阴，其谷豆，其果栗，其实濡，其应冬，其虫鳞，其畜彘，其色黑，其养骨髓，其病厥，其味咸，其音羽，其物濡，其数六。

其气郁，其用暴，其动彰伏变易，其发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实络濡，其谷豆稻，其味苦咸，其色玄丹，其畜马彘，其虫羽鳞，其主冰雪霜寒，其声徵羽，其病昏惑悲忘，从水化也，少徵与少羽同，上商与正商同，邪伤心也，凝惨凜冽则暴雨霖霖，眚于九，其主骤注雷霆震惊，沉黔淫雨。

其气扬，其用躁切，其动铿禁督厥，其发咳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实壳络，其谷麻麦，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鸡羊，其虫介羽，其主明曜炎烁，其声商徵，其病嚏咳鼽衄，从火化也，少商与少徵同，上商与正商同，上角与正角同，邪伤肺也，炎光赫烈则冰雪霜雹，眚于七，其主鳞伏彘鼠，岁气早至，乃生大寒。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坚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瘥，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其化凜，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雰，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

太阴司天，倮虫静，鳞虫育，羽虫不成；在泉，倮虫育，鳞虫不成。

太阳司天，鳞虫静，倮虫育；在泉，鳞虫耗，倮虫不育。

厥阴所至为毛化，少阴所至为羽化，太阴所至为倮化，少阳所至为羽化，阳明所至为介化，太阳所至为鳞化，德化之常也。

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项痛重，而掉瘕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

尺肤羸如枯鱼之鳞者，水洩饮也。

Word: 肥

Times: 19

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

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调其气之虚实，实则泻之，虚则补之。

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

凡治消瘴、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傍五腧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

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

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

肝脉急甚者为恶言；微急为肥气在胁下，若复杯。

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齐，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齐。

其少长、大小、肥瘦，以心擦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

黄帝曰：愿闻人之白黑肥瘦小长，各有数乎？岐伯曰：年质壮大，血气充盈，肤革坚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黄帝曰：人之胜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骨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

黄帝问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温寒，有老壮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对曰：人年五十已上为老，二十已上为壮，十八已上为少，六岁已上为小。

黄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

黄帝曰：别此奈何？伯高曰：腠肉坚，皮满者，肥。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气而皮纵缓，故能纵腹垂腴。

足少阳之下，血气盛则胫毛美长，外踝肥；血多气少则胫毛美短，外踝皮坚而厚，血少气多则胫毛少，外踝皮薄而软，血气皆少则无毛，外踝瘦无肉。

黄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约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阳之脉，气血多，恶眉者，血气少，其肥而泽者，血气有余，肥而不泽者，气有余，血不足，瘦而无泽者，气血俱不足，审察其形气有余不足而调之，可以知逆顺矣。

Word: 疡

Times: 31

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

风气与太阳俱入，行诸脉俞，散于分肉之间，与卫气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愤而有疡，卫气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

疔者，有荣气热附，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疔风，或名曰寒热。

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疹痛瘰，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岁水不及，湿乃大行，长气反用，其化乃速，暑雨数至，上应镇星，民病腹满身重，濡泄寒疡流水，

腰股痛发，胸膈股膝不便，烦冤足痿清厥，脚下痛，甚则跗肿，藏气不政，肾气不衡，上应辰星，其谷秬。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壳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气散，其用静定，其动痠涌分溃痈肿，其发濡滞，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壳濡核，其谷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苍黄，其畜牛犬，其虫倮毛，其主飘怒振发，其声宫角，其病留满否塞，从木化也，少宫与少角同，上宫与正宫同，上角与正角同，其病飧泄，邪伤脾也，振拉飘扬则苍干散落，其眚四维，其主败折虎狼，清气乃用，生政乃辱。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痙，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其化成，其气削，其政肃，其令锐争，其动暴折痠症，其德雾露萧飏，其变肃杀雕零，其谷稻黍，其畜鸡马，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象秋，其经手太阴阳明，其藏肺肝，其虫介羽，其物壳络，其病喘喝胸凭仰息，上徵与正商同，其生齐，其病咳，政暴变则名木不荣，柔脆焦首，长气斯救，大火流，炎烁且至，蔓将搞，邪伤肺也。

大暑以行，咳嚏衄衄鼻塞，曰痙，寒热跗肿。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塞，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嗑干引饮，及为心痛、痈肿、疮疡、疔寒之疾，骨痠血便。

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

水火寒热持于气交而为病始也，热病生于上，清病生于下，寒热凌犯而争于中，民病咳喘，血溢血泄衄嚏，目赤眦疡，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嗑干肿上。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胪胀，痙痙呕逆，痙痙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疔，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痙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嚏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痙疽疮疡，瞽郁注下，痙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民病胸中烦热，嗑干，右肱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嚏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跗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疔，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跗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疔，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嗑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疔，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痙痙痙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太阳司天，寒淫所胜，则寒气反至，水且冰，血变于中，发为痙痙，民病厥心痛，呕血血泄衄衄，善悲时眩仆。

太阴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胁肋，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痙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太阳之胜，凝溽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痒，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癰疹疮疡，痈疽痙瘲，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少阴司天，客胜则鼽嚏颈项强，肩背脊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精泄则病益甚而悵，致气则生为痈疡。

Word: 不举

Times: 15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支不举。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

甚则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痙，脚下痛，饮发中满食减，四支不举。

涸流之纪，是谓反阳，藏令不举，化气乃昌，长气宣布，蛰虫不藏，土润水泉减，草木条茂，荣秀满盛。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民病四肢不举、昏眩、肢节痛、腹满填臆。

民病手足肢节肿满，大腹水肿，填臆不食，飧泄胁满，四肢不举。

民病呕吐，暴注，饮食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脾，愁忧而不解则伤意，意伤则惋乱，四肢不举，毛悴色夭死于春。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其病小趾支跟肿痛，脰挛，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

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直下不举者，心端正；倚一方者，心偏倾也。

Word: 癰

Times: 14

帝曰：愿闻十二经脉之终奈何？岐伯曰：太阳之脉，其终也戴眼反折癰疽，其色白，绝汗乃出，出则死矣。

弗治，肾传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癰，当此之时，可灸可药。

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痙，脚下痛；虚则腹满肠鸣，飧泄食不化，取其经，太阴阳明少阴血者。

心脉满大，癰癰筋挛。

肝脉小急，癰癰筋挛。

复则大风暴发，草偃木零，生长不鲜，面色时变，筋骨并辟，肉癰，目视々，物疏璽，肌肉胗发，气并鬲中，痛于心腹，黄气乃损，其谷不登，上应岁星。

其气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类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热，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谷麦，其果杏，其实络，其应夏，其虫羽，其畜马，其色赤，其养血，其病癰，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数七。

厥阴所至为胁痛呕泄，少阴所至为语笑，太阴所至为重肘肿，少阳所至为暴注癰暴死，阳明所至为鼽嚏，太阳所至为流泄禁止，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瞽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大雨时行，鳞见于陆，头项痛重，而掉癰尤甚，呕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则入肾，窍泻无度。

少阳之复，大热将至，枯燥燔赫，介虫乃耗，惊癰咳衄，心热烦躁，便数憎风，厥气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癰，火气内发，上为口糜呕逆，血溢血泄，发而为疟，恶寒鼓慄，寒极反热，嗌络焦槁，渴引水浆，色变黄赤，少气脉萎，化而为水，传为肘肿，甚则入肺，咳而血泄。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胗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嗌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疽；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厥阴在泉，客胜则大关节不利，内为痉强拘癰，外为不便；主胜则筋骨繇并，腰腹时痛。

诸热瞽癰，皆属于火。

Word: 洞

Times: 12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

是以春伤于风，邪气留连，乃为洞泄。

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胁，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

故冬不按跷，春不鼽衄，春不病颈项，仲夏不病胸胁，长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风疟，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

言其至理，圣念慈悯，欲济群生，臣乃尽陈斯道，可申洞微。

缓甚为折脊；微缓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逐出。

小甚为洞泄；微小为消痺。

故开折，则仓廩无所输，膈洞。

膈洞者，取之太阴，视有余不足，故开折者，气不足而生病也。

黄帝问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癰；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变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挽心。

黄帝曰：辛走气，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气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气而营诸阳者也，姜韭之气熏之，营卫之气，不时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

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顽颡不开，分气失也。

Word: 表

Times: 34

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不施则名木多死。

此皆阴阳表里内外雌雄相输应也，故以应天之阴阳也。

故善为脉者，谨察五藏六府，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心于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

帝曰：余闻上古圣人，论理人形，列别藏府，端络经脉，会通六合，各从其经；气穴所发，各有处名；溪谷属骨，皆有所起；分部逆从，各有条理；四时阴阳，尽有经纪，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其信然乎？岐伯对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

故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

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

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

阴阳々，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而为相成也。

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

太阳藏独至，厥喘虚气逆，是阴不足阳有余也，表里当俱泻，取之下俞。

足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厥阴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足阴阳也。

手太阳与少阴为表里，少阳与心主为表里，阳明与太阴为表里，是为手之阴阳也。

黄帝问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生病而异者何也？岐伯对曰：阴阳异位，更虚更实，更逆更从，或从内，或从外，所从不同，故病异名也。

阳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

岐伯曰：巨阳主气，故先受邪，少阴与其为表里也，得热则上从之，从之则厥也。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里刺之，饮之服汤。

帝曰：热厥之为热也，必起于足下者何也？岐伯曰：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故阳气胜则足下热也。

今外得五有余，内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里，亦正死明矣。

少阳所谓心胁痛者，言少阳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阳气尽而阴气盛，故心胁痛也。

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

夫十二经脉者，皆络三百六十五节，节有病必被经脉，经脉之病皆有虚实，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而调之。

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

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治病之道，气内为宝，循求其理，求之不得，过在表里。

三阳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

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

此谓不表不里，其形不久。

三焦手少阳之脉，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两指之间，循手表腕，出臂外两骨之间，上贯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阳之后，入缺盆，布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属三焦；其支者，从膻中上出缺盆，上项系耳后，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颊至，其支者，从耳后入耳中，出走耳前，过客主人前，交颊，至目锐眦。

风逆，暴四肢肿，身漯漯，唏然时寒，饥则烦，饱则善变，取手太表里，足少阴阳明之径，肉清取荥，骨清取井、经也。

黄帝曰：远乎者，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愿闻应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阴阳表里荥腧所在，四海定矣。

阴阳之气，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泻之，则阴阳俱脱，表里相离，故脱色而苍苍然。

黄帝曰：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谋伐有过。

足阳明太阴为里表，少阳厥阴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足之阴阳也。

手阳明太阴为表里，少阳心主为表里，太阳少阴为表里，是谓手之阴阳也。

Word: 渫

淖则刚柔不和，经气乃绝。

是故天温日明，则人血淖液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之动脉，其至也亦时陇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其至寸口中手也，时大时小，大则邪至，小则平，其行无常处，在阴与阳，不可为度，从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

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色，谓之无病。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阳明，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夫臂与肱，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于风，独伤其阴。

何谓液？岐伯曰：谷入气满，淖泽注于骨，骨属屈伸，泄泽补益脑髓，皮肤润泽，是谓液。

黄帝曰：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伯高：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细理者，身热。

黄帝曰：其气与针相逢，奈何？岐伯曰：阴阳和调，而血气淖泽滑利，故针入而气出，疾而相逢也。

尺肤滑，其淖泽者，风也。

阴阳者，寒暑也，热则滋雨而在上，根茎少汁，人气在外，皮肤缓，腠理开，血气减，汗大泄，皮淖泽。

然后视其病，脉淖泽者，刺而平之；坚紧者，破而散之，气下乃止，此所谓以解结者也。

Word: 哆

Times: 13

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哆，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

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必发哆噫。

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为噫，胃为气逆为哆为恐，大肠小肠为泄，下焦溢为水，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胆为怒，是谓五病。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哆。

民病厥逆而哆，热生于内，气痹于外，足胫酸疼，反生心悸，懊热，暴烦而复厥。

少阴之复，懊热内作，烦躁鼾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噫。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肱胁，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哆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太阳之复，厥气上行，水凝雨冰，羽虫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满，头痛善悲，时眩仆，食减，腰脰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坚，阳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唾出清水，及为哆噫，甚则入心，善忘善悲。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哆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小甚为善哆；微小为消病。

黄帝曰：人之哆者，何气使然？岐伯曰：谷入于胃，胃气上注于肺。

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于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于胃，故为哆。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哆，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噦者，补足太阳眉本；蹇，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Word: 危

Times: 15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帝曰：决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者危。

一候后则病，二候后则病甚，三候后则病危。

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苍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昂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

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阳交者死。

帝曰：邪之中也奈何？岐伯曰：中执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

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无德，灾反及之，微者复微，甚者复甚，气之常也。

重感于邪，则病危矣。

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阳易者危。

故曰：上工平气，中工乱脉，下工绝气危生。

黄帝曰：何谓形之缓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肤缓者则寿，形充而皮肤急者则夭，形充而脉坚大者顺也，形充而脉小以弱者气衰，衰则危矣。

黄帝曰：形气之相胜，以立寿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气胜形者寿；病而形肉脱，气胜形者死，形胜气者危矣。

少师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

Word: 缩

Times: 13

厥阴终者，中热嗑干，善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

帝曰：其病两感于寒者，其脉应与其病形何如？岐伯曰：两感于寒者，病一日则巨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干而烦满；二日则阳明与太阳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谵言；三日则少阳与厥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六日死。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无益者，或喘动应手者，或心与背相引而痛者，或胁肋与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阴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积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间复生者，或痛而呕者，或腹痛而后泄者，或痛而闭不通者，凡此诸痛，各不同形，别之奈何？岐伯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蜷，缩蜷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

肉里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咳，咳则筋缩急，刺肉里之脉为二痛，在太阳之外，少阳绝骨之后。

厥阴之厥，则少腹胀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

积寒留舍，荣卫不居，卷肉缩筋，肋肘不得伸，内为骨痹，外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于溪谷也。

大甚为内痛，善呕衄；微大为肝痹，阴缩，咳引小腹。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厥阴终者，中热溢干，喜溺，心烦，甚则舌卷，卵上缩而终矣。

故脉弗荣，则筋急；筋急则引舌与卵，故唇青舌卷卵缩，则筋先死。

其病足大指支内踝之前痛，内辅痛，阴股痛转筋，阴器不用，伤于内则不起，伤于寒则阴缩入，伤于

热则纵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阴气；其病转筋者，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命曰季秋痹也。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温，则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缢，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

Word: 嗜

Times: 17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其民食鱼而嗜咸，皆安其处，美其食，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胾。

何者？嗜欲无穷，而忧患不止，精气弛坏，荣泣卫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

春刺夏分，脉乱气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气。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

足太阴之症，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脾风之状，多汗恶风，身体怠惰，四支不欲动，色薄微黄，不嗜食，诊在鼻上，其色黄。

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

雷公曰：于此有人，头痛筋挛骨重，怯然少气，哆噫腹满，时惊不嗜卧，此何藏之发也？脉浮而弦，切之石坚，不知其解，复问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类也。

是主肾所生病者，口热，舌干，咽肿，上气，嗑干及痛，烦心，心痛，黄疸，肠澼，脊股内后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热而痛。

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

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也，命曰五裁。

黄帝曰：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何气使然？岐伯曰：精气并于脾，热气留于胃，胃热则消谷，谷消故善饥。

胃气逆上，则胃脘寒，故不嗜食也。

Word: 疽

Times: 23

所谓少针石者，非痈疽之谓也，痈疽不得顷时回。

民病寒，反热中，痈疽注下，心热瞤闷，不治者死。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瞤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痈疹疮疡，痈疽痙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此五部有痈疽者死。

精泄则病甚而衄，致气则生为痈疽也。

黄帝曰：病之生时，有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阳气有余，营气不行，乃发为痈疽。

夫至使身被痈疽之病，脓血之聚者，不亦离道远乎？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故圣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

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

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

黄帝曰：愿尽闻痈疽之形，与忌日名。

岐伯曰：痈发于嗌中，名曰猛疽。

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

发于颈，名曰夭疽。

发于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

发于胸，名曰井疽。

发于膺，名曰甘疽。

发于股胫，名曰股胫疽。

发于尻，名曰锐疽。

诸痈疽之发于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

黄帝曰：夫子言痈疽，何以别之？岐伯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

黄帝曰：何谓疽？岐伯曰：热气淳盛，下陷肌肤，筋髓枯，内连五脏，血气竭，当其痈下，筋骨良肉皆无余，故命曰疽。

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

Word: 太息

Times: 12

黄帝问曰：平人何如？岐伯对曰：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曰平人。

足太阴之症，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肝症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阳明之复，清气大举，森木苍干，毛虫乃厉，病生胁肋，气归于左，善太息，甚则心痛否满，腹胀而泄，呕苦咳啰烦心，病在鬲中头痛。

胆病者，善太息，口苦，呕宿汁，心下淡淡，恐人将捕之，嗌中啞啞然数唾。

是动则病口苦，善太息，心胁痛，不能转侧，甚则面微有尘，体无膏泽，足外反热，是为阳厥。

善呕，呕有苦，长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胃气逆，则呕苦，故曰呕胆。

厥心痛，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间、太冲。

黄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忧思则心系急，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也。

黄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肾主为欠，取足少阴；肺主为哕，取手太阴、足少阴；唏者，阴与阳绝，故补足太阳，泻足少阴；振寒者，补诸阳；噫者，补足太阴阳明；噎者，补足太阳眉本；痹，因其所在，补分肉间；泣出补天柱经侠颈，侠颈者，头中分也；太息，补手少阴、心主、足少阳，留之；涎下补足少阴；耳鸣补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自啮舌，视主病者，则补之。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Word: 大便

Times: 12

肾疟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々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大便难，刺足少阴。

民病呕吐，暴注，食饮不下，大便干燥，四肢不举，目瞑掉眩。

太阴司天，湿淫所胜，则沉阴且布，雨变枯槁，肘肿骨痛阴痹，阴痹者按之不得，腰脊头项痛，时眩，大便难，阴气不用，饥不欲食，咳唾则有血，心如悬，病本干肾。

阴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胀，腰痛，大便难，肩背颈项痛，时眩。

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谨详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为独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厥气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阴。

腹满，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阴。

腹满食不化，腹向向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阴。

心痛，腹胀，墙墙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阴。

六府胀，胃胀者，腹满，胃脘痛，鼻闻焦臭，妨于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餐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慎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少腹而气癃；三焦胀者，气满于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胁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

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也。

Word: 枣

Times: 12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枣葵皆甘。

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脉塞而鼓，是肾气予不足也，悬去枣华而死。

脉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肠气予不足也，枣叶生而死。

其气平，其性顺，其用高下，其化丰满，其类土，其政安静，其候溽蒸，其令湿，其藏脾，脾其畏风，其主口，其谷稷，其果枣，其实肉，其应长夏，其虫倮，其畜牛，其色黄，其养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宫，其物肤，其数五。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气滞，其用渗泄，其动坚止，其发燥槁，其藏肾，其果枣杏，其实濡肉，其谷黍稷，其味甘咸，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虫鳞倮，其主埃郁昏翳，其声羽宫，其病痿厥竖下，从土化也，少羽与少宫同，上宫与正宫同，其病癰閼，邪伤肾也，埃昏骤雨则振拉摧拔，眚于一，其主毛显狐貉，变化不藏。

其化圆，其气丰，其政静，其令周备，其动濡积并稽，其德柔润重淖，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谷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枣李，其色黔玄苍，其味甘咸酸，其象长夏，其经足太阴太阳，其藏脾肾，其虫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满四支不举，大风迅至，邪伤脾也。

其化凛，其气坚，其政谧，其令流注，其动漂泄沃涌，其德凝惨寒雰，其变冰雪霜雹，其谷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枣，其色黑丹黔，其味咸苦甘，其象冬，其经足少阴太阳，其藏肾心，其虫鳞倮，其物濡满，其病胀，上羽而长气不化也。

五果：枣甘，李酸，栗咸，杏苦，桃辛。

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糯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

肝色青，宜食甘，糯米饭、牛肉、枣、葵皆甘。

上宫与大宫同谷稷，畜牛，果枣，足太阴藏脾，色黄味甘，时季夏。

Word: 善恶

Times: 12

衣被不斂，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

帝曰：然则脾善恶，可得见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

故时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顺，留守有多少，形见有善恶，宿属有胜负，征应有吉凶矣。

帝曰：其善恶何谓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谨察之。

癸巳相会，土运太过，虚反受木胜，故非太过也，何以言土运太过，况黄钟不应太室，木即胜而金还复，金既复而少阴如至，即木胜如火而金复微，如此则甲巳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详乎太乙。

阴阳天地殊异尔，故其大小善恶，一如天地之法旨也。

乙辛相会，水运太虚，反受土胜，故非太过，即太簇之管，太羽不应，土胜而雨化，木复即风，此者丙辛失守其会，后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早至戊辰，甚即速，微即徐，水疫至也，大小善恶，推其天地数乃太乙游宫。

乙巳相会，金运太虚，反受火胜，故非太过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应，火胜热化，水复寒刑，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恶，推本年天数及太乙也。疫至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

丁癸相会，火运太虚，反受水胜，故非太过也，即夷则之管，上太徵不应，此戊癸失守其会，后三年化疫也，速至庚戌，大小善恶，推疫至之年天数及太乙。

帝曰：三品何谓？岐伯曰：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Word: 智

Times: 15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知十二节之理者，圣智不能欺也；能存八动之变，五胜更立；能达虚实之数者，独出独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夫变化之为用也，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

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化生气。

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将言以杂合耶？夫经脉十二，络脉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

至其淫佚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痲之为病也，身无痛者，四肢不收；智乱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也。

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无愚智贤不肖，无以相倚也。

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

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

Word: 醉

Times: 12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寒热，得之醉而使内也。

帝曰：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

此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酒气与谷气相薄，热盛于中，故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也。

无刺大醉，令人气乱。

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

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有所击仆，若醉入房，汗出当风，则伤脾。

凡刺之禁：新内勿刺，新刺勿内；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劳勿刺，已刺勿劳；已饱勿刺，已刺勿饱；已饥勿刺，已刺勿饥；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

黄帝曰：何谓日醒？岐伯曰：明于阴阳，如惑之解，如醉之醒。

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剑之可以杀人，如饮酒使人醉也，虽勿诊，犹可知矣。

黄帝曰：其生于阴者，奈何？岐伯曰：忧思伤心，重寒伤肺，忿怒伤肝，醉以入房，汗出当风伤脾，用力过度，若入房汗出浴，则伤肾，此内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

Word: 南方

Times: 15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

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肘。

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

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灼。

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

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

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

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

风雨从南方来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

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

Word: 北方

Times: 12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

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

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凛冽，其灾冰雪霜雹。

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

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

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

Word: 中央

Times: 24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

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

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气来，毛而中央坚，两傍虚，此谓太过，病在外；其气来，毛而微，此谓不及，病在中。

帝曰：夫子言脾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过与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过则令人四支不举；其不及，则令人九窍不通，名曰重强。

帝曰：脾不主时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

藏俞五十穴，府俞七十二穴，热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头上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穴，中两傍各五，凡十穴，大椎上两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两髀厌分中二穴，犊鼻二穴，耳中多所闻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项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关二穴，大迎二穴，下关二穴，天柱二穴，巨虚上下廉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关元一穴，委阳二穴，肩贞二穴，瘖门一穴，脐一穴，胸俞十二穴，背俞十二穴，膺俞十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横二穴，阴阳跷四穴，水俞在诸分，热俞在气穴，寒热俞在两胛厌中二穴，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凡三百六十五穴，针之所由行也。

督脉气所发者二十八穴：项中央二，发际后中八，面中三，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至骶下凡二十一节，脊椎法也。

任脉气之所发者二十八穴：喉中央二，膺中骨陷中各一，鸠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横骨六寸半一。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其上气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

邪客于足少阴之络，令人嗌痛不可内食，无故善怒，气上走贲上，刺足下中央之脉各三痛，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

中央生湿，湿生土，其德溽蒸，其化丰备，其政安静，其令湿，其变骤注，其灾霖溃。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膀胱出于至阴，至阴者，足小趾之端也，为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节之前外侧也，为荥；注于束骨，束骨，本节之后陷者中也，为俞；过于京骨，京骨，足外侧大骨之下，为原；行于昆仑，昆仑，在外踝之后，跟骨之上，为经；入于委中，委中，腓中央，为合，委而取之。

一次，任脉侧之动脉足阳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脉，手阳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脉，手太阳也，名曰天窗；四次脉，足少阳也，名曰天容；五次脉，手少阳也，名曰天牖；六次脉，足太阳也，名曰天柱；七次脉，颈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

黄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于三里，大肠合入于巨虚上廉，小肠合入于巨虚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阳，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胆合入于阳陵泉。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趾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央。

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约，此所以候六府者也。

黄帝曰：庭者，首面也；阙上者，咽喉也；阙中者，肺也；下极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胆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肠也；挟大肠者，肾也；当肾者，脐也；面王以上者，小肠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处也；颧者，肩也；颧后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内眦上者，膺乳也；挟绳而上者，背也；循牙车以下者，股也；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胫也；当胫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里也；巨屈者，膝腘也。

Word: 洒

Times: 16

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时寒。

足阳明之症，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刺足阳明跗上。

肾症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怵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帝曰：荣卫之气亦令人痹乎？岐伯曰：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藏，洒陈于六府，乃能入于脉也，故循脉上下，贯五藏，络六府也。

阳明所谓洒洒振寒者，阳明者午也，五月盛阳之阴也，阳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也。

血气未并，五藏安定，邪客于形，洒淅起于毫毛，未入于经络也，故命曰神之微。

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心痛支满，两胁里急，饮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则呕，腹胀善噫，得后与气，则快然如衰，身体皆重。

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少腹绞痛，火见燔炳，嗌燥，分注时止，气动于左，上行于右，咳，皮肤痛，暴暗心痛，郁冒不知人，乃洒淅恶寒，振慄谵妄，寒已而热，渴而欲饮，少气骨痿，隔肠不便，外为浮肿哆噫。

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黄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虚邪之中身也，洒淅动形。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

振寒洒洒鼓颔，不得汗出，腹胀烦惋，取手太阴，刺虚者，刺其去也；刺实者，刺其来也。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故痛之时息，大经代去，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邪气之中人也，洒淅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见于色，不知于其身，若有若无，若亡若存，有形无形，莫知其情。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

Word: 魂

Times: 21

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其味酸，其色苍，此为阳中之少阳，通于春气。

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藏所藏。

即魂游于上，邪干，厥大气，身温犹可刺之，制其足少阳之所过，次刺肝之俞。

人肾病，又遇太阳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水运不及之年，有黄尸鬼，干犯人正气，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阳之所过，复刺肾俞。

至其淫佚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

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人阴缩而挛筋，两胁骨不举，毛悴色夭死于秋。

是故用针者，察观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伤，针不可以治之也。

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夫十二经水者，其有大小、深浅、广狭、远近各不同；五脏六腑之高下、大小、受谷之多少亦不等，相应奈何？夫经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脏者，合神气魂魄而藏之；六腑者，受谷而行之，受气而扬之；经脉者，受血而营之。

黄帝曰：愿闻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从外袭内，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脏，不得定处，与营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气淫于腑，则有余于外，不足于内；气淫于脏，则有余于内，不足于外。

黄帝问于岐伯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

是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腠理致密矣；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寒温和则六腑化谷，风痹不作，经脉通利，肢节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黄帝曰：五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受水谷而行化物者也。

黄帝曰：何者为神？岐伯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

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

目者，五脏六腑之精也，营卫魂魄之所常营也，神气之所生也。

故神劳则魂魄散，志意乱。

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

Word: 津

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

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精孤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于权衡，去宛陈莖，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

肾主冬，足少阴太阳主治，其日壬癸，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余欲针除其疾病，为之奈何？岐伯对曰：夫盐之味咸者，其气令器津泄；弦绝者，其音嘶败；木敷者，其叶发；病深者，其声啾。

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焉。

帝曰：脾与胃以膜相连耳，而能为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噤，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

藏府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

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

帝曰：热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阴气虚则阳气入，阳气入则胃不和，胃不和则精气竭，精气竭则不营其四支也。

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

帝曰：人有精气津液，四支九窍，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节，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虚实。

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泽燔燎，材木流津，广厦腾烟，土浮霜卤，止水乃减，蔓草焦黄，风行惑言，湿化乃后。

肾有久痛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饥舌下津令无数。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刺膀胱之源。

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躁烦，腹满痛溇泄，传为赤沃。

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

肾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腑也。

其气之津液，皆上熏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

粗工勿察，是谓伐身，形体淫乱，乃消脑髓，津液不化，脱其五味，是谓失气也。

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𦐇衄，喉痹，肩前臄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

故气不荣，则皮毛焦；皮毛焦，则津液去皮节；津液去皮节者，则爪枯毛折；毛折者，则毛先死。

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

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何谓津？岐伯曰：腠理发泄，汗出溱溱，是谓津。

黄帝曰：六气有，有余不足，气之多少，脑髓之虚实，血脉之清浊，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液脱者，骨属屈伸不利，色夭，脑髓消，胫痹，耳数鸣；血脱者，色白，天然不泽，其脉空虚，此其候也。

故肠胃之中，当留谷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后，后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小谷精气津液皆尽故也。

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气，以温肌肉，充皮肤，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为液。

故五脏六腑之津液，尽上渗于目，心悲气并，则心系急。

五谷之津液，和合而为膏者，内渗入于骨空，补益脑髓，而下流于阴股。阴阳气道不通，四海闭塞，三焦不泻，津液不化，水谷并行肠胃之中，别于回肠，留于下焦，不得渗膀胱，则下焦胀，水溢则为水胀，此津液五别之逆顺也。

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

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谷气津液已行，营卫大通，乃化糟粕，以次传下。

其着于输之脉者，闭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窍干壅，此邪气之从外入内，从上下也。

卒然中处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俞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

黄帝问于伯高曰：夫邪气之客入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伯高曰：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隧。

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以应刻数焉。

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关节也；肢胫者，人之管以趋翔也；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故饮食不节，喜怒不时，津液内溢，乃下留于阴，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趋翔不能。

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

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

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

Word: 勇

Times: 14

黄帝问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岐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

度水跌仆，喘出于肾与骨，当是之时，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为病也。

故曰：诊病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也。

勇而劳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藏府，外不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痼肿，本之于肾，名曰风水。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不适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黄帝曰：夫人之忍痛与不忍痛，非勇怯之分也。

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见难则前，见痛则止；夫怯士之忍痛者，闻难则恐，遇痛不动。

夫勇士之忍痛者，见难不恐，遇痛不动；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见难与痛，目转面盼，恐不能言，失气，惊，颜色变化，乍死乍生。

少俞曰：夫忍痛与不忍痛者，皮肤之厚薄，肌肉之坚脆，缓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谓也。

黄帝曰：愿闻勇怯之所由然。

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长冲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满以傍，怒则气盛而胸张，肝举而胆横，眦裂而目扬，毛起而面苍，此勇士之由然者也。

黄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何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谷之精，熟谷之液也，其气慄悍，其入于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于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固比于勇士，气衰则悔。与勇士同类，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Word: 虑

Times: 14

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赤，脉之至也，喘而坚，诊曰有积气在中，时害于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虑而心虚，故邪从之。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君王众庶，尽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着于骨髓，心私虑之。

小肠移热于大肠，为虑瘕，为沉。

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

此人者，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

人忧愁思虑即伤心，又或遇少阴司天，天数不及，太阴作接间至，即谓天虚也，此即人气天气同虚也。

肝为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至其淫佚离脏则精失、魂魄飞扬、志意恍乱、智虑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与？人之过乎？何谓德、气、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虑？请问其故。

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

夫大则无外，小则无内，大小无极，高下无度，束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虑褊浅，不能博大深奥，自强于学若细子。

有气轻财少信多虑，见事明好颜，急心不寿暴死。

Word: 疮

Times: 25

复则炎暑流火，湿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体再生，华实齐化，病寒热疮疡疔非疹痛痈，上应荧惑、太白，其谷白坚。

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凶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痈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其化长，其气高，其政动，其令鸣显，其动炎灼妄扰，其德暄暑郁蒸，其变炎烈沸腾，其谷麦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咸，其象夏，其经手少阴太阳，手厥阴少阳，其藏心肺，其虫羽鳞，其物脉濡，其病笑、疔、疮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与正徵同，其收齐，其病痙，上徵而收气后也，暴烈其政，藏气乃复，时见凝惨，甚则雨水霜雹切寒，邪伤心也。

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此腠理开闭之常，太少之异耳。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温病乃作，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

病暴仆，振栗谵妄，少气嗑干引饮，及为心痛、痛肿、疮疡、疔寒之疾，骨疼血便。

民病寒中，外发疮疡，内为泄满。

寒来不杀，温病乃起，其病气怫于上，血溢目赤，咳逆头痛，血崩胁满，肤腠中疮。

其病热郁于上，咳逆呕吐，疮发于中，胸嗑不利，头痛身热，昏愤脓疮。

民病热中，眇瞑血溢，脓疮咳呕，衄衄渴嚏欠，喉痹目赤，善暴死。

初之气，地气迁，燥将去，寒乃始，蛰复藏，水乃冰，霜复降，风乃至，阳气郁，民反周密，关节禁固，腰膝痛，炎暑将起，中外疮疡。

故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胁腹胸背，面首四支，愤胪胀，痒痹呕逆，痠痲骨痛，节乃有动，注下温症，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乃少，目赤心热。

厥阴所至为里急，少阴所至为痒疹身热，太阴所至为积饮否隔，少阳所至为噎呕为疮疡，阳明所至为浮虚，太阳所至为屈伸不利，病之常也。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瞫郁注下，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瀝之病生矣。

少阴不退位，即温生春冬，蛰虫早至，草木发生，民病膈热，咽干，血溢，惊骇，小便赤涩，丹瘤，疮疡留毒。

民病胸中烦热，嗑干，右肱满，皮肤痛，寒热咳喘，大雨且至，唾血血泄，衄衄噎呕，溺色变，甚则疮疡肘肿，肩背臂膊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腹大满，膨膨而喘咳，病本于肺。

民病头痛，发热恶寒而疟，热上皮肤痛，色变黄赤，传而为水，身面肘肿，腹满仰息，泄注赤白，疮疡咳唾血，烦心胸中热，甚则衄衄，病本于肺。

阳明司天，燥淫所胜，则木乃晚荣，草乃晚生，筋骨内变，民病左胁肋痛，寒清于中，感而疟，大凉革候，咳，腹中鸣，注泄鹜溇，名木敛生苑于下，草焦上首，心胁暴痛，不可反侧，嗑干而面尘腰痛，丈夫疝，妇人少腹痛，目眦眦，痒疮痲痛，蛰虫来见，病本于肝。

太阳之胜，火气内郁，疮疡于中，流散于外，病在胁肋，甚则心痛热格，头痛喉痹项强，独胜则湿气内郁，寒迫下焦，痛留顶，互引眉间，胃满。

赤气后化，流水不冰，热气大行，介虫不复，病痲疹疮疡，痈疽痲痔，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少阴司天，客胜则衄衄颈项强，肩背瞫热，头痛少气，发热耳聋目瞑，甚则肘肿血溢，疮疡咳喘；主胜则心热烦躁，甚则胁痛支满。

少阳司天，客胜则丹疹外发，及为丹熛疮疡，呕逆喉痹，头痛嗑肿，耳聋血溢，内为癰痲；主胜则胸满咳仰息，甚而有血，手热。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

Word: 南

Times: 32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其谷黍，其应四时，上为荧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数七，其臭焦。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

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

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肘。

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夏脉如钩，何如而钩？岐伯曰：夏脉者心也，南方火也，万物之所以盛长也。

所谓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

此所谓气之标，盖南面而待也。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南方生热，热生火，其德彰显，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热，其变销烁，其灾燔灼。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

理，太少之异也。

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热而左温。

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

凡此太阴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阴专其政，阳气退辟，大风时起，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原野昏霾，白埃四起，云奔南极，寒雨数至，物成于差夏。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

肾有久痛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

南政之岁，少阴司天，则寸口不应；厥阴司天，则右不应；太阴司天，则左不应。

南政之岁，三阴在天，则寸不应；三阴在泉，则尺不应。

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风从南方来，名曰大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心，外在于脉，气主热。

风从西南方来，名曰谋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脾，外在于肌，其气主为弱。

风从东南方来，名曰弱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胃，外在肌肉，其气主体重。

风雨从南方来者，为虚风，贼伤人者也。

正月朔日，风从南方来，命曰旱乡；从西方来，命曰白骨，将国有殃，人多死亡。

正月朔日，风从东南方行，春有死亡。

Word: 户

Times: 20

帝曰：奈何？岐伯曰：闭户塞牖，系之病者，数问其情，以从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仓廩不藏者，是门户不要也。

知其所在者，知诊三部九候之病脉处而治之，故曰守其门户焉，莫知其情而见邪形也。

足少阴之症，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

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

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

刺头中脑户，入脑立死。

帝曰：血气以并，病形以成，阴阳相倾，补泻奈何？岐伯曰：泻实者气盛乃内针，针与气俱内，以开其门，如利其户，针与气俱出，精气不伤，邪气乃下，外门不闭，以出其疾，摇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谓大泻，必切而出，大气乃屈。

所谓戊己分者，奎壁角轸，则天地之门户也。

复则寒雨暴至，乃零冰雹霜雪杀物，阴厥且格，阳反上行，头脑户痛，延及凶顶发热，上应辰星，丹谷不成，民病口疮，甚则心痛。

太阳之胜，凝凛且至，非时水冰，羽乃后化，痔疟发，寒厥入胃，则内生心痛，阴中乃疡，隐曲不利，互引阴股，筋肉拘苛，血脉凝泣，络满色变，或为血泄，皮肤否肿，腹满食减，热反上行，头项凶顶脑户中痛，目如脱，寒入下焦，传为濡泻。

深居静处，占神往来，闭户塞牖，魂魄不散，专意一神，精气之分，毋闻人声，以收其精，必一其

神，令志在针。

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呻，数欠，颜黑，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

黄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气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气之门户也。

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胃者，太仓也；咽喉、小肠者，传送也；胃之五窍者，闾里门户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会厌者，声音之户也。

是故工之用针也，知气之所在，而守其门户，明于调气，补泻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处。

为开通，辟门户，使邪得出，病乃已。

门户已闭，气不分，虚实得调，其气存也。

Word: 街

Times: 16

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

刺气街中脉，血不出，为肿鼠仆。

足阳明脉气所发者六十八穴：额颅发际傍各三，面髡骨空各一，大迎之骨空各一，人迎各一，缺盆外骨空各一，膺中骨间各一，侠鸠尾之外，当乳下三寸，侠胃脘各五，侠脐广三寸各三，下脐二寸侠之各三，气街动脉各一，伏菟上各一，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冲脉者，起于气街，并少阴之经，侠脐上行，至胸中而散。

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肾之街也。

气街，三里，巨虚上下廉，此八者，以泻胃中之热也。

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

黄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谷之海，其输上在气街（冲），下至三里；冲脉者，为十二经之海，其输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虚之上下廉；膻中者，为气之海，其输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脑为髓之海，其输上在于其盖，下在风府。

其上者，出于颡颥，渗诸阳，灌诸精；其下者，注少阴之大络，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入腠中，伏行骭骨内，下至内踝之后属而别。

能别阴阳十二经者，知病之所生；候虚实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腑之气街者，能知解结契绍于门户；能知虚石之坚软者，知补泻之所在；能知六经标本者，可以无惑于天下。

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

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

黄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对曰：积于上，泻人迎、天突、喉中；积于下者，泻三里与气街；上下皆满者，上下取之，与季胁之下一寸；重者，鸡足取之。

黄帝曰：足少阴何因而动？岐伯曰：冲脉者，十二经之海也，与少阴之大络，起于肾下，出于气街，循阴股内廉，邪入腠中，循胫骨内廉，并少阴之经，下入内踝之后。

黄帝曰：营卫之行也，上下相贯，如环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风，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脉阴阳之道，相输之会，行相失也，气何由还？岐伯曰：夫四末阴阳之会者，此气之尤络也；四街者，气之径路也。

宗气留于海，其下者，注于气街，其上者，走于息道。

Word: 淒

Times: 12

帝曰：症先寒而后热者何也？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

木不及，春有鸣条律畅之化，则秋有雾露清凉之政，春有惨凄残贼之胜，则夏有炎暑燔烁之复，其眚东，其藏肝，其病内舍胁肋，外在关节。

火不及，夏有炳明光显之化，则冬有严肃霜寒之政，夏有惨凄凝冽之胜，则不时有埃昏大雨之复，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内舍膺胁，外在经络。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凛冽，其灾冰雪霜雹。

其气敛，其用聚，其动纡戾拘缓，其发惊骇，其藏肝，其果枣李，其实核壳，其谷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苍，其畜犬鸡，其虫毛介，其主雾露凄沧，其声角商，其病摇动注恐，从金化也，少角与判商同，上角与正角同，上商与正商同，其病支废痲肿疮疡，其甘虫，邪伤肝也，上宫与正宫同，萧飏肃杀则炎赫沸腾，眚于三，所谓复也，其主飞蠹蛆雉，乃为雷霆。

阳明司天，燥气下临，肝气上从，苍起木用而立，土乃眚，凄沧数至，木伐草萎，胁痛目赤，掉振鼓栗，筋痿不能久立。

少阴司天，热气下临，肺气上从，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呕寒热，嚏衄衄鼻塞，大暑流行，甚则疮疡燔灼，金烁石流，地乃燥清，凄沧数至，胁痛善太息，肃杀行，草木变。

终之气，地气正，湿令行，阴凝太虚，埃昏郊野，民乃惨凄，寒风以至，反者孕乃死。

夜零白露，林莽声凄怫之兆也。

是故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主窒地玄，胜之不入；又或遇丙申丙寅，水运太过，先天而至，君火欲降，水运承之，降而不下，即彤云才见，黑气反生，暄暖如舒，寒常布雪，凛冽复作，天云惨凄。

是故子午之年，太阳降地，主窒地阜胜之，降而不入；又或遇土运太过，先天而至，土运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气，暝暗凄惨，才施黄埃而布湿，寒化令气，蒸湿复令。

黄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食饮衣服，亦欲适寒温，寒无凄怆，暑无出汗。

Word: 冥

Times: 14

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甚则入肝。

手动若务，针耀而匀，静意视义，观适之变，是谓冥冥，莫知其形，见其乌乌，见其稊稊，从见其飞，不知其谁，伏如横弩，起如发机。

观于冥冥者，言形气荣卫之不形于外，而工独知之，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工常先见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观于冥冥焉。

视之无形，尝之无味，故谓冥冥，若神仿佛。

合人形于阴阳四时，虚实之应，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

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目冥冥，问其所病，索之于经，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

帝曰：劳风为病何如？岐伯曰：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

帝曰：愿闻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

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夫脾虚浮似肺，肾小浮似脾，肝急沉散似肾，此皆工之所时乱也，然从容得之。

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经。

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粗之闇者，冥冥不知气之微密也。

法于往古，验于来今，观于窈冥，通于无穷。

Word: 女

Times: 27

帝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岐伯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黄，脉之至也，大而虚，有积气在腹中，有厥气，名曰厥疝，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当风。

岐伯对曰：脑、髓、骨、脉、胆、女子胞，此六者，地气之所生也，皆藏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名曰奇恒之府。

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

肝风之状，多汗恶风，善悲，色微苍，嗌干善怒，时憎女子，诊在目下，其色青。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

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其女子不孕，癥瘕遗溺嗌干。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臣览《太始天元册》文，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苍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昂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

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

男内女外，坚拒勿内，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黄帝曰：蹻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阴，其不当数者为络也。

男子如蛊，女子如怛，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

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

女子在于面王，为膀胱子处之病，散为痛，搏为聚，方员左右，各如其色形。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

不知所苦，两蹻之下，男阴女阳，良工所禁，针论毕矣。

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痈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坐陵翹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饮厚衣，坐于釜上，令汗出至足已。

Word: 假

Times: 18

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

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谓时也。

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

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阶也。

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

有假则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

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

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

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

假令丙寅刚柔失守，上刚干失守，下柔不可独主之，中水运非太过，不可执法而定之。

假令庚辰刚柔失守，上位失守，下位无合，乙庚金运，故非相招，布天未退，中运胜来，上下相错，谓之失守，姑洗林钟，商音不应也。

假令壬午刚柔失守，上壬未近正，下丁独然，即虽阳年，亏及不同，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差之微甚，各有其数也，律吕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微甚如见，三年大疫。

假令戊申刚柔失守，戊癸虽火运，阳年不太过也，上失其刚，柔地独主，其气不正，故有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浅深，欲至将合，音律先同，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当刺肺之俞。

假令甲子阳年，土运太窒，如癸亥天数有余者，年虽交得甲子，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少阳以作右间，即厥阴之地阳明，故不相和奉者也。

假令丙寅阳年太过，如乙丑天数有余者，虽交得丙寅，太阴尚治天也。

假令庚辰阳年太过，如己卯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庚辰年也，阳明犹尚治天，地已迁正，太阴司地，去岁少阴以作右间，即天阳明而地太阴也，故地不奉天也。

假令壬午阳年太过，如辛巳天数有余者，虽交得壬午年也，厥阴犹尚治天，地已迁正，阳明在泉，去岁丙申少阳以作右间，即天厥阴而地阳明，故地不奉天者也。

假令戊申阳年太过，如丁未天数太过者，虽交得戊申年也。

Word: 男

Times: 14

此虽有子，男不过尽八八，女不过尽七七，而天地之精气皆竭矣。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

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暗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暗，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

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

邪客于足厥阴之络，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各一痛，男子立已，女子有顷已，左取右，右取左。

凡诊者，必知终始，有知余绪，切脉问名，当合男女。

男内女外，坚拒勿出，谨守勿内，是谓得气。

黄帝曰：蹻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阴，其不当数者为络也。

男子如蛊，女子如怛，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先取涌泉见血，视跗上盛者，尽见血也。能别左右，是谓大道；男女异位，故曰阴阳。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圆直为茎痛，高为本，下为首，狐疝阴之属也。不知所苦，两跷之下，男阴女阳，良工所禁，针论毕矣。

Word: 北

Times: 34

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南风生于夏，病在心，俞在胸胁；西风生于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风生于冬，病在肾，俞在腰股；中央为土，病在脾，俞在脊。

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溪，其味咸，其类水，其畜彘。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

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

冬脉如营，何如而营？岐伯曰：冬脉者肾也，北方水也，万物之所以合藏也。

所谓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见也。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

水不及，四维有湍润埃云之化，则不时有和风生发之应，四维发埃昏骤注之变，则不时有飘荡振拉之复，其眚北，其藏肾，其病内舍腰脊骨髓，外在溪谷踠膝。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谧，其政凝肃，其令寒，其变凛冽，其灾冰雪霜雹。

岁运太过，则运星北越，运气相得，则各行以道。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凉，地不满东南，右热而左温，其故何也？岐伯曰：阴阳之气，高下之理，太少之异也。

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寒而右凉。

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

少阳中治，时雨乃涯，止极雨散，还于太阴，云朝北极，湿化乃布，泽流万物，寒敷于上，雷动于下，寒湿之气，持于气交。

帝曰：愿闻其行何谓也？岐伯曰：春气西行，夏气北行，秋气东行，冬气南行。

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室。

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可知之矣。

岐伯曰：北政之岁，少阴在泉，则寸口不应；厥阴在泉，则右不应；太阴在泉，则左不应。

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岁，三阴在下，则寸不应；三阴在上，则尺不应。

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者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也。

经水者，皆注于海，海有东西南北，命曰四海。

黄帝曰：刺卫言解惑，夫子乃言尽知调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风在身，血脉偏虚，虚者不足，实者有余，轻重不得，倾侧宛伏，不知东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乍反乍复，颠倒无常，甚于迷惑。

风从西北方来，名曰折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小肠，外在于手太阳脉，脉绝则溢，脉闭则结不通，善暴死。

风从北方来，名曰大刚风，其伤人也，内舍于肾，外在于骨与肩背之膂筋，其气主为寒也。

风从东北方来，名曰凶风，其伤人也，内舍于大肠，外在于两胁腋骨下及肢节。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

风，不雨，人多死矣。
正月朔日，平旦北风，春，民多死。
正月朔日，平旦北风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
正月朔日，日中北风，夏，民多死。
正月朔日，夕时北风，秋，民多死。
终日北风，大病死者十有六。

Word: 惧

Times: 15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疾走恐惧，汗出于肝。
足厥阴之疰，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癰状，非癰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久而不降，抑之化郁，即作风燥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动，杀霜乃下，蛰虫未见，惧清伤藏。
又遇疾走恐惧，汗出于肝。
黄帝曰：邪之中人脏奈何？岐伯曰：愁忧恐惧则伤心。
是故怵惕思虑者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
恐惧者，神荡惮而不收。
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
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
黄帝曰：有余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
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饥则梦取，甚饱则梦予；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
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

Word: 贱

Times: 13

黄帝问曰：愿闻十二藏之相使，贵贱何如？岐伯对曰：悉乎哉问也，请遂言之。
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终始，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贵贱更立，冬阴夏阳，以人应之奈何？愿闻其方。
岐伯对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死生，以决成败，而定五藏之气，间甚之时，死生之期也。
帝曰：其贵贱何如？岐伯曰：天符为执法，岁会为行令，太乙天符为贵人。
帝曰：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
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
故曰：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藏六府，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副矣。
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

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

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湿寒暑，阴阳妇女，请问其所以然者，卑贱富贵，人之形体所从，群下通使，临事以适道术，谨闻命矣。

黄帝曰：六气者，贵贱何如？岐伯曰：六气者，各有部主也，其贵贱善恶，可为常主，然五谷与胃为大海也。

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

黄帝曰：虚邪之风，其所伤贵贱何如，候之奈何？少师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宫，其日西北风，不雨，人多死矣。

正月朔日，天和温不风，民不病；天寒而风，民多病。